

2018 第4期
LITERARY ARTS OF JINING



《锦绣》(808)
《锦绣》(808)

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济宁文艺

名誉顾问 乔 羽
顾 问 闫剑波 张玉华 吴霁雯
陈希忠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孙爱民
主 任 周长征
副 主 任 李 君 侯 健
委 员 冯 磊 申华荣 邢 莉
李庆春 张建鲁 张 涛
汪 林 胥国红 晋成玉
黄秀杰 谢长伟
主 编 周长征
执行主编 汪 林

主 管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主 办 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辑 《济宁文艺》编辑部
地 址 济宁市太白湖新区圣贤路7号
省运会指挥中心B区603室
邮 编 272000
电 话 0537 - 2967128
电子信箱 jnzx5566@163.com
批准文号 济新出nz080308-048-018
承 印 济宁绎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济宁文艺

2019年第1期
总第62期



Contents

目录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辑

特稿 Features

济宁文艺，在繁荣兴盛中悄然绽放

..... 刘利民 黄秀杰/04

小说 Novel

台风来袭..... 毕孝立

愤怒的土地（中篇）..... 薛洪华

婚殇..... 夏野青青

小小说二题..... 宋士奎

散文 Essay

旅行随笔两篇..... 邵云虎

难忘曲师老校门..... 王 华

樱花漫游..... 周长城

醉美义桥行..... 李艾香

诗歌 Poetry

姬桐的诗..... 姬 桐

济南五首..... 杨章圣



四月的泗水·····	刘 隽
驶向春天的村庄·····	马士国

评论 Comments >>>

新时代报春鸟的第一声歌唱·····	张立国
候人兮猗·····	史长军

文联工作信息 Information >>>

文联信息·····	/62
-----------	-----

书画摄影 Photography >>>

张六一/封面	
“孔孟之乡汉碑行”全国隶书展作品选·····	/插页
流光溢彩·····	魏庆灿/封底
本期摄影由市摄影家协会供稿	

济宁文艺，在繁荣兴盛中悄然绽放

——2018·济宁市文联书写在孔孟之乡的奋进之笔

刘利民 黄秀杰

大寒时节，本属一年当中最为寒冷的日子。济宁大地，却是风和日暖，春意却早早前来敲门。

在邹城市峄山镇石马村文化广场，66岁的王成吉一大早就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张彦颜说：“村里广播一早就说，今天市里的艺术家送文化下乡，免费拍照，还给写春联，我闲着也没事，就带着孙子来这排队了。”2019年春节前夕，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市书协、美协、摄协、音协、剧协、曲协等四十余位艺术家，用群众喜闻乐见也乐于参与的方式，为老百姓送温暖、送祝福、送欢乐。

如果说，2019是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么，2018就是一段精彩的结束。

历史因珍爱每一个段落而厚重，每个段落也都会丰美在历史中。2018年，济宁文学艺术界也用自己的努力，书写了济宁文化的最美丽篇章——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市文联充分发挥“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在组织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举办艺术展演活动、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营造和谐温馨文艺家之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创新性的工作。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为抓手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圆满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为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推进文艺

事业的繁荣兴盛做出了积极贡献。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市文联工作创新求实的奋进之笔，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他们的业绩，是用心血与汗水一点一滴换来的。

思想建设更实，党建工作更新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如何做到“心明眼亮”，旗帜鲜明跟党走？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长征说，就要强化学习，夯实思想、重视党建工作。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2018年以来，市文联扎实推进“两学一做”活动，在机关做实“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每周五集中并利用“灯塔在线”学习，截至去年12月底，市文联全体人员灯塔党建在线学习总计255学时，人均18.22学时；深入各县市区文联、各协会与艺术家协会面对面，听取意见、找准问题、理清思路，为市文联在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形成重点调研报告3篇，完成了我市重点社科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以常态性文艺志愿服务补齐农村“精神短板”研究》。通过对标对表、持续改进，不断提升文联联系、服务文

艺家的能力和水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市文联严格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始终将党建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及时研究制定《党建工作计划》、《机关党组织书记落实党建目标责任清单》。严格落实“三会一课”、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2018年以来，每月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开展“五个一”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到社区报到，支部书记为社区党员上党课，重温入党誓词，接受红色教育。开展“新时代新征程”、“到人民中去”等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多次到联建村走访慰问困难党员。重视协会党建工作，多次召开主席团会和务虚会，督导所属协会和挂靠协会的党组织建设。创新党建工作形式，与文联业务工作和开展的系列惠民活动相结合，增设机关党建图书架，持续深入打造“志愿服务·文联万家”党建工作品牌。

政者，正也。市文联加强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紧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成立以主席为组长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形成了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负主责，班子成员齐负责”的格局。坚持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事项等重要工作坚持集体研究决定，主动接受纪检组监督，并注重听取不同的意见，当下的市文联，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凝心聚力，单位没有任何违规违纪现象出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以及省市《实施办法》，持续深入查摆隐形四风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全体干部职工建立了廉政档案，签订了相关责任承诺书。年中，召开各文艺家协会党建工作座谈会，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组副组长陈敬东出席并就做好文联系统特别是各协会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要求和建议，确保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全覆盖。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和各协会负责人赴金乡县鲁西南战役纪念馆、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等地接受革命红色教育，观看纪录片《红旗渠》、反腐警示片《失衡的代价》、《象牙塔的蜕变》等接受警示教育，与市纪委联合，高质量地组织山东省廉政书画及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报送工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树新风正气。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力推进文联深化改革，形成了《济宁市文联深化改革方案》，大力加强行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坚持“德艺双馨”；加大对文艺演出、展览、采风、培训等活动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监管力度，防止方向跑偏、导向错位；加强对文艺活动、座谈会、研讨会、讲座等活动的管理，把握正确舆论方向；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中严把政治导向，坚守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重点抓好文联主办的《济宁文艺》和微信公众号政治上的把关定向工作，发挥文艺作品的感召力和新闻舆论的导向力；组织有影响的品牌文艺活动，讲好济宁故事，壮大主流话语权。

工作标准更高，服务品牌更亮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2018年，市文联用高标准的工作，将我市的传统文化品牌擦拭得更响、更亮，更富魅力、更具影响。

《儒学经典三百句》。以《儒学经典三百句》提升推广工作为抓手，儒家文化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该系列丛书被广泛发放到我市机关单位、学校、居委、村委；配书的书画作品在韩国、中国台湾、兄弟地市举办《儒学经典300句》书画作品展览及巡展，达到了传播儒学经典、传承书画文化的良好效果。

“孔孟之乡汉碑行”。在总书记视察济宁五周年之际，2018年11月23日，市文联与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专业委员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举办了第三届“孔孟之乡汉碑行·全国当代隶书优秀作品邀请展”。邀请山东隶书名家和历届国展获奖作者，115件参展作品代表了当今隶书创作的最高水平，为济宁的文化形象带来全方位的突破。

“少儿曲艺大赛”。继2016年首届山东省少儿曲艺大赛之后，我市又承办了由山东省文联、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二届山东省少儿曲艺大赛，充分展示了全省在少儿曲艺传承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突出进步。

“月末音乐会”。“我们的中国梦”《故乡之恋》，萨克斯专场，古筝专场，卡达盖司单簧管与手风琴组合，荷兰梅里斯马萨克斯四重奏音乐会等近

二十场音乐会精彩上演。在春节、国庆、创建文明城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举办主题性音乐会，引来徐州、临沂等众多兄弟文联纷纷来济宁学习经验。

“我们的中国梦”系列活动。“五一”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打击乐专场音乐会，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当代中国画名家山水画精品展，“我们的中国梦”庆五一曲艺惠民演出活动等惠及群众20000余人，受到了广泛好评。“五四”期间，市文联面向青年群众组织开展了系列文艺活动。其中有“我们的中国梦”青少年朗诵大会，“我们的中国梦”济宁市电子琴大赛，“青春·担当”弘扬五四精神创文明城市艺术传播公益行活动。“六一”期间，主办了“中国梦·翰墨情”济宁市第八届少儿书画大赛颁奖仪式及作品展；“我们的中国梦·家乡的曲艺情”庆六一专题活动，曲艺演出及传统曲艺讲座；赴汶上县明德小学开展“传承儒学经典·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宣讲活动，发放《儒学经典三百句》图书，并举办“书法进校园”活动。11月中旬与市委宣传部、市创城办在广场社区举办“纪念改开放40周年·创城看变化”摄影展。此外，“探索·表现”2018小幅油画作品展、“春秋绘事”油画艺术展、济宁银行国学文化书法大讲堂作品展、“2018·新时代王杰精神永放光芒巡回宣讲演出”、优秀童谣征集评选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我市文明风采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貌。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活动。先后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文学征文活动，共征集稿件150余件，在《济宁文艺》第四期进行专题刊发；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诗词楹联和书法作品展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用视觉影像记录历史，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沧桑巨变和发展成果，与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等部门单位联合举办“讴歌新时代·书写新成就”济宁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作品展、“放歌新时代·逐梦新征程”济宁市市区干部职工大合唱比赛等。

庆祝党的97周年华诞系列活动。市文联、市曲协组织开展了“文联万家进警营·警民共筑和谐梦”庆祝建党97周年专场慰问演出活动；市文联、市委党校组织开展了“拥抱新时代·再创新辉煌”庆祝建

党97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展出了近百幅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书画摄影作品；在兴东社区阳光花园小区举办“坚定跟党走·共圆中国梦”文艺惠民演出；这些系列活动举办频次高、跨度长、影响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百姓广泛关注和好评，生动呈现了我市文艺界服务大局和中心工作的责任担当和不懈努力。

高标准承办全国及省级重大活动。有着丰富的大型开幕式、文艺晚会的策划、编排、导演经验的周长征同志，被市委抽调到2018央视中秋晚会上担任节目组组长、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负责人，在节目的策划、创意过程中，注重让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与济宁文化相融合，对宣传济宁、展示济宁文化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另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济宁五周年之际，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济宁市委决定联合举办“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图片展，本图片展由市文联具体承办，市文联领导带领摄协骨干连续加班几个通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图片展分为“传播交流”、“研究阐发”、“传承普及”、“创新转化”四个篇章，展出的240余张图片，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全省各地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得到了参加“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研讨会的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对外交流更宽广，文化天地更辽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济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土地，更有着对外交流的传统文化基因。济宁市文联就是这样一个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良好平台。

去年以来，市文联加强了与内地各省市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宣传推介济宁城市文化品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举办了曾来德师生书法交流展暨作品研讨会；与无锡市文联、市政协书画联谊会联合主办“太湖情怀”无锡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提名展；分别在河南焦作和济宁举办“鲁豫有约”山东济宁河南焦作书法联

展；联合《青少年书法》杂志举办“齐鲁访碑”全国青少年书画现场大赛以及汉画像石题跋全国巡展；与天津市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黄河行”杨树文书画展；赴韩国光州市进行书法交流；与江西上饶、内蒙古乌兰察布联合举办书法联展；组织艺术家赴台湾进行书画艺术交流，展出精品书画作品90余幅；联合省文联、省书法家协会举办“王弼文化奖”全国书法作品展；与济宁日报社合作《书画名家》专栏，整版推介书画名家，年内已出版27期。“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了艺术交流，提高了艺术家的眼界，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工作导向更坚定，精品创作更繁荣

2018年，市文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大力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并取得了丰硕成绩。

济宁市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前期海量筛选、专家遴选的基础上形成75个重要选题，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作者积极申报，多次组织选题作者赴我市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地采风、创作，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美术理论专家郑工等做专题讲座，对题材文本选取、想象进入、作品语境建构等创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重点讲解，全市参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申报的200余名美术工作者参加了培训，年内完成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草图50幅，为后期正式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重点图书创作出版推广工程。积极响应习近平提出的“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号召，结合习近平关于传承弘扬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重要指示，重点出版推出一批讴歌时代、讴歌英雄、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图书，如长篇纪实文学《李大钊传》《王杰传》；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济宁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担负起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重任，深入挖掘济宁历史名人的时代价值，出版《海岳双栖——朱复戡诗文选集》、《朱复戡书法篆刻字典》，弘扬金石书画大家朱复戡先生艺术成就、普及弘扬书法篆刻艺术、提升济宁文化知名度；组织编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济宁文学作品选（2008~2018）》短篇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卷四卷本，集中展示2008年至2018年我

市文学作者的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及十年来我市各行各业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助推艺术工作者成长成才工程。全年组织书法、篆刻、美术、音乐、曲艺、舞蹈编导、动漫作品监制、摄影等采风达20余次，受益艺术家达2000人次，李怀峰“荷奖”获奖座谈会、首届“黄易奖”书法篆刻展暨交流座谈会、第十八届中国（济宁·梁山）楹联文化论坛暨中国楹联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研讨会等培训、交流座谈活动，推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反映老百姓关注热点的文艺作品。围绕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大运河采风、红色文化、乡村文化振兴、学雷锋志愿服务等主题，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专业委员会成员、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大众摄影》执行总编、省音乐家协会专家来济宁授课、座谈交流；与徐州市文联、临沂市文联、杭州市文联就大运河文化、红色文化联合进行采风创作交流，凝聚发展共识、创新对标、提升能力。

联系基层更紧密，服务群众更到位

2018年以来，市文联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新年春节期间起，集中开展了“送书画、送春联、送照片”下乡和“文艺惠民演出”系列活动，组织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书法、美术、摄影等骨干力量深入曲阜防山镇、小雪镇，金乡县王杰村，阜桥街道刘庄社区，邹城市峰山镇，汶上县郭楼镇明德小学等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百县千村书法下乡”、“曲艺进校园”、月末音乐会等也已形成常态化的品牌志愿服务模式。同时结合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依托，持续性地开展一系列主题性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按照市委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到联建社区开展讲党课活动3次，并向党员和村民代表赠送《儒学经典三百句》数百本。定期到联建村开展工作，市文联干部共到联建村开展走访调研8次，主要负责人住村调研两周。积极参加联建村基层活动日，指导联建村党组织做好学习研讨，收集社情民意。春节期间和扶贫日前后分别为联建村贫困户和困难党员送去了慰问金和生活物资。为联建村筹措资金5万元，用于村级文化大院建设。后续将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争取帮扶资金，切实推动联建村美丽乡村建设。

台风来袭

毕孝立

“龙力索”台风即将登陆，某某、某某某区域遭受强风和特大暴雨袭击的气象预报，反复在电视中播出。高小雅揉揉眼袋微现，但仍不失美丽的一双大眼，注视着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摆着优美姿势的“自己”，心中泛起一阵强似一阵，对那滔滔不绝、假话连篇以及类似现象的厌恶和鄙视。

“何必给个电视治气？愿信就看，不愿信就更换频道，或者，干脆关掉！”

“不行！”高小雅心中刚刚冒出的这个我，与稍前那个似乎一直代表3D的我认真争辩道：“昨天说无风无雨晴空万里，谁知一个龙卷风，柳芽刚刚晾晒在院子里的文胸，再也没了踪影……”

“那可是地地道道的正宗法国货噢！”

(一)

高小雅大脑中的两个我常常争论，有时直接导致自言自语，说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不，对于昨天开始的有关“龙力索”台风的播报的关注，始终在她脑海盘旋，以至于夜里辗转反侧数度，始终难于安睡。其焦虑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戴维·李把她安顿到这所风景如画，内部设施现代，宽敞宜人温馨的山前别墅之时。是夜，她几次下床，游曳到硕大的飘窗前，拉开绣有翠莲碧叶、红白粉嫩、清气潏潏荷苞的锦缎窗帘，企望窗外掠过一缕清风，唤醒自己沉沦迷茫，一时难以舒展的思绪；但是，每一次在黑暗中

的伫立，除了窗玻璃上飘忽不定的窈窕身影，不时映入自己的眼睑，其它几乎一无所获。她毫无疑问的认定：整个世界在这不见星光的长夜里已经完全死去，否则，本应蝉鸣犬吠的夏夜，为何没有任何响动？

就在高小雅准备再度关闭窗帘，让世界彻底把自己隔绝的稍前一刻，空气中突然飘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以及随后跟进的哀乐声……

哭喊是那么的真切！哀乐是那么的让人动容！只有这哭喊和哀乐，才使高小雅略略驱赶了长夜的寂寞，使她空旷残颓的心海泛起些许生动的涟漪。

“世界没有死去，世界还在存活。”“是的，世界没有死去的理由！你听那哭声和哀乐，多么的凄婉与生动？世界上只要还有人连续不断地在死去，世界就是坚挺的世界，就是充满生机与活力，永不沉沦，永不没落的世界……”

高小雅“我”与“我”的连续论战，使高小雅的大脑终于开始倦怠。正当夜幕即将拉起，窗外曙光初现，把持高小雅中枢神经的困神，使出大力神功，把她按在了常常使她意乱神迷的水床上；使高小雅夜晚开始于黎明的传习，在经历了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夏夜浸润之后，顺风顺水的得以再次轮回。

(二)

每当高小雅黎明前在要么焦虑要么恐惧要么忧郁要么兴奋的情绪中睡去，她都会把这种情绪作为前

奏，带入自己错乱离奇的梦境。骂鬼、絮絮叨叨讲故事的外婆，千里之外伸手便可捉到自己的母亲，小时候逃学藏过的学校附近七扭八弯的胡同……在梦里，外婆毫无原则的让步，使自己颠覆一切地狂笑不止；老师变成的怪兽或厉鬼，把自己嘶咬得遍体鳞伤；自己被施展魔法的大仙变作一只怪虫，塞到它那肮脏无比奇臭无比的鞋洞里……一旦无法摆脱纠缠，她便会躲进妈妈永远敞开的怀抱，委屈得哭个天昏地暗；有时，也会奋起反击顽强抵抗，但最终都是落荒而逃；直至梦醒，身体某个部位都会感到疼痛难忍。当天，高小雅在黎明前睡下之后，果然是狂风呼啸，暴雨倾盆。当她对天气预报的误判而引发的牢骚和愤懑感到歉意，招呼柳芽收拾细软，准备按照社区要求撤离别墅区的紧急时刻，难以抗拒的灾难降临了——先是山洪突泄，水浪破窗而入，把她连同水床一块抛到了悬崖上；紧接着，洪水夹裹着泥石流，不费吹灰之力便荡平了貌似坚不可摧的一座座别墅……

柔情似水……身处悬崖的高小雅，对瞬间出现的险情，对即将面对的更大危险，也许还未做出应有判断；脑海中各种念头既纷繁交错又似有还无，眼前的各种景象既清晰可辨又漆黑朦胧；即使把自己的脑壳敲碎，她也难以明白：平时这柔情万般的水，何以聚得这排山之力，又何以……

正思索间，一只尖嘴獠牙、浑身带刺的怪兽，突然飞至高小雅身边，不容分说，猛得一口咬掉她一只脚掌，扇起一股黑风，呼啸而去。高小雅疼痛难忍，飞速在悬崖上滚落；就在皮开肉绽，顷刻气绝身亡的当口，一股魔力注入她的中枢神经，促使她的细胞急速裂变，在肩部被撕裂的伤口上，“噌”的一声，长出一对巨大无比的翅膀。高小雅振翅一飞，自由翱翔在山川森林的上空，并最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在妈妈温馨的怀抱中，高小雅由惊转喜又由喜转悲，继而悲极而泣……

哭声唤来了正在厨房忙活午饭的柳芽。

对于睡梦中高小雅经常出现的哭闹，柳芽虽然早已司空见惯，但见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扭动身体挥舞双拳，柳芽还是止不住“噗嗤”一笑，趋步上前，躬身把她摇醒。

高小雅迷迷糊糊伸手摸到自己的双脚，“我的妈呀！这都在啊？”柳芽不明就里，知道问她她也会像以往一样不予搭理，便一把把她从床上拽起来说：“午饭好了，请公主用膳吧！”

高小雅下床，觉得脚掌还是有些疼痛，便示意柳芽过来搀扶自己。走进餐厅的时候，象征门槛的金属条，不轻不重地碰到了高晓雅仍在疼痛的脚底板。高小雅“哎呦”一声，抬脚把拖鞋一甩，恨恨的瞪了柳芽一眼：“姑奶奶求你了，疼死不算，干脆把我吓死算了……”

柳芽对高晓雅的无端指责，似乎并不怎么在乎，而是眯起那双十分好看的细眼，一边把高小雅安抚着蹲下身子，一边用手拍打着金光灿灿的金属卡条，一声紧一声慢地说道：“你这小坏蛋，你这个小坏蛋……”然后把手放到金属条上，屈腿对着餐柜上摆放的一尊塑像磕了三个响头，又在卡条上来回抹了三下，跪直身子，用抹过卡条的手在高小雅额头上轻拍三遍，然后起身，对着高小雅后脑吹了一大口气，嘴里说道：“小雅姑姑回来了，小雅姑姑回来了……”

(三)

高小雅常常被无可名状的惊恐情绪所裹挟，也常常抓着一些自认为是理由的理由漫无天际的横竖折腾——折腾柳芽，折腾自己，折腾任何一个与自己有关联的人。最最让她感到厌恶和不能容忍的，还是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厌恶归厌恶，反感归反感，但又常常守在电视机前，专拣天气预报观看。她想看看哪天天气预报能够报得基本无误，更想把天气预报中的误报作为证明别人一贯错误而自己却一贯正确的重要事实和依据，用以批驳、折腾柳芽或者其他一切与之相关联的人。当然，有时她也会自认为站在对方或者明确告诉对方——我是换位思考，站在你的角度思考并提出这些主张的：“别怨天气预报报不准确！就拿台风来说，几百上千里地，要能按照一个方向一直刮下去，那还怪了呢？除非……”

饭后的高雅坐在硕大的置有自动升降装置的观光阳台上，一边摆弄自己的脚趾甲一边对在厨房忙活的柳芽喊道：“还是那话，除非造个牵云机！”

在高小雅看来，天气预报之所以对天气预测的不准，主要是风、云没有按照人们想象或者猜度的方向和速度向前推进。要想把握风和云的方向，就得制造一种天网，首先把云彩聚拢到一起，然后弄个拖车似的带有挂钩的牵引机，把云彩输送到需要下雨的地方……

一天，高小雅在网上看到：一个外国人发布了高铁列车无需停靠便能实现旅客上下，从而实现最大限度节约旅途时间的具体构想。她便把自己前一阵勾画的几张有关高铁列车如何实现无停靠驳接的草图翻找出来，双手砸着自己的脑袋说：“小雅啊小雅，这多好的一个发明啊？怎么又让人占了先机呢？”

高小雅就是这样，平时说过的话，要做的事，往往是说了半句就无下文，好多事情还没有开头，就也没了结尾。比如这个观光阳台，起初她是为了在上面读书才花重金并且精心设计建造而成的。可是，直到现在，除了摆弄她的手指甲、脚趾甲，满书房的任何一本书，也没能幸运跟她来到这尊贵的阳台上。

“柳芽，今天什么日子？”

见柳芽端着一杯清茶送至阳台，高小雅便伸出脚去，在柳芽鼻子底下晃动了几下。柳芽赶紧放下茶杯，去拨打美容院的服务热线。

（四）

高小雅的美容刮痧拔罐理疗护手修甲都是按照预约，定时上门服务的。美容刮痧按摩拔罐都在设有理疗床的专门房间里进行，而修甲护手护脚之类，却是在这设有榻榻米床的观光阳台上。

做完手脚护理，高小雅走出别墅，在群山环抱、翠绿缠绕的盘山小道上悠哉前行。远处的山溪波光粼粼，天上的白云徐徐游动并不时变幻着形态，构成的图案分外有趣——小狗、小猫、白菜、大象……千奇百怪，应有尽有。路边的怪松造型独特无双，一棵比一棵妩媚动人——别看它们蜗居森林时，无法与参天大树比肩，充任栋梁角色，但是，一旦被慧眼发现，移植到这构成风景的山水画中，它们的身价就会陡然攀升。怪松与怪松之间，不时有花木探出。紫薇、木槿……花儿色彩艳丽，各种叫不出名字，落叶或不落

叶的乔木、灌木，全都伸展着嫩绿的枝条，昭示着季节的芬芳。

高小雅有时非常喜欢柳芽手提保温水杯，像个跟屁虫似的，不离自己的左右；有时又非常讨厌身边存在的一切——别说柳芽，就连空气、阳光、红花、绿树……不管静的动的，霎时就能使他厌恶至极。特别在周围环境发生突变时，他的思绪就像夜空中的流星，不论流线还是色彩，转眼就会变得踪影全无。在高小雅单纯而复杂的思维里，也许诡异多变已经成为主题，瞬间消失已经成为存在的永恒……

林荫中的漫步，多情而温馨。每当柳芽像幼儿园阿姨一样提着水杯跟随高小雅外出散步，她都会把自己的内心，清理的象山中小溪、天上白云一样清清凉亮利利嗦嗦。对待高小雅的无端折腾，总是一笑了之不置可否。在她看来，折腾和懈怠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先是折腾，折腾够了，折腾的不见任何成效，折腾的乏味甚至折腾出乱子，这时候，懈怠往往就降生了。

见高晓雅驻足仰望，柳芽也折向路边，俯下身去欣赏树下的几株萝卜花。

萝卜花虽然不美，特别在这山花烂漫的季节，即使和山中野花野草相比，也丝毫显现不出它的风韵与华丽。但是，承载花开的萝卜，却储存着令人敬重的情愫——花在一节一节的上升中绽放，而萝卜本身，就像一个渐渐消瘦的老者——等花凝结成籽粒，萝卜就彻底化作木质的、苍老无比的肤色和肌体！

见柳芽对着萝卜花冒傻，一对细眼笑的比花还美，高小雅内心立时窜升出一股无名之火，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向头顶涌去，冲动的眉毛都在颤抖。但她清楚：她不应该也没必要向一个见了萝卜花都能笑逐颜开的傻冒发火，否则，自己不就成了傻冒立方，比傻冒还要傻冒若干倍吗？

高小雅想尽一切办法，使出浑身解数控制自己的情绪，调动自己的思绪，想尽快从这损伤自己躯体乃至灵魂的恶性缠绕中摆脱出来。突然，一股旋风平地而起，卷起的沙尘树叶沙沙作响。“要变天了，莫非台风真的要来？”高小雅望着飘忽而去的旋风，心中的无名之火随即被一件往事取代；眼前的景象——萝

卜花，柳芽眯人的细眼，翠绿环绕的石径小道，满山遍野的花草林果，带着泥土气息花果芳香的空气和阳光——一切因这股渐远的旋风而复归平静。

(五)

那年，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夏旱连秋旱，秋旱又连冬旱；直到二九，在一个冬阳和煦的午后，突然响起几声闷雷，继而大雨倾盆，继而冰雹，继而阴雨连绵……

“一九二九不出手”，高晓雅对这一季节谚语所具有的含义还是明白无误的。像这有违节气的特殊天象，高小雅生平还是第一次遇见。她觉得风雨雷电四神，若论性格脾气，数这雨神乖戾无常，正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

在高小雅看来，雷雨二神这样乱了季节胡乱出牌，即使事出有因，也是严重违背职业操守的失职渎职行为；即使天庭那里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她高小雅心里，这种视黎民生死于不顾，拿天职做儿戏的荒谬行为，必须受到重罚。

她要能见到玉皇大帝亦或王母娘娘，一定要让他们给个说法。

一天，他离开别墅，在不远的一处山神庙前晃来晃去。她想通过山神，探听探听去往天庭的路径。不言而喻，除了遭到几个进进出出的“山神”的白眼，其它什么收获也没有得到。但她心有不甘；即使见不到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她也要离开别墅，离开柳芽，离开这随处赤裸着坟墓气息的花前柳下。

她觉得她出行、购物、理财等等生活中的一切，已经被手机所绑架；在现实与虚拟参半的世界，每当对方呼唤她“亲”时，她所感受的温暖竟然那么真切，那么令她难忘，又那么令她期盼。

群山起舞，万壑琴鸣。她习惯性地打开智能手机，叫了一辆顺风滴滴打车。

司机帅气年轻，上车后“姐啊姐啊”叫个不停；这使高小雅多日郁闷的心结，暂时得到些许舒缓。

“去哪里啊？”

“到底去哪里啊？”

这辆枣红色的轿车在绿荫婆娑的山路上，已经毫

无目的的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别说司机，就连高晓雅自己，也不知道想去哪里，该去哪里？

在一十分幽僻的山弯里，司机把车停好，下车打开后门，坐到高小雅身边。“姐呀，小弟给你解解闷吧？”说着，猛地前扑，把高小雅压在身下。高小雅一个鲤鱼打挺，司机便被掀到了坐位下面；然后，抬起当年的“跆拳道腿”，不慌不忙顺势一劈，司机便哭爹喊娘起来……

高小雅虽然武艺高强，但是，自从有了上次经历，便自觉减少单独外出。她想：也算幸运，万一遇到个早有预谋，随身带着家伙的家伙呢？

最近几天，喋喋不休的台风预报，搅的高小雅心绪难宁；加上刚才平地而起的一阵旋风以及最近接连出现的一些怪事，使高晓雅心中凝聚起必须外出走走的强烈冲动。

要说怪事，也不见得真有什么奇怪可言；只是事发蹊跷，让人一时难以捉摸透彻。比如，前一阵子，一直晾在卫生间内的拖把，布条间突然长出一棵小苗，神神乎乎的柳芽，经过辨认，确定是一颗葵花。

“这有什么奇怪？”在观光阳台侍弄自己脚趾的高小雅，目不转睛的说道：“你擦地，拖把里塞进了一颗葵花籽，那拖把半干不湿的，几天就生出芽来了！”

拖把里生出葵花苗，高小雅解释的天衣无缝；不仅说服了柳芽，也说服了一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怀疑态度的高小雅自己。但是，没隔几天，沙发里长出一颗丝瓜，这让高小雅颇伤脑筋。

百思不得其解。高小雅既然不能找到一条让自己勉强信服的理由，只能另辟蹊径，寻找能够说服柳芽也能说服自己的答案。

“这是犯星象了？一定犯了星象了！”

既然犯了星象，处置起来就万万马虎不得。

“拖把上的，那棵葵花苗，怎么处理的？”

见柳芽围着长出丝瓜秧的沙发转来转去，高小雅一字一顿的问道。

“拔了！扔了！”

“作孽啊！作孽！假如你好好对待那棵小苗，沙发里就不会再长这棵！这是犯星象！”

“犯星象？”

“赶紧找人把沙发抬到院子里，给丝瓜支个架子，浇水施肥，一样都不许缺！”

“抬到院子里？施肥浇水？好几万块呢？”

“别管！叫你弄你就弄！”

沙发被抬到了一面向阳的窗台下。

看着丝瓜秧一天天往上爬去，高小雅郁结的心情开始变得晴朗一些。但没几天，接二连三陆续发生的几件事情，再度使高小雅坐卧不宁起来。

“奇怪了！这苍蝇……怎么？”

说起来也真奇怪！一向封闭完好的厨房，不知怎么就进来几只蚰蚰和一只苍蝇。几只蚰蚰好办——任凭它蹦蹿多高，柳芽连捉带踩，功夫不大就被全部消灭；可苍蝇？别看只有一只，对付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先说这苍蝇拍子，不用的时候不知放在哪里，现在该用了，钻窟窿打洞也别想找到。柳芽只好拿张报纸卷成纸筒，上上下下地追着苍蝇连捂带拍。苍蝇左腾右挪上下翻飞，直至柳芽精疲力竭，也未损其毫发。柳芽想起那瓶不曾使用的喷虫剂，便找出派上用场。谁知追着苍蝇喷了几下，那苍蝇反倒显得更加精神，飞跃腾挪更加敏捷有力了。

“这破玩艺，假冒还是过期啊？”

正当柳芽被一只苍蝇折腾的六神无主气喘吁吁欲罢不能之时，高小雅从观光阳台走来，十分优雅地展开她那白皙如玉的双臂，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厨房的窗扇。“柳芽呀柳芽，说你笨，不承认！打不着还打？不会开开窗子放出去吗？”

窗扇打开，一股清风扑面而来；高小雅乌亮飘逸的披肩长发被风一吹，显得更加婀娜俊秀。谁料想，高小雅那双玉臂还未完全收回，一群苍蝇便“嗡”的一声，带着一股风浪般的冲击，迅速占领了整个厨房。

“幸亏厨房门刚才关上，要不……”柳芽一边关闭窗子，一边拿起刚刚放下的报纸筒……

在柳芽快速而猛烈的哄赶中，竟有几对苍蝇两两相欢——要么相互追逐，要么直接叠加合二为一。见此景象，高小雅连忙止住柳芽“停停停，别坏了人家好事。”

柳芽眯起一双好看的细眼，向高小雅投去不解的

目光。

“知道它们干嘛吗？”

柳芽拨浪鼓似的，脑袋摇个不停。

“你李姑爷，逮着我就这样，就跟这苍蝇一样！平时不知飞去哪里，一旦贴到身上，赶都赶不开。”

听她提起戴维·李，提起他像苍蝇一样黏在高小雅身上赶都赶不开，柳芽的双颊绯红一闪，那双迷人的细眼，让人难以察觉地连续跳了几下……

(六)

高小雅用她那纤纤手指，在智能手机彩屏上轻轻一划，那颗悬挂在左耳下的，镶嵌着精美红色宝石的特制葫芦形蓝牙耳机，便向室外发出了一道无声无息的指令。车库门启，一辆无人驾驶、像燕子煽动翅膀一样，边行边把车门打开的新型高级电动轿车，徐徐驶到刚好走出别墅主楼的高小雅和柳芽身前。她俩一前一后坐到酱紫色真皮座椅上，车门自动关闭。音乐响起，萨克斯名曲《回家》婉转悠扬。透过车窗望出去，山峦起伏，风景如画，白云悠悠，天地浑然。对此迷人景象，高小雅似乎司空见惯，丝毫不被感染，唯有焦躁不时掠过眉宇，使她原本俊丽无比的面庞少了些许美感。

“停车停车……”

电动轿车在山路缓坡处慢慢停好。高小雅下车，在车边来回踱步；镶着金边的大红高跟鞋，嘎哒嘎哒敲击着地面，像是为她一袭翠绿多皱薄如蚕翼高级锦缎阔摆裙的舞动而伴奏……

“坏了！光着急走了……”

“什么又坏了？”紧随其后下车的柳芽一脸的紧张与疑惑。

紧张也好疑惑也罢，高小雅对柳芽的反应并不在意，而是打开手机的某个页面，相继输入自己的生辰八字、属相、星座、身高、肤色、体质特征等各种要素，变着花样预测本日本时出行利弊与吉凶，末了，照例掏出随身携带的那枚磨得发光的一元硬币，熟练而又潇洒地往空中一抛……

占卜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而因此终止此次出行，高小雅又确实心有不甘。她犹豫着发出继续出发

的指令；随着轿车的再次启动，前几日出场的怪象，重新翻腾于心头。

那天，一向乖顺可爱的小白兔，突然拒绝高小雅精心为它准备的食料，而柳芽随手折下几片树叶递于它的嘴边，它却有滋有味嚼个不停。高小雅愤怒地看看柳芽，然后无限悲楚的哭诉起来：

“你这两个没良心的，你俩这样要好，就你两个做朋友吧！往后谁也别理我……”

小兔子的绝食背叛，使一向认为对小兔子、对柳芽、对所有认识的人真诚付出从不计较的高小雅心绪如麻，伤悲不已。她感觉自己竟不如一只不会喘气、不会说话、不会哭不会笑的沙发！沙发还能被一棵不知哪儿来的丝瓜种子所眷顾，长出一棵如此旺盛、花繁叶茂的丝瓜来；而自己呢？自己呢？！你个好没良心、千刀万剐、该死该死的戴维·李！！

高小雅的怨气说来就来，来的快而且容易；往常，她的怨气的消解，主要依赖时间——在她充足泛黄发霉的时间里，她用愤怒焦躁甚至恐惧等变化无常的情绪，消解取代她不知何因不知何时不知何处而来的怨气和怒气；而这次，除了时间，她的怨气的消解，还来自于沙发以及沙发近处的半袋小米。

看着窗台下那只培施了土肥的沙发以及在柳芽浇灌下迅速生长在沙发上的丝瓜，高小雅常常会出现与沙发、丝瓜以及目光所极各种物件心灵对话的感觉。她觉得这种对话应该来自于自己的内心，但又不是仅仅来自于自己的内心，而是真真切切的已经发生或者正在悄然无声的发生着。那天，高小雅经过摆放着育有丝瓜的沙发的阳台上，一向沉稳有加温文尔雅的沙发，突然从绽裂的皮肤下，鼓出一只虽然算不上完全敌对，但也绝对不含善意的眼睛，扯住高小雅的衣袖说：“主人啊，有些事我得给你说道说道……”

高小雅捋捋被沙发挂住的裙边，顺势坐到她曾经无数次坐过的沙发上。

“主人，在你决定把我弃之门外之前，是否考虑过我的感受？我是司职什么的？是接待重要客人和经常接受你那翘臀安抚的，虽然常常冷屁股贴在我的热脸上，但那毕竟是我的职业啊！”

“呜呜”两声老牛吼叫般的风鸣划过耳畔，仿佛

沙发悲痛欲绝的哭诉；高小雅心头一阵悸动，对这只曾经养尊处优，现如今却因日晒雨淋变得遍体鳞伤的沙发，多少产生了些怜悯和歉意。

“主人，抱怨不属于我的禀性，我也不具资格。刚才，半袋小米和米袋内的一只小勺来到我的跟前，你看人家那个亲热劲儿！也别说是小米怀抱着小勺，还是小勺依偎着小米，反正一春一夏，他们彼此从未分开，而我呢？……”

高小雅俯身将半袋小米捡起，顺手放置在沙发上。看着满目疮痍的沙发和相依相偎的小米小勺，高小雅第一次体会到：慨叹己不如人者，其实往往人不如己；羡慕别人的人，同时也被别人羡慕着……

（七）

无人驾驶高级电动轿车，按照高小雅的指令，沿着蜿蜒的山区公路行进到一座寺庙前。柳芽手持坤包、水杯、雨伞等一应物件，紧随高小雅步入庙内。主持和尚将高小雅引入香火缭绕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殿，待高小雅拜过菩萨，点燃功德香，往写有大大佛字的功德箱里投入香火钱之后，让高小雅双手合十、闭眼盘坐于观音像前，为其念了《大悲心陀罗尼经》，然后“阿弥陀佛”着起身送出高小雅。在佛井取到净水，已经殿外恭候的柳芽，将盛有净水的水杯递向高小雅。高小雅将蘸了净水的莲花指，分别向空中和地面连弹三下，双手接过水杯，一秉虔诚地饮了几口，将杯子交还柳芽收好，然后启步离庙；高跟鞋敲击着石板小路，每个音节都是那么清脆而富有韵律，就像高小雅离庙时的面部表情，庄严而又神圣……

见庙烧香，遇神磕头，已经成为高小雅的必修课；一如她的智能手机时刻不能离手——生活或者说生命的全部，几乎就被这些统罩了。电轿车继续行驶，直到掩映在苍松翠柏中的一座道观现身路旁，它才按照指令，徐徐靠边停稳。

道长身架依然清癯，和高小雅的沟通听上去散漫随意，但每个字每句话无不透露着智慧甚至说玄机。他就如何修心养性、如何戒躁等与高小雅自身关系密切的话题，从道家角度做完阐释，又对中医所谓的

病、未病、治未病等和高小雅交换意见。一番交流之后，高小雅郁结不安的内心，多少得以舒缓；但是，这种舒缓仅仅是暂时的、挥之即去的；就在告别道长登上电轿的瞬间，高小雅经过道长解压本已释怀的郁结，重新聚集成密度很高的气团，满满登登地填满了她的心房。

“走，还得去找许大仙！”

高小雅口中的许大仙，显灵于城郊一处外观普通的民房里。由于能掐会算，能借各路神灵保佑前去问“事”的凡人的福祉、去邪消灾、专治疑难杂症，年纪轻轻的许先生不仅十里八乡有了一些名气，在日益繁杂的各路神仙竞相显灵的年月里站稳了脚跟，而且财源广进，收益颇丰……

电轿在标线清晰的盘山路上继续行进。突然，车身一晃，车子便自动熄火，“吱”的一声停了下来。高小雅意欲下车，脚没沾地，便被飓风推倒在座位上。“怎么回事？”脑中的问号还没加点，如柱的雨水便在强风刺耳的伴奏下，涌进了车厢……

山路沿线已经有巨石滚落；造型奇特的马尾松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被拦腰斩断；附近一处别墅工地的塔吊被风吹弯，远远望去，就像一只虾米由水面蹿出；别墅巨型广告，顷刻化作碎片，其中几片顺风扑向电轿，歪歪斜斜，成为汽车的一道屏障，风雨吹打上面，发出的声音尤为怪异……手机微信传来新闻一则，说就在刚才风起雨倾之际，一辆载有四名女大学生的小汽车，冲出山路迭下了悬崖……

看过新闻，高小雅哀叹一声，看看前座隔着玻璃东张西望的柳芽，双手抱头仰靠在座椅上。

窗外风雨狂躁，车内屏息静寂，窗外的狂躁对峙着车内的静寂；这种对峙不知持续了多久，而且仍旧持续着。终于，高小雅的忍耐超越了极限，她双手狠力拍打着前排椅背，声嘶力竭的吼叫几乎将整部车子震得跳了起来：“你死人呀，你就不会放个屁啊？！”

柳芽不温不怒，一丝苦笑不经意掠过眼角；车窗外的暴风骤雨挽起夜幕的臂膀，把蜷缩的轿车以及车内的两人禁锢得近乎窒息；以至于，柳芽的这丝苦笑，连她自己都难以察觉——“要不，要不我讲个故

事……”

“老掉牙的别讲，越听心里越腻歪！”

“几十年前的事了……”

“又是几十年前？”

“对。几十年前，各地都在扒坟。有一天，有一座几十年前埋下的坟墓启开，那真是白骨森森，人见人怕。更让人丢魂的是，那脑壳骨居然像不倒翁似的摇来晃去的……扒坟的人那个怕呀！裤子尿湿了不说，头皮麻得耳朵都挪地方了……”

“派出所的人来了，几人壮着胆子，照那脑壳开了几枪，脑壳不晃了，顺着枪眼流出了血……”

“胡扯！都成白骨了，怎么还能流血？”

“就是！尿裤子的人这样说，手持盒子枪直打哆嗦的人也这样说。”

“后来呢？”

“几个人壮着胆子跳进墓穴，掀开被打穿的那头骨，你说怎么着？里面竟有一只被打死的癞蛤蟆！”

“完了？”

“完了？完了那叫故事吗？”

“一个胆大点儿的警察，把盒子枪往腰里一别，也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鬼神支使的，把那流血的脑壳捡起一看，惊得差点闭过气去……”

“又怎么啦？”

“后脑勺插着一根钉。”

“警察有活干了。”

“可不，几个人回派出所报告县刑警队，只可惜，几十年前的命案，直到现在又过去几十年了，也没有告破。”

“不对，柳芽，这个故事小时候听我姥姥讲过，她说当时就查到了杀人夺命的奸夫淫妇，拉出去就枪崩了。”

“你听过啊？你听过你讲。”

“我讲就讲，我讲还不讲你这带血腥的……”

柳芽沉默，听高小雅开讲。

“我姥姥说：她姥姥年轻的时候，有个一行伙的——现在说是闺蜜，最起码也是发小——二八年华，待字闺中。那真是嫩如鲜藕，润如翠玉，温良贤淑，人见人爱啊！那年夏天，突然变得茶饭不思，郁

郁寡欢，面黄肌瘦。请郎中来瞧，姥姥的姥姥的闺蜜这才道出实情：说每每入夜，会有一绿袍绿冠小生前来相会，鸡叫之前才肯离去。自己迷迷糊糊，如痴如幻，不知是梦是真；问其来历，怎奈小生不讲……时间一久，担心私情见光，有辱门风，这才变得……

“郎中与家人商议，乃需如此如此，方能……”

“是夜，绿袍小生再临。分别前，那闺蜜按照郎中嘱咐，将一红线悄悄系于小生袖口，待到天明郎中与家人一起查验，那红绳竟悬于院中的一架葫芦上。

‘看来小姐被葫芦精……’郎中此言一出，家人挥动锄头，即刻铲平了葫芦。从此……”

“这是你姥姥讲的？你姥姥真会……”

“何止会讲，我姥姥本身就有很多故事……你不信？”

“那年，我妈忙着训练，刚一放假，就把我送回姥姥家，春节也没见我爸妈的面。姥姥一到夜里就犯病——一会儿咳嗽不止，一会儿又说心口堵得难受，刚一稳当，又说牙疼得钻心要命——所以，这一夜啊，从黑到明，她就不停地折腾，疼得狠了就骂鬼——什么什么什么，连名带姓的——你这死了也不安分的恶鬼，过年过节的，我可没少给你烧纸送钱，怎么这样……”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啊！有病就去医院，骂鬼有啥用处？”

“小雅姑，你可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去医院？说得轻巧！那时候有病有灾的谁去医院啊？不都是小病熬好大病等死吗？”

“也是，再说，那时候也没钱看病是吧？”

故事讲的两人都有了困意，高小雅听听车窗外风雨并无停歇的意思，知道再对柳芽怎么吼叫，对摆脱眼下的困境也不起任何作用。于是，她下意识地打个哈欠，像是对柳芽，其实更像对着自己的内心说道：

“你那李姑父，是不是也是葫芦精变的，这么长时间不来一趟，是不是葫芦架让谁铲平了？”

柳芽听了，心里微微一惊。对高小雅的提问没做任何回答。因为她知道：李姑父当然不是葫芦精，至于最近来过一次的消息，别说李姑父有过交代，就是没有，她也不会告诉她……

（八）

高小雅原先不叫高小雅，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或者说达不到父母期盼的那种程度，便在大三前的暑假里，又是改档案，又是跑公安户籍处，硬是瞒着双亲，把“尔”变成了“小”。

她觉得这样别人叫起来顺口，自己听着顺耳；重要的是，自己“小雅”还是能够做到的，但若高尔雅？

——那不难死自己了！

其实，若论长相身材和智力能力，高小雅配原先那三字，也是绰绰有余的。父亲是师范大学西方古典文学著名教授，母亲是国字号排球队退役后转到父亲所在的大学体育系任教的——看咱这基因——高小雅有时在父母面前不免自负的炫耀一番。

高小雅自幼聪慧过人，父母更是视若明珠、万般呵护。师范大学浓浓的文化氛围和大学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优越育人环境，使高小雅一路顺畅进入了省内的最高学府。尽管和父母工作的师范大学只有一路之隔，但按父母要求，直到毕业前夕，高小雅都是坚持吃住在校的。临近毕业的一天，校外实习的高晓雅回家取换季衣物，得知母亲身患重症，已经时日不多。正是这一天，她第一次见到了两个人——两个决定、影响她生活或者说命运的人——柳芽——而另一位就是她的飞鸽牌丈夫——戴维·李。

柳芽命好！这是小雅姥姥当年见到柳芽必说的开头话。“柳芽你命真好！”每当柳芽放学回家经过小雅姥姥家门前，院内院外赶鸡撵鸭的小雅姥姥，总会拉住柳芽，要么糖果要么点心地塞到她那稚嫩的小手里，然后重复她那永远重复不完的叮嘱：柳芽啊！可得好好念，等你长大了……

好命的柳芽品学兼优，直到高二，命运的钥匙还一直紧紧攥在自己手里。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瞬间，断裂的铁锁不仅把柳芽抛到了江里，而且葬送了她原本一片光明的大好前程。当她挣脱死神羁绊，在病床上苦熬百日，一瘸一拐地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山腰小村时，小雅姥姥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说法：柳芽就是命好！你看那几个娃娃，有男有女，如何？花骨朵似

的，一个也没捞回命来啊！

命是捞回来了，可在家康复治疗的柳芽从此离开了课堂；深山女孩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从此破灭。

两年之后，小雅姥姥托人找回在县城地摊上兜售红薯豆荚甜玉米的柳芽，双手颤抖着交给她一份地址说：“你大姑奶奶病了，我病得也起不了床，她跟前需要人，也别保姆不保姆的，你去了，总比你风里雨里摆摊儿强……”

柳芽来到省城的时候，小雅妈妈因骨盆旧伤引起的癌变已经转移扩散。病入膏肓的小雅妈妈，对前来探视的原队医，自己曾经的追求者，现已更名为戴维·李，且入籍他国，从事体育经纪人职业的李大夫说：“大头，我的病不再治了，我的命快到头了……要是你还记念着从前，在我死前死后，你要办完俩事……”

“你说你说，别说两件，就是十件二十件……”

“这柳芽，我的娘家人，在我最后的时间，能来我这里，也是像份；年纪轻轻的，溜索过江，摔坏了腿，你想办法帮她治好……就目前看，技术不是问题，国内不行就去国外，不像我们当年了，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至于费用，我知道你能负担，我给，你也不会要。”

“你放心吧，只要柳芽配合……”

“第二件，这些年你的生活，我也有耳闻，老大不小了，赶紧找个中意的……”

小雅妈妈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也不失辉煌；在临终前的最后这些日子，她不想让人看到她失色的容颜塌陷的眼窝佝偻的身体以及病痛难忍的窘态。她只把丈夫留在身边，就在高小雅回家取换衣服的当日，让她陪着柳芽跟随戴维·李去了上海，尔后又去了国外。

柳芽的伤腿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多少还是留下些残疾的影子；在戴维·李的移民国，高小雅成了李大头的新娘。当三人兴高采烈地回到国内，入住到风景如画的山区别墅时，小雅妈妈已经离世三月有余……

（九）

车窗外，暴风雨仍在肆虐逞威。风如牛吼，雨似河倾；闪电不时地撕开夜空，在黑的世界挥舞着目及眩晕的彩练；山涧洪兽窥伺着雷声间隙，发出闻之丧胆的咆哮；远近滚落的巨石，像铿锵顿挫的战鼓，间或袭击着耳膜，使原本焦虑到极点的高小雅，被恐惧摄取了魂魄。她想：她和柳芽用命依赖的这辆电轿，随时都有被滚落的巨石击中，飓风掀落于悬崖，随塌陷的道路而沉入山涧的危险。

高小雅心口一阵剧痛袭来，感觉人和车子都在下坠一般。不尽的恐惧，死亡的威胁，令几近窒息的高小雅，把对飞鸽牌丈夫戴维·李的怨恨，逐渐逐渐变成了思念变成了牵挂，亦或更加复杂难以说清的混合情绪。

好你个李大头！眼看我都快死了，你在哪里啊？怎么连个手机也不接呢？！

女人就是女人！即使自称为爷，强悍如爷，到了将死之时，无一例外地不是希望身后有副可以依靠的臂膀，耳畔传来几声温情的问候！什么金钱、别墅、电轿、手饰、连衣裙、高跟鞋，都他妈身外之物！高小雅是女人，是个从外形到内在，都让人感到完美高大的女人；而此时，她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无助，多么需要戴维·李的呵护！她甚至后悔自己对戴维·李关心不够，后悔自己温柔不足任性有余，使性子耍性子过滥，后悔不该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地点喊他李大头，有损他的人格，伤害他的自尊……

车窗外的风小了许多。经历了漫长急风骤雨的高小雅，内心渐渐平静下来。记得结婚前后，李大头对咱高晓雅，那真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让他上天摘月亮他就不会半道够星星。想当初……

想起当初，高小雅的记忆并不丰富。被妈妈唤作李大头的这个慈祥男人，看上去还不到中年的样子；不仅出手阔绰、待人热情，而且心细如麻，考虑问题周到；让她从头感动到脚的是，只是妈妈几句轻轻的话语，李大头就把柳芽治疗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揽到了自己的手中。尽管，三人回国之后，高小雅知道了戴维·李为柳芽理好腿伤，是妈妈的临终嘱托；

他之所以答应她，原因十分复杂；但是，她还是为李大头对朋友的担当竖拇指，为李大头的胸怀、慷慨唱赞歌。住进别墅后，高小雅一直没有到妈妈的坟前捧上一土、鞠上一躬，尽管戴维·李、柳芽曾不止一次地提醒催促过她。她把妈妈生前自己没有尽力，死后没有尽孝，给自己在心中找到的理由是大爱无痕，给戴维·李和柳芽的解释是：没法接受——宁愿相信妈妈出趟远门，说不定哪天就会推门进来，也不相信已经离她而去，永远成了阴阳两隔，今生今世再不相见……

她知道戴维·李东奔西跑，虽然风光，但也着实不易。所以，入住别墅不久，高小雅便向戴维·李提出：自己要创业创收；这样一来可以弥补戴维·李陪伴欠缺所带来的感情寂寞，二来可以增加收入，减轻戴维·李的经济压力。高小雅的创业计划并不复杂，一经提出，便得到了戴维·李的全力支持——他先是找朋友帮忙，在附近市区的繁华地段盘下一家门店，然后又是装修又是确定进货渠道，几天折腾，一家光艳艳的鲜花店便在鞭炮声中隆重面世了。高晓雅打理门店，借助电商平台，生意一度火得不行。但很快，她就在日复一日，紧张而琐碎的重复劳动中，再也难以找到性致与乐趣。她先是停止电销，而后又对门店销售提高门槛——凡是年龄、身高、长相达不到她的要求者，一律拒之门外。她把每一只花篮乃至每一束每一朵花都要精雕细琢，赋予鲜明主题和精神内涵；按照她的理念，有缘来到她的店内的每一朵花，都是有精神存在的；如果带走花的人达不到层次，不懂得欣赏，她宁可让花慢慢枯萎，做成标本挂到墙上……

过不多久，花店内外便挂满了标本；戴维·李专程从国外赶回，托人把店盘了出去。

打发时光的日子虽然也是日子，但绝对不是好过的日子，不是称心如意舒舒服服的日子。高小雅宅在群山怀抱的别墅里，用青春PK着时光，用暴躁、无常的情绪和对柳芽的刻薄挤兑着日子。一天，外出采买归来的柳芽，给她带来一个饶有性趣、振奋耳膜的好消息：拍电视！拍电视呢！山下面，好多人了……

高小雅驱车来到山下，意为看看热闹；谁知，刚一下车，便迎来许多或者羡慕或者诧异的目光。她

毫不经意地把投到身上各个部位的目光从容地抖落下去，自信悠闲地踱步到排队等戏的群众演员一侧；脚没站稳，便有一位执行导演幽灵般地来到眼前：姑娘，你这条件，还当群众演员？

我？演员？群众演员？

高小雅不知来人底细，只是眼睛轻轻一瞥，投去一丝疑问的余光，然后向别处走去。

一连几天，不管风和日丽还是春雨绵绵，高小雅都会来到片场，近距离感受电视人紧张有序的工作节奏。也许，游离的目光泄露了她内心的寂寞，也许傲人的身材姣好的容颜震撼了导演的视觉，反正，只要高小雅往人堆旁一站，执行导演便像蔓藤一样缠绕到她的身边，绘声绘色地赞美高小雅优越的条件，穷极奇妙地诠释演绎之路对人生的诱惑。高小雅终于被说服了，但试镜的结果，却令导演大失所望——无论导演为她设计什么角色，高小雅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身段；演绎出的人物，总还保留自己的禀性，哪怕一颦一笑一屈一伸，都还是她高小雅。

高小雅尝试着做一些既能自觉有趣，又能打发时光的事情，但无一不是不了了之、无果而终。跟人学炒股股票被套牢；加入炒房团，本钱被骗光；没辙，只好再逼戴维·李出资，在市区建一跆拳道馆。拳馆开业半年，可谓风生水起日渐兴隆。不料一学员突感不适，在120车上直奔黄泉而去。家属除了聚集亲朋好友把医院闹个不亦乐乎，当然也没忘了让拳馆“低头认罪，割地赔款”。拳馆被狮子大咬一口，从此一蹶不振。高小雅埋怨李大头抠门、只听赢不听输，要求他继续投资，以求咸鱼翻身，而戴维·李……

(十)

何谓台风？无非一股气——一股因热而聚，因发而散的气而已；聚之愈强，散之愈急，存之愈促。此次台风，大抵亦是如此！

高小雅将车窗玻璃稍稍打开一个缝隙，显而易见，风势已经明显减弱，倾盆大雨开始变得淅淅沥沥。

尽管夜幕还没完全失去对世界的控制，但远山近壑在黎明的呼唤中，已经显露出层层叠叠的轮廓。高

小雅给电轿发出启车出发的语音指令，但方向盘下的显示屏立即回复：路况不明，无法启动。

高小雅唤醒酣睡良久的柳芽，一边骂她没心没肺，一边命她爬到驾驶座上，打开车灯，实施人工驾驶。

台风骤雨的狂虐袭击，使原本平整蜿蜒的山区公路，变得凹凸不平行进困难；山上滚落的石块，折断的树枝，间或横阵于路。柳芽且绕且行，实在绕不过去的，只好下车动手搬开。乃至天亮，车子也没开出多少路去。高小雅心烦意乱，不时用拳头擂击着车窗，心想：这破车！再怎么高级，还是一辆车而已……假如自己有辆飞机……

提起飞机，高晓雅就又怨恨起李大头。当初，跟随李大头出国为柳芽看病，李大头疯了一般追求自己——什么爱情不分年龄，没有国界，什么不光煤老板、演艺明星可以拥有私人飞机，什么……反正是海口天天夸，言听计又从；曾经不止一次地亲口许诺：等回国后，除了别墅，再买一架私人飞机，找地儿学个驾照，趁着年轻，没事开着玩……可回国后呢？不仅私人飞机的事从不再提，就那几次失败的投资，竟也成了他抱怨的话题。

高小雅深感委屈，甚至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她把各种不满发泄于和戴维·李的短暂相见，而在戴维·李离开后，便把自己的思绪倾注于指尖，编成微信，发给不知飞到何处的“大头鸟”。

“大头鸟”是高小雅给戴维·李新起的名字——她觉得妈妈传承下来的“李大头”虽然古典，但总没“大头鸟”比喻飞来飞去常无踪影的他更贴切更形象。她把发给大头鸟的微信全部保留，空闲或者郁闷而又无词的时候，便再回味欣赏一番。

此时，电轿被横阵的一块巨石彻底堵住了去路。高小雅清楚：即使把柳芽吃了，即使两人合力，也不可能搬动石块，使车子前行半步。于是她又打开手机，重复起不知重复多少次的“回味”——

大头鸟，我还能幻想或者说期待你的“情定终身不离不弃”不再仅仅是承诺，不再一次次化为泡影吗？我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幻想中，时常恐惧着担忧着，我的生命即将干涸了……

当我从你以前给予的温情中回到现实，独自一人面对无尽的黑暗和痛苦，忍受狂风暴雨的抽打或者波涛暗涌的“平静”时，我无法不丧失理智不歇斯底里……

每一次电话响起，每一次信息提示，都是一种爱，是一种期盼；夜里经常醒来，在床前、客厅、阳台上转来转去……我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你若没有欺骗，我愿意最后一次让你抚慰她、温暖她、唤醒她，让她慢慢走出绝望，不再沉沦……眼里可以强忍泪水不流，而心，是无法欺瞒的，她在极度绝望无奈的泊泊“流血”。

在你的怀抱中，你见证了什么是任性的小女人；在你的怀抱中，我完成了一个女孩最为珍贵、最为真切、最为珍惜的人生转变，体验到了一个女人在世俗里所能体验到的无比幸福与骄傲——尽管这幸福与骄傲竟然那么短暂，不可复制不可再现，只一转眼，便又变得毫无踪影，永世难寻……

我不想在清冷的夜里独自面对整个群山，让刺骨的山风侵透我单薄的衣衫，摧残我因恐惧而渐第消沉、绝望而导致的极度虚弱的神经……问夜空，夜空无解且无辜；问苍天，苍天无语且无情……

对自己累积起来的心灵倾诉，高小雅不光闲暇时“回味欣赏”，有时还会整理编排打包重发。大头鸟有时不预理睬，有时反驳几句，更多时候则是好言相对，等见面时再加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安抚；按照高小雅自己的解释——大头鸟，你能这么做，我这受伤的心灵，多少还能得到一些慰藉，说明你还有点良心……

良心归良心，安抚归安抚；良心安抚毕竟代替不了一切，包办不了一切。关于私人飞机，成为高小雅与大头鸟见面后一如既往的话题，直到有一次，在别墅短暂停留的大头鸟，送给高小雅一张印有“AOPA”字样的航空器拥有者驾驶员执照资格学习通知书。

学开飞机去？高小雅高兴的手舞足蹈，上前吊在大头鸟的脖子上，笑逐颜开地送上一个香吻。

连续几天，高小雅都是曲不离口，一边哼唱一边准备行囊。可是，等她一路劳顿赶赴培训学校时，方知她要参加的是：小型无人机驾驶技术培训。

无人机！无人机！好你个大头鸟，你TM真会骗人！

越洋电话震得大头鸟耳膜行将脱落，大头鸟一边陪笑，一边作出起码能让自己信服的解释：无人机也是飞机，先增加点飞行的感性认知，等以后……

等以后？谁信你的屁话？！没有以后，赶紧回来离婚……

和校方交涉了几天，退费的事没有丝毫松口。高小雅心疼报名费，只好委曲求全，满含对大头鸟的怨恨，坚持听课训练。两个月学成归来，高小雅收到一份请柬。于是便命柳芽充当助手，携带两架小型无人机，驱车前往几百里外的一座城市，参加大学室友的婚礼。同学们见高小雅随从开路豪车代步，纷纷询问情郎何人？高就何处？高小雅含笑不答，只把两架小型无人机分别捆扎好两幅标语，然后放置到举办婚礼的酒店前。吉时一到，高小雅走到室友新娘身边，冲着新郎新娘神秘一笑，然后启动手中的操作装置。

两幅巨制祝福标语，在无人机牵引下接续升入空中。经过酒店的行人，参加婚礼的宾朋，无不驻足举首观看；一时赞叹声起，道路拥塞；不远处竟有三车连环撞击，死伤不明。高小雅正为自己的成功表演窃喜，几名警察突然从天而降；不容分说，命高小雅降落飞机，收起标语，连人带物押往警局。高小雅亮出AOPA证件，极力解释说机翼小于多少多少的航空器，无须审批即可作业的行规。警察们懒得理会，一个劲地催促做笔录。高小雅无奈，只好边做笔录边给大头鸟发求救微信。大头鸟虽然身处异国，但看到娇妻受困，不知是否还要面临牢狱之灾，便开动脑筋，手机电脑一齐上，又是微信留言，又是视频通话，经过一番折腾，动用体育名流、地方官员数人，指令电话终于打到了办案警官那里。

自从高小雅在警官面无表情的握别中离开警局后，再也没有提起过什么私人飞机，什么庄重承诺。因私人飞机引发的无人机操控以及由此导致的警局内的半天煎熬，成了她永远无声的痛。

今天，当肆虐的台风摧毁了前行的道路，智能而舒适的电轿几乎成了摆设，高小雅再次想起大头鸟曾经信誓旦旦承诺的私人飞机，于是，她再一次将眼下

的感想与往日的恩怨集结微信给大头鸟。难以置信的是，此次大头鸟的回信，不仅没有丝毫歉意和慰藉，而且火药味儿十足句句扎心——讲亲情？你讲什么亲情？当初，你妈病入膏肓，你不在身边服侍，执意跟我出国，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你把这次出国解释为不知病情如此严重……可回国后呢？恐怕时至今日，你也没到你妈坟前一站吧？当然，你又可以把这做法解释为无法面对；再说讲奉献，我真不知什么才叫奉献？只是有必要提醒你：我没黑没白到处奔波，现在的收入、以前的积蓄，每一分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专心、专业，我真服了你了！你弄的那几个项目，如果你能专业用心一些，总不至于个个拉稀泡汤赔个底朝天吧？！

(十一)

台风过后，天空和大地凸现出台风过后应有的景象。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满地的狼藉，清新的空气，不时被阵阵腥臭熏染，人们不论平静或是焦躁的神态，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着自己所经历、所认识的这场台风。高小雅指挥柳芽将车开到市区，进入那家她们经常光顾，设有温泉浴池的农庄酒店。该酒店看上去古朴无华，但内部设施和经营理念还是蛮潮的。前几天，酒店CEO从某媒体上看到某酒店每碗面条售价九千九百元的报道后，便眉头一皱，照虎画猫，推出了每碗售价三百九十八元的烛光馄饨。高小雅和柳芽进入酒店下车，刚一落脚，留着板寸的女生，梳着长发的男生，陪着笑脸一齐迎了上来。

“服务员，烛光馄饨，来……”

“美女，您看这阳光灿灿的，得等晚上……”

“少废话，喊经理来。”

CEO闻声即到：“美女，您有什么吩咐？”

“你这烛光馄饨可是名声在外，怎么只能等晚上？”

“哪能啊！等晚上那是别人。只要您需要，现在我就上天，您要星星我就给您摘星星，您要月亮我就给您摘月亮。”

“馄饨可得优惠点。”

“当然了，不过这上天的路费……”

“多少？”

“不多，别人让我上一次得八千，您是常客，两千就行。”

“馄饨怎么优惠？”

“八折。”

“八折太贵。”

“好说，您几位？”

“看不见啊？两位。”

“那好，既然两位，路费再加一千，混沌我给您半价，两碗三百九十六，怎样？您够面儿吧？”

CEO指挥人马在一小型温泉上面搭建遮蔽阳光的棚架，等棚架弄好，再在上面盖上一块外面反光、里面被烛光一照，便能现出星星图案的幕布，不多时，

“上天”的三千块钱就到手了。趁着他们“上天”，高小雅和柳芽被一“板寸女”引领，来到一标准温泉泳池消遣。看着“板寸女”直勾勾的眼神，高小雅问道：“怎么这样看着我？”“美女，您不知道，您有多美？看这身材、皮肤、气质……假如我是男的……”

高小雅被“板寸女”夸得晕乎乎的，只见一条彩带从眼前飘过，立刻，游泳池不见了，彩带飘过的地方，出现一片开满野花的草原。高小雅从草原一条深沟内爬出，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不知现在身处何方？正迷茫间，一只长着三只眼睛、六只手的青蛙，突然飞至眼前，连撕带咬地扒开她的胸膛；她的五脏六腑全部变成奇形怪状、色彩诡异的石头滚落于地。她的驱壳眨眼间变成一只青蛙，比刚才飞来的那只嘴更多、手更长、肚皮更鼓胀……两青蛙伸手翻捡那些石头，发现有的上面竟然刻有字形；仔细辨认，无非是欲望、嫉妒、攀比、责备、安逸、侥幸、不劳而获等无关痛痒的词句。驱壳青蛙问飞来青蛙：咱们怎么长成这般模样？飞来青蛙鼓鼓眼泡子，显得自信而坦然，回答道：多长只嘴方便唠叨埋怨；手长一些能随心所欲，能多捞时就多捞；至于肚皮，没事找气生，盛得住……

高小雅一个激灵从泳池岸边的休息座椅上弹了起来，柳芽见状，赶忙从另一张椅子上下来，上前搀扶住高小雅。高小雅高一声低一声“吓死我了”“吓死

我了”叫个不停，定睛看看游泳池，觉得刚才的梦境清晰而又迷离，便问一直搀扶着自己似乎变成了大眼睛青蛙的柳芽道：“柳芽，你也做梦、那种怪梦、把人吓死的梦吗？”

“做梦？还把人吓死的梦？哪个女人不做梦？女人不都一样吗？女人哪有不喜欢被人哄着的？不论贫穷富裕，总爱逛商场总爱砍价，总爱在烦恼的时候喋喋不休，不论长得丑俊，总觉得自己比哪个影视明星都好看百倍……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柳芽知道自己也是女人，自己以前也是这事那事的，可自从伺候高小雅，自己似乎就不是女人了；所以，尽管她心里想到那么多，但还是陪着小心，满含笑意地回高小雅道：“没有，我没梦做，倒头就睡，睡了就像一头猪，哪有梦做啊。”

“一头猪？”高小雅难得地冲柳芽一笑，一边走向泳池一边回头说道：“你怎么知道猪不做梦呢？”

高小雅再度跳进泳池，没游多远，“板寸女”便在岸上招呼“烛光馄饨！烛光馄饨OK！”

听到“板寸女”的呼喊，高小雅感到腹腔猛一抽搐，来泳池前进食的点心、酸奶、水果什么的，好像一下就飞出体外，肚子立时变得空空如也。抬腿上岸，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小腹——扁平、滑润、富有弹性；一颗枣红色的痞子显露于肚脐下面，若不细看，以为是泳裤边缘上的精美点缀。正自赏呢，一个身高及腰正欲下水的小男孩，伸手捏住了高小雅的屁股。不容分说，高小雅抬腿一踹，小男孩就皮球似的滚落到池中。身边的家长见状，立刻上前理论，不仅不替孩子道歉，反而高声谴责、怒骂高小雅以大欺小。高小雅虽然火冒三丈，但见孩子家长两人都是臂长腿粗，便转攻为守，重新跳入池中。在惊恐中落水，几经扑腾才将头伸出水面的小男孩，见父母岸上骂得起劲，便一个猛子扎到高小雅身边，嘶嚎瞪眼，一副挑衅的面孔。高小雅何时受过如此欺凌，又怎能容得如此欺凌，一个鱼跃便掐劳小男孩的脖颈，咬牙切齿地将其按入水底……

保安下水，迅速将扭打混战的几人分开。高小雅在劝说中上岸，见柳芽自始至终站在池边不声不响，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和斗性十足、刚才在水中参战

的人家三口相比，简直呆若木鸡！她狠命地剐了柳芽一眼，一声不吭地向更衣室走去。柳芽虚虚怯怯地跟随离开，高小雅看都不看她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狠命呵斥：滚，离我远远的！

等换好衣服，柳芽想给高小雅说声抱歉，还没张口，高小雅又是一顿训斥，连推带搯地最后通牒道：再不滚，再不滚姑奶奶报警了！

柳芽游荡在市区的大街上。台风过后，街市毁容般的惨象，映衬着柳芽孤苦的心，使她感到格外落寞与无助。不知过了多久，不知重复走过几遍附近的街口，柳芽始终不愿走向远处——跟随高小雅多年，柳芽深知，现在打电话或是回去见高小雅，那是得不到谅解和接纳的；但是，一旦高小雅打来电话，又必须在最短时间赶回，听候她的唠叨；否则，就是错上加错，作为旧账给你记到头上，一得空闲，便翻找出来，有事没事的数落一番……

落日的余晖已经褪尽，街面上的灯光闪烁于空。柳芽身疲力竭，调动全身的能量储备，也难以凑足走路所需的力气支持。正犹豫着是否就近找个餐馆休息、补充一下体力，一辆商务车“吱”的一声，擦身停在了路边。农庄酒店的CEO从车上下来，“柳芽柳芽”地喊着把她让到车上；柳芽推论是高小雅派他前来寻找自己，上车后，她对车上的几人点头打着招呼，满满的温暖洋溢在脸上。

商务车没回农庄酒店而是左拐右拐地进了一家商务宾馆。几人下车，准备去餐厅吃饭。柳芽记挂着高小雅，问CEO：“小雅姑姑来不来？”CEO告诉柳芽：上午打架的那家子人，以小孩子受伤住院为由，已向派出所报案；警察让高小雅到派出所接受问讯，估计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柳芽放心不下，拨打高小雅手机，一连几次都是关机状态，无奈，只好跟随他们进了餐厅。

酒席开始，推杯换盏，其境甚欢。CEO对律师在酒店拓展中发挥的作用赞不绝口，律师则对CEO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感谢有加；司机、秘书一千人等随声附和，盛赞两位才华横溢，祝愿酒店生意兴隆发达。起初，几乎是二人相互欣赏着频频对欢，到了后来，不知怎的，就都赞美起柳芽的一双细眼好看，接连给她

敬起酒来。柳芽所有的抵触、抵抗，通通化作红晕飞向自己的脸颊；不多时，双腿一软，整个身子就像烂泥一样出溜到桌子底下。

（十二）

到达殡仪馆，天还没有完全放亮。自从台风来袭，柳芽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得到休息。特别是不明不白遭受农家庄园CEO的强行蹂躏后，一度死的心都有。现在，既然来到了殡仪馆，不如一头撞死就地火化算了。无奈，刚一停车，那名一路开车狂奔，满脸冰霜一言不发的警察，手拿一张单子问道：你是不是叫柳芽？认不认识高小雅？柳芽和叫高小雅的是不是住在某某别墅……柳芽恍恍惚惚、疑虑重重地点头摇头，目光呆滞地作着回答，警察最后告诉她：某某别墅昨晚被泥石流荡平，搜救人员从现场发现一具尸体，由于房主高小雅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尸体启运前找邻居辨认，你知道的，泥石流荡平房子，哪里还能全尸？面目全非不说，缺胳膊少腿也算正常……所以，那位邻居并不肯定，现在请你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高小雅……

听了此话，柳芽脑袋“嗡”的一声便爆炸开来，一片空白了。一夜惊魂未定，现又晴天霹雳；柳芽乃未见世面一弱女子，怎经得起这般折腾？刚才还想，等警察说完，就把昨晚自己如何被欺凌强暴报告警察的，现在，面对噩耗，一时竟忘了内心的痛。她悲悲戚戚踉踉跄跄跟随警察来到火化炉前，朝那覆盖尸体的单子只一伸手，便两眼发直，昏厥摔倒在地上。警察声嘶力竭地将她唤醒，问她能不能确定？她先是重重地摇摇头，然后又轻轻地点点头。警察让她在火化单上代表亲属签字， she就把柳芽二字写在警察指给的地方。警察问高小雅还有什么亲人？柳芽告知说还有父亲和她丈夫；警察又问这骨灰盒是你带走，还是暂存殡仪馆由其他亲人处理？柳芽说交她丈夫处理，警察便又拿出一张单子让柳芽填写。柳芽将大头鸟的姓名、联系方式填写完毕，以为火化程序总算完结，可以向警察举报昨晚自己的遭遇了，谁知警察指指不远的警车说：走吧，现在带你去社区，有关灾情调查还得你配合一下。

警笛一路呼啸，警察开车依然十分专注，柳芽根本没有报告案情的机会。可昨晚遭遇的一切，就像一团乱麻、一碗被黄连浸泡过的苦酒，缠绕、堆满了自己的心。当时，自己往桌子底下出溜，多少还有些意识，可是后来呢？如果不向警察报告，后来的事情又能向谁倾诉呢？父母远离身边，小雅姑姑又走了，唉！小雅姑姑虽然对自己凶一些，可毕竟喊了她几年姑姑啊！如果她还在？这人呢！怎么这么不经折腾啊！这场要命的台风！

柳芽从躯体到内心，就如台风中倒伏的一棵小树，即使及时培土加固，恐怕一时也难以挺直身子；何况，现在的柳芽……

柳芽自己劝慰着自己，柳芽只能自己劝慰自己，柳芽也只有自己劝慰自己；柳芽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劝慰自己……

无论如何，先要把小雅姑姑的后事处理好——人家警察不是说需要到社区配合吗？自己的事只能往后放，活着的人总比死去的有时间吧！

进入社区，柳芽刚刚下车，警察就开车执行其他任务去了。

找到赈灾办公室，按照提示领取几张表格并逐一填好，犹豫再三，柳芽还是把大头鸟的手机号填入了联系人一栏。望着死亡人员姓名栏自己亲手写下的“高小雅”三个字，柳芽真的心如刀绞、万般疼痛；她感觉哪里是在写那三个字，简直是在举刀亲手杀掉高小雅……在痛惜高小雅的同时，柳芽亦深深痛惜自己的心——台风造成的灾害固然应当救助；人死之后，活着的人固然应当对其悲悯哀悼；可活着的人呢？那些像自己一样，在台风中同样遭受灾害而有幸在不幸和痛苦中活着的人呢？

正是这场台风，把自己和高小雅阻拦在了同一条山谷中的长夜里；也正是这场台风，吹落了高小雅花一样的年轻与娇嫩；同时，使自己失去贞操、成为活着的游尸，孤苦无助地苟且于人间！柳芽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和高小雅相提并论，尽管她已英年仙逝，尽管自己曾经残疾的躯体现在已经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

她想怨恨这场台风，可台风根本无力抗拒；她想

怨恨高小雅，可高小雅现在离开了人世间；她想怨恨CEO，可CEO竟说她是自愿的……就在她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赤裸裸的与同样赤裸裸的CEO同床共枕时，CEO告诉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自愿的。尽管，在柳芽无休无止的吵闹中，CEO以入职酒店、分配干股、一次性重金买断相劝诱，但是，柳芽还是肯定地告诉他：说自己不是高小雅，不会因任何原因、用任何方式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见劝说无果，CEO嘴角一扬，微微一笑说：我的律师就在外面，他会帮我处理一切的。说完，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好不在乎地起身而去。

报警！我要报警！柳芽刚刚拿出手机，手机里便传来公安局指挥中心对她的点名呼入。十分钟后，按照她用微信地图提供的所在地址，一辆警车来到她的身旁，拉她驶向了殡仪馆。现在，殡仪馆和社区的各种表格已经填写完毕，紧张恐惧的大脑神经刚一松弛，便又出现了长时间、大面积的断档空白；处于断档空白支配中的柳芽，对自己的未来一时没了主张……

(十三)

高小雅是在“烛光馄饨”餐桌上被派出所警察带走的。当她录完口供回到农庄酒店预定的客房时，发现自己的手机早已没电关机了。她先是将手机连上充电器，刚一开机便又设置成飞行模式，然后拉上窗帘，脱掉衣服进入卫生间，调好水温开始冲洗自己的香肌玉体。她把水笼头开到最大，让感觉带着愤怒、压抑了许久的水流针一般刺向自己的身体，刺向她从道士、中医那里学到的能够放松身心的关键穴位；即便如此，也难以消解那一家三口对她的怒怼、办案警察对她的冷硬、大头鸟和柳芽关键时刻难助一臂之力而造成的愤懑……在长久冲洗、全身开始逐渐麻木之时，她伸手关掉了水龙头。随着水流很快终止，她轻轻发出一声叹息：大头鸟啊大头鸟，你又飞去哪里了？

带着满身的疲倦回到床上，高小雅欲给柳芽和大头鸟打电话、发微信的想法，已经被心灰意冷完全取代。她索性关掉手机，蒙头大睡起来。等她在混乱

而又惊魂丧魄的噩梦中醒来，已是第二天的午后。她先是给餐厅预约了一份快餐，然后又拨打柳芽和大头鸟的手机，不巧，几次拨打，两人都是关机状态。无奈，只好草草地吃罢送餐，收拾东西离店而去。

市面和郊外上的道路已经很难看到台风的痕迹。当高小雅从按照指令回到别墅区的高级电轿车上走下时，眼前的景象令她难以置信——依山而建的别墅有几座已经完全倒塌，倒塌区域周边的，有的成为残垣断壁，有的“半截身子”还被埋在泥沙流石之中……大头鸟为自己筑起的那座小巢，显然没了踪影。灾后现场已经作过初步处理，但它杂乱中所透露的颓废，大自然无坚不摧的野性，仍令高小雅震撼不已。她缓慢地在一堆堆破砖烂瓦间移动着目光，或许为能在这台风过后的凄凉中，寻到一丝过往的叶片，期许在她离开此地之时，刻录下最为难忘的一幕，给未来的日子定格下曾经的突变与永恒……突然，一只满是泥泞的手臂劫掠了高小雅的关注，定睛细看，这只和垃圾相伴，极力张开着的大手，竟然是自己躯体的一部分——她清晰地记得：那个同样居住于别墅，依靠3D打印技术，依照自己模样塑造的模特，无论形象、神态还是肤色，都堪称为惟妙惟肖、质感逼真；高小雅和那模特面对面站立，有时自己几乎分不清孰真孰假——现在，模特的一只手臂，居然……

按照残垣断壁上张贴的《通告》要求，高小雅驱车来到别墅的管理社区。在临时设置的台风救助办公室，高小雅将一张填好房号、房主和居住者的单子递于工作人员。那姑娘一脸疲惫，将有关信息输入电脑，随后打印一张同样大小的单子递还于高小雅。高小雅过目，瞬间崩溃，几乎失声吼叫起来。回到车上，过了好一阵子，她才把行使目的地确定为“家”——确切的讲，是那个只有爸爸一人居住的地方。

经过连夜奔波，高小雅于次日上午见到了明显见老的父亲。她把那张单子递于父亲，父亲疑惑地看看单子又抬眼望望高小雅。高小雅微微苦笑一下，解释道：事情就是这样，龙力索台风带来了暴雨，暴雨形成了泥石流，泥石流倾覆了我的住所，缺了一只手的模特替我进了火化炉，我亲手领到了自己死亡的证明书，然后这个活着的死人，或者说死了的活人，回到

了你这里……

接下来有何打算？

我想去看看我妈。

在去公墓的路上，一向沉默的老父亲首先开言：小雅，在见你妈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也是她的遗愿——你不是我俩亲生的。

高小雅被惊得鼻子爆裂，嘴巴眼睛成了几个形象的大问号。

你亲妈是东洋洲的一名体育运动医生，她是因国际交流被派遣到你妈当时的排球队的。在你妈疗伤的过程中，她们建立了姐妹般的友谊。在合同即将到期的时候，她告诉你妈她有了你。你妈没问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她知道你的生母在东洋没有婚姻背景，来队后没有公开恋爱。她写信把情况告诉我——那时候我们认识不久，你妈还在考验我——我回信说：除非如此，除非这般……

你妈带着你生母来到这座城市，在我们婚礼匆忙的鞭炮声中，你生母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你在医院出生了……

其实，我们，我是说我和你妈，和你生母一直有联系。那年，她曾漂洋过海来中国，在我到学校门口接你时，你妈陪她躲在一旁看过你……

在埋葬妈妈骨灰的石碑前，高小雅重重地磕了三个头。在这庄严肃穆的时刻，在这庄严肃穆的场所，在养育她半生的妈妈的墓前，不论她怎么调节，脑子里依然反复猜度、变换出现着生母的样子。几天之后，她便购买了一张飞往东洋的机票。临行前，她把那张单子交给父亲：给大头鸟发个微信——拍张照片发给他。

若干年后，一位打扮入时的东洋妇女来到中国大陆某地公墓，前去祭奠新近亡故、那个曾经被自己称为父亲的人，祭典那个在极乐世界不知又被谁唤作妈妈的人——尽管他们的躯体形象、容笑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在踏进公墓的那一刻，她的眼角还是湿润了。就在她泪眼婆娑的视线内，一座小小的墓碑走进她的眼眶——爱妻高小雅之墓，一旁一行小字虽已斑驳，但仍能分辨出戴维·李的字样——一个不中不外的名字……

愤怒的土地 (中篇)

薛洪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艾 青

序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兴仁这个老东西躺在院子里那棵大核桃树下的椅子上，拉着长腔不阴不阳地对我说，就像从一具死尸里发出的正在腐朽的声音，但我听着格外刺耳。

我知道兴仁是要赶我走，让我卷铺盖卷从他家滚蛋。想一想，这也是情理中的事。其实，我已经厌倦了这里的一切，我的心早已不在这里。

我等着这一天，只是，当这一天果真到来时又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离开这里，让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存的危机，然而，我已经不再奢望什么。

我已经在绝望中看到身上的血在一滴滴流进脚下的土地，而脚下的土地在贪婪地吸食着，我已经听得到土地下面发出躁动，是愤怒前的躁动。危机在向我一步步靠近，而我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第一章 01

几年前，我爹得了一场怪病。有一天夜晚，他突然起身到门口，我听着动静，我以为他要去茅厕，然而，我听到我爹在门外大声呼喊：杀啊！杀啊！然后一会儿哭又一会儿笑。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赶紧下床跑到门外，我爹一个人蹲在地上，捂着脸，耷拉着脑袋，像只草鸡。我娘也起来了，她拽了我爹一把，我爹一下子躺在了地上，像一头小毛驴在地上打起滚来。他一边打滚又一边哭或笑。

左邻右舍都三三两两地闻声走来，将我爹和我们娘俩围在正中间，就像看耍猴的一样。我听不清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只看到几张笑脸在相互打着趣，借着月光我能看到他们鄙视的眼神在相互传递。

我和我娘很害怕，我们使出全身的力气将我爹扶起来又架到床上，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夜，满身是尘土的爹才安静下来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爹从床上起来，娘问他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他一点也记不起来，只是显得有些疲惫。开

始我和我娘都觉得是爹白天过于劳累，休息几天就好了。

可是，自从那天起，他每天晚上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我和娘感到非常诡异。邻居们说我爹是中了邪。我们请这一带非常有名的柳大仙来驱邪。我们把粮囤里的玉米分给他一半他才答应下来。

柳大仙拿了一把剑，燃上黄表纸又端了一碗雄黄酒在屋子里念念有词好半天，最后他说，邪物法力太大，他只能暂时把它驱逐到荒郊野外，他不敢保证它不再来。到了晚上，我爹睡得很香，我们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晚上我爹又跑到房门外疯疯癫癫地叫喊起来，但到了白天他依然不记得晚上的事，但我们实在请不起更高明的法师，就连柳大仙也请不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来月，我爹瘦得皮包骨头。

一天，我们寨子来了一个游乡郎中，郎中听了我娘描述的爹发病时的情景，又看了看床上有些奄奄一息的我爹，翻了翻爹的眼皮，他说，这不是大病，是郁症，开了几副药，收了钱就再也没回来。

然而我爹的命还是很硬的，在无数个郎中的不尽相同的药方支撑下，竟然能坚强地活下来，而且在夜晚还能拖着已经不能站立的身子爬到门外，像一条沙哑的狗一样呼出短促的气息。

他的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甚至连三亩祖传地也不得不抵押出去。这还不算完，又向地主兴仁借了高利贷，这些附加着苛刻条件的钱并没有救下爹的命，在经过一年的与命运的艰难抗争之后，爹还是死了。面对沉重的债务，就像一座大山突然压下来，让我娘喘不过气来。

娘把我揽在她的怀里，我的胳膊碰在了娘的胸脯上，我这才发现，娘原本饱满的乳房已经瘪了下去，当她走起路来，那件早已洗得像蛛网一样的圆领衣服内，映出两个枣核一样的乳头，就像僵死在了胸前。

也是从那时起，我的骨骼就像得到了魔法一样，疯了似地增长，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从头不过我娘的鼻梁一下子比我娘高出一头还要多，只是比从前更瘦了。

一天娘说，孩子，娘养活不了你了，娘要是死

了，你可咋办呀？

娘想让我试着去做点事，她给我说我们村的姜羊倌给兴仁家放羊，每天兴仁家管他吃两顿饭，好歹能养活自己。她虽然没有直接说让我也去做羊倌，我却能听出她的意思。

我不情愿，我觉得跟在一群畜生屁股后头是一件非常没有出息的事情。其实我有到过兴仁家的煤窑去挖煤的想法，就在我犹豫不决时，窑底下出了事故。

听说一下子死了二十多人，最后只扒出来五个，其余的都被封在工作面里再也没有出来，恐怖的阴云笼罩在村庄的上空久久不能散去，我也打消了到煤窑去挖煤的想法。

尽管家里只有我们娘俩，撇开我爹生病欠下的债务不说，两张口总要吃饭。娘看我实在不想出去做事，也许心疼我还是个孩子，于是到处张罗着做点零活，最后经人介绍，我娘到邻村染坊去做工。

去年年初的一个傍晚，我娘从邻村染坊回来时，跌进塌陷地两米多深的水坑，淹死了，和她一起泡在水里的是几张用包袱裹着已经被泡散了的面饼。

我成了孤儿。

02

自我娘死后，兴仁让账房先生张兼隔三差五来催账，要我偿还我爹生病欠下的已经利滚利到了一百多块的大洋。

俗话说父债子还，这也没有错，几千年来没有谁怀疑过这个理，可我拿什么还？两间茅屋已是摇摇欲坠。

无奈，我去找我唯一的叔叔，叔叔不在家。婶子说：我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你娘死，我们花了不少烧埋钱，你看我们家也不宽裕，家底子又薄，一个在外面上学，家里还拉扯着一个。

我知道，我堂弟庆广在省城上寄宿学校，堂妹庆梅还小。

高筑的债务就像一座大山。爹死了，天塌了，还好有娘，娘把塌下来的天又顶起来，尽管四处漏风，但暂时让我感到还有一个依靠。

可是，娘也死了，天落到我的身上。我感到手忙脚乱，感到眼前一团黑暗，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把塌下来并落在我身上的天再顶起来。

我知道，叔叔尽管家里生活也说得过去，虽说不富裕，吃饭还不成问题，至于还债我是无法指望他。我只是希望能够每天吃到一点能过维持生命让我继续活下去的粮食。

我想放弃这次求助，然而当我想起晚上腹中空空躺在床上满眼星星，肠胃一阵阵就像有人扯着一样难受，我还是下定决心再试一试。我要活下去，我想，只要活下去就有办法，是的，会有办法的，我有的是力气。

我说，婶子，你就给我一口吃的吧，我不白吃你家粮食，我可以给你家干活，你就把我当儿子养，我将来养你的老。将来俺弟弟庆广在外头做事，我在家种地干活伺候您。

当我说完这些，就连我自己都开始佩服我自己，我怎么会说出这么好听的话，我从没有说过，就连我娘死我除了哭都没有说一句话。

婶子说，祥子，不是婶子绝情，俺家真养活不起你，家里也没啥活让你干。要不你去你舅舅家看看，他不是做生意嘛，也许能要一个帮手。说着，把一碗芹菜叶子咸汤糊倒进猪槽里。

我只得去了十里外的舅舅家。我在舅舅家门外已经没有了枣子的枣树下磨蹭了半天，听着舅舅家院子里乒乒乓乓收拾东西的声响，我一次次鼓起勇气又一次次放弃。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只得硬着头皮，从半掩着的院门进去。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舅舅在屋里收拾，始终没有再跨前一步。

舅舅看我站在门口，他没有招呼我进门，他停下来站在门内，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他说，你来干啥？我这忙得没黑没夜的，没有功夫陪着你，你赶紧回家吧。

我知道舅舅过得比较殷实，他靠着勤奋和钻营赚了不少钱。本来我并不奢望能从他这里得到偿还债务的钱，但我从家里赶来的路上突然萌发了向舅舅求助的想法，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舅舅总是笑着抚摸着

我的头说，小子，将来一定比你爹有出息。

然而，我心里又没有底。舅母死得早，舅舅没有再续，曾经收养了一个儿子，在这个儿子十几岁时跟着舅舅出远门跑生意走丢了，自从那时起，舅舅就很少到我们家来，一晃好多年过去了，要不是母亲在，偶尔提起舅舅，我还真想不大起来了。

尽管我见到他有些胆怯，要不人常说人穷志短呢，我还是把希望他能借给我一笔钱让我还清债务的想法说了出来。他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没有理我，他走出房门，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上了锁，推起门外已经收拾停当的独轮车就走。

望着他急匆匆的背影，我听到他说，穷都是老辈留下来的，天天死在家里，那钱会自己长腿往你家里跑？我这一天从早忙到晚，弄不了几个钱，哪有钱借给你。

我也管不了许多了，快步赶了上去说，舅舅，看在俺娘的面上，你就让我在你家帮你干点活吧，我有的是力气，只要给我一口饭吃，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也学着做点事，将来我也能靠自己干活还债。起早贪黑，就把我当帮工使唤我也愿意。

舅舅停下来，看了看我，语气变得柔和了些说，我也是小本买卖，一块钱恨不能掰成八半花，你还是自己想法子吧，我实在帮不了你。

还有就是，今后不要说我是你舅舅，我也没有你这个外甥，你给我记下了。说着，他向四下里望了望，就像做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然后，头也不回地推着车子走了。

只有十五岁的我，感到有生以来最大的无奈，无助地蹲在地上，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就像我爹夜晚出来发完疯蹲在地上的模样似的。

原以为曾经给过我笑脸，在爹娘的影子里始终让我感到最亲的人会给我帮助，让我度过眼前的难关，没想到所有的亲情瞬间化为乌有。

我不知道什么是可以依靠的，我希望这些不过是在梦里罢了，可是，这却是现实。看来没有其他能够奢望的了，只能靠自己活下去。

我两手空空，满眼虚无。我畏畏缩缩地拖着疲倦饥饿的身子，东讨一口西讨一口。

有时，夜里扒一块地瓜，在水坑里洗一洗当做一天的干粮，或者掰几个棒子剥了皮带着须就啃。

实在找不到吃的，就用破镰刀片子割几块榆树皮放在嘴里嚼，黏黏的汁液暂时也能缓解腹中的饥饿。

03

一天，我正在村口的老杨树下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艰难的一天。兴仁家的长工老刘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说，蔡家大小子，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要不你去求求兴仁，兴许他能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当个长工，马上就要收庄稼了，他家现在也正缺人手。

我咬咬嘴唇，眼珠子鼓起来，像两颗马上要迸射出来的弹子，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我——恨——

我想起我和我爹到他们家借钱时的情景。我拽着我爹到兴仁家，希望兴仁能赏给一口饭吃，哪怕再借一点钱。爹都跟兴仁跪下了，可他无动于衷，上下打量着我爹和我，慢吞吞地说，我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要是都来向我要吃的，还不把我吃穷了。你想借钱，先把借我的还了，俗话说还借好还。

过了一会儿，兴仁仍旧不阴不阳地说，老蔡，不是不借给你，都乡里乡亲的，我也不想让你饿死，你看你现在的样子，身上没有半分力气，欠了一屁股债，你死了谁还？你又拿什么还？好说歹说，我爹只得流着眼泪签字画押，把三亩地抵押给了兴仁。兴仁说，老蔡，就你那几亩破地值不了钱，我这是看在咱们一个村的份上可怜你，你好自为之吧。

可钱还是不够用，又借了高利贷。病得看，人也得吃饭活下去，钱只能等赶上好光景，再想法子一点点还清。可是，唉——

老刘说，屁，有碗饭吃就饿不死，志气有个屁用。小子，你死了，你爹可就绝种了。

在老刘的怂恿下，我决定去地主兴仁家碰碰运气，讨口饭吃，先不饿死再说。

我爹常说，做人要有志气，就像书上说的要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可是他不是也给兴仁下跪了吗，看来那些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圣贤们一定没有受过冻挨过饿，否则他们是不会这样教导人的，从

我爹身上让我对那些圣贤感到质疑。

爹虽然在田地里忙碌了一生，但从没有放弃阅读圣贤书，偶尔沅上几首小诗。在我很小的时候，爹让我读《三字经》、《千家诗》，让我背《韵翁对笠》。实在是穷，上不起学堂，爹就亲自教我，然而对于农事，爹并不放在心上。

自他生病之后，爹说，算了吧，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病不治也罢。尽管这么说，他还是不想放弃生命，因为他放不下我。他希望他能活下去，不为别的，而是能看到我长大成人。他希望我能出去读书，求个一官半职，来替他实现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夙愿。

舅舅看不上爹的做法，他总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你还能让打洞的老鼠飞上天去。飞上天的老鼠是蝙蝠。

尽管我不喜欢舅舅说的话，但我也不太相信爹的愿望能够在我身上实现，我认为我没有那个天赋，我只是按照爹的要求不太情愿地翻开书本，我不想让爹的愿望在他活着时就落空。面对着一片黑乎乎的字迹发呆，我真的不是那块读书的料。

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没有了依靠，但我想活下去，我真的想活下去，尽管我不可能去实现我爹那不切实际的愿望。

我来到兴仁家门口，两条大狼狗冲我直叫唤，要不是拴着链子，一定会扑上来把我撕碎。我不敢靠近，远远立着。

看家护院的头目小福子从侧门探出他的枣核脑袋来，看是我，问，你有啥事？

我说，我想见东家。

小福子比我大五六岁的样子，平时总见他跟在兴仁的身后，耀武扬威的。有一次，兴仁在我家门口碰见我爹，兴仁说，老蔡，快过年了，你看那账是不是该合计合计了。我爹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手头紧，腰杆就软，说话就低声下气。这时，小福子从兴仁背后窜出来，冲我爹张牙舞爪，就像兴仁家门前的大狼狗一样，说，老东西识相点，别惹老爷不高兴，再不还钱拆你家的房子。

尽管事后，小福子不知道哪根筋出了毛病，趁夜

塞给我爹十斤小米，但我仍记恨他，要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什么好心。

那袋小米我爹一直不敢吃，怕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不过，后来实在没有吃的了，总不能饿着肚子吧，也就顾不得了，细水长流地吃了一段时间。

大狼狗仍在叫，小福子冲大狼狗说，行啦，叫唤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果然，大狼狗嘴里像受了委屈似地哼了两下就不再吱声了，往地上一卧，把头贴着地面，像一块丑陋的大石头。

我跟着小福子穿过门楼，经过影门墙，来到大院。大地主兼龙须煤窑的大窑主兴仁在院内大核桃树底下躺在一张躺椅上，脚搭在凳子上，一把扇子盖在胸前，闭着眼，悠哉悠哉的，一杯清茶在兴仁一旁的小茶几上冒着热气。

小福子走过去，伏下身子把嘴巴贴在兴仁耳朵跟前正要说话，兴仁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把手轻轻一抬，摆了摆，小福子没再吱声，木棍一样立在兴仁一旁。我向前一步，刚要开口，小福子给我使眼色，把头一摆向我示意，同时向堂屋东墙跟走去，我跟在小福子后面。

刚刚离开兴仁的视线，便停下来。

老弟，说吧，你找东家有何贵干？小福子问我，同时一手掐着腰，一只手在稀疏的几根胡子茬上摸来摸去。

我把手从脏兮兮的裤子上搓了搓，心里紧张得很。磨蹭了一阵子我才说，这个事我只想跟东家说。

跟我说一个样，小福子说，当然，需要东家他老人家操心的，自然我会说给东家，让东家来拿主意。

我说，我——我有一个请求，只想单独和东家说。我不信任地看着他。

你说吧，扯什么淡，要说就说，不说滚蛋，小福子不耐烦起来。

我不跟他谈，转身就走，在我眼里它不过是一条狗而已。当然，我不是要离开，而是要直接去找兴仁。行不行一锤子买卖，我不想跟一个狗腿子废话。

小福子看我向兴仁走去，一把拽住我，往回拉。他压低声音说，行，小子，看不上我是吧，信不信，

我现在就把你扒光了拉出去喂狗。这时，小福子的两个手下武星和军泽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钻出来，向我靠过来。

我害怕了，我怕他们会弄死我。我决定服软，但我必须保留颜面地服软。我要等小福子再问起我时便告诉他。要知道阎王好弄小鬼难缠。

小福子像突然间不认识我似地打量着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眼光似乎要穿透我的身体，穿透我的灵魂，让我感到畏惧。我的脚大拇指从破洞里露出来，我想缩回去，掩盖一下我此刻的怯懦，可是几经努力还是在外露着。

武星一步跨到我跟前，猛地一下拽住我的头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武星和军泽把脚在我的肚子上，腿上，胳膊上，头上，一顿猛踢。这里离兴仁躺的地方不足二十米，兴仁仍然悠闲地躺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噼里啪啦的击打声似乎像屁一样，没有搅动一点他周围的空气。

我没有喊叫，我压制着内心的怒火。终于，他们打累了，停下来。我忍着疼痛，挣扎着，想爬起来，手脚却不听使唤。

武星说，把他扔出去算了，别脏了这院子。不过，军泽与小福子没有附和他。

我尝试着站起来，可是浑身麻木得厉害，我不知道腿脚是否能够动弹，好像整个肉体只有眼睛和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其它的一切都丢失了。我趴在地上好一会儿，我再次尝试站起来，就这样在我无数次尝试之后，终于站起来了，只是还有点打颤，站不稳当，不过我很欣慰，我身上的零部件确定还没有损坏。

小福子一摆手，武星和军泽离开了，只有我和小福子面对面站着。我的身躯疼痛难忍。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揍。爹娘活着时，尽管日子清苦，可我依然感到我的背后有一座山，依然活得那么无忧无虑。爹娘把我这唯一的独苗呵护在翅膀下。对不住了小兄弟，这年头要想混，就要知道马王爷他有几只眼，小福子依然德兴十足地说。

我说，福爷，我……我只想有个活干，凭力气挣一碗饭吃。

你他妈的不早放屁，人嘛，就是这，吃饭，吃

饭，没有饭吃就得饿死。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听信，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替你跟老爷子求求情，看能不能收留你。不过（他突然提高了嗓音），东家说过，老死鬼欠的债，可都记着帐呢。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债是要还的。

我说，人不死，账就不会烂。

小福子一摆手，让我离开。

我浑身疼痛，向前走两步，问题不大，还能挪动着走路，于是就一瘸一拐地从兴仁脚跟前走过。

我步履蹒跚地离开兴仁家的大院。当我站在大门外回头再看这所院子，不知怎的，不再觉得是那么可憎了，尽管身上一阵阵疼痛。

这是在我爹死后第一次遭受到殴打，我爹要是在天有灵，一定不会放过这些混蛋，但愿他们受到天打雷劈。

04

我一步一步回到家里，歪在床上，辗转反侧，疼痛难忍。太阳光从窗棂子涌进来，照得地面煞白，在太阳光里浮动着满满的尘埃。

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感觉五脏六腑一阵阵痉挛，就像被人拽着一样。我只得坐起来，靠着土坯墙，眼睛无神地望着对面的墙壁。墙壁上的石灰早已大部分剥落，余下的嵌在灰色的土墙上，让人看了极不舒服。

身上各个部位疼痛难忍，可是我必须找点吃的，所有的一切莫过于缓解目前的饥饿，饥肠辘辘，两眼昏花，四肢无力，头重脚轻，这一切症状都迫使我找点吃的，否则，今天我无法度过，即便是明天大鱼大肉也难以让我精神为之一振。

我赤着脚，试着下了床，脚在地上划拉了半天，触到鞋子，趿上露出脚趾的鞋子，移身到门口，扶着墙，踮起脚摸了摸门内侧吊着的筐子，一块干粮都没有了。

我感到特别的失落，不争气的肚子又一次呐喊。我扶着门框，慢慢地抬腿跨过门槛，顺手抓住门口外靠在墙上的一根粗干柴，拄着走进院子东面的厨房。

厨房的后墙由于失修，出现一个孔洞，下雨时雨

水会从孔洞里灌进来。爹还在世时就用麦草和泥封堵过，爹死后不知怎的又被雨水冲开了，娘让我再去封堵，我却用棒子皮捻起来塞上了，如今又敞开了。

家的败落让我失去生活的信心，我也没有心情再去修缮。风箱拉手已经掉落，我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从这里做过饭，哪怕烧一壶水，家里实在没有可以下锅的粮食。

厨房南墙根的柴火堆，成了野猫下崽的产房，常常在睡梦里听到猫的叫声，像婴儿的哭泣。

看来我必须再去难为情地敲开左邻右舍的门，讨口饭吃，哪怕一块黑色的高粱饼子。那一家家没有上锁的破破烂烂的柴门，却像一座大山，把人阻隔。

那些白眼就像寒霜一样落在我的心里，让我瑟瑟发抖。尽管是这样，我宁可在饥饿难熬时求得一点的冷漠的施舍，也不愿去叔叔家，我不愿意看到婶子鄙视的目光。

在我看来，村人的冷漠不过本来如此，在我孤苦伶仃时已不需要什么遮掩的面纱，而叔叔和婶子却用他们火一样的目光烧穿本该坚固的亲情栅栏。

我爹死后，我娘一个人拖着饥饿的身子，为能让我们娘俩吃上一顿饱饭而操劳。在我娘死后，我在为能生存每一天，去面对那些厌恶或者冷漠的目光，我想活下去，没有为什么，也许这只是人的本能。

需要声明的是，在我讨到的食物中没有一粒是来自叔叔家的粮食。

当然，除了叔叔家，还有一家我也不曾进去，确切地说，从我娘死后，我就没再踏进至今仍然给予我关照的那个小院，不是仇视而是自卑，来自于一个少年埋藏最深的那条坚韧的底线。

那是春秀家。

爹曾说，我爷爷和春秀的爷爷都是从河南逃荒到这儿的。他们相携而行，一路走，一路讨饭吃。我爷爷食量大，春秀的爷爷总是把自己的饭匀给我爷爷吃。

后来他们就在这里落了户，通过起早贪黑做点小买卖，风雨无阻几十年，积累点钱，各自置办了几亩薄田，盖起了勉强能遮风挡雨的茅草房。

爷爷在我出生不久就去世了，我没有能感受到

来自祖父的关爱，我更无法想象他的样子。而我的奶奶因为不甘贫穷在父亲结婚前就和一个游乡商人私奔了。

听人说，那个游乡商人趁爷爷不在时，他与我奶奶眉来眼去，他把一些漂亮的布头或者首饰塞在奶奶怀里，趁机捏她的坚挺的奶子。

后来，他们在青纱帐里寻欢作乐，惊起一群群贪嘴的鸟雀。当爷爷听到邻居对奶奶和那个游乡商人的风言风语，心情变得沉重，感到天就要塌下来，生活变得一团糟。

这事在他心里憋屈了好几天。开始他不太相信，然而出轨了的女人已经心有他属，喜怒无常，对爷爷挑三拣四，行动诡异。在他痛苦达到极点，爷爷就去诘问奶奶。

然而，她却理直气壮地宣称，她无法忍受现在缺衣少食的生活，在一个傍晚，她带上那个游乡商人给她的小恩小惠毅然决绝地离开了我们家，不知所往。从此，爷爷变得沉默寡言，直到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

娘说，她自从嫁给我爹，就很少看到爷爷笑过。于是在我幼小的心里有了一个非常坏的不曾谋过面的奶奶。如今和我最为亲密的把我视为生命的爹娘也都相继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成了孤儿，我成了一个背负让人耻笑的家族史的流浪儿。

还好，让我心里仅存一点安慰的就是春秀，当我望着春秀家的方向，我感到头顶的天空是那么湛蓝。如果不是春秀家三番五次接济我，也许我早已在另一个世界与家人团聚了。春秀就是我在冬天里的一堆篝火，在我绝望时射入我幽暗的心底的一束光。

05

记得我爹还在世的时候，一次，我与大春、旺财到村前的池塘里洗澡、摸鱼。

比我大两岁的春秀手里拿着一个在锅底下烤熟的玉米，玉米的表面被火烧焦了，有点黑。当她蹲下身子看我们放在池塘边鱼篓里的鱼时，一个光着屁股，比她高半头的男孩把她手里的玉米抢走了。

她站起身去追，我也游到岸上，穿上衣服，帮她

追。可当我拐过一堵墙发现春秀躺在地上，鼻孔里淌出血来。我忙把她扶起来，用衣袖给她擦脸上的血和泥。

她哭出声来，我帮她又去擦眼泪，我说，别哭了，我见到他一定替你揍他，给你报仇。

她渐渐地不再哭了，过一会儿，她说，祥子，我爹说，如果我家有个男孩就好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爹说，那样就没有野孩子欺负我了。

我想了想，非常认真地说，春秀，你放心，以后我保护你好不好。她脸红了，说，小屁孩，谁要你保护。转身就跑了。

从那天起，我发誓我要保护她，不让任何人欺负她。每次她见到我，脸总红扑扑的，虽然不说什么，但从她的眼睛里我能看出柔和的羞涩，这让我对春秀感到更加可亲、可爱，她一定对我也有好感，我是这么认为。

后来，由于爹身体不好，田地也押给兴仁家，生活出现了拮据。春秀娘就时常让春秀给我捎一个干粮或一块烤地瓜，放在我下水脱掉的衣服里。

我必须活下去，因为……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对我好的人，还有一个让我惦记着的人。

我不敢到春秀家去，尽管春秀爹到我家里拽我几次。我现在这个样子，无颜面对，因为，我再不是从前的我了。我需要有一份养得起自己的活计，需要用自己的努力筑起一个男人最低限度的尊严。

我没有讨到一点东西，我把辛亮家门口的榆树揭了一块皮，放在嘴里嚼着。我嚼着树皮一步步饥饿难忍地挪回家，依然歪在床上，继续嚼着我亲爱的树皮。

一只老鼠顺着吊筐的绳子向下爬，我看着它贼头贼脑的样子，就像看到我自己，我何尝不是为了寻到一点吃的把眼光投向一个个角落，匍匐在一块块生长着食物的田间地头。

可是，看到这老鼠让我心生厌恶，就像厌恶我自己一样，我不想再看到它，看到一个我的形象的影子。我探下身子摸到我的已经漏出脚趾的鞋子，不顾

胳膊的疼痛猛然向老鼠砸过去，老鼠跳到筐子里。

我不再去管它，我继续津津有味地嚼着我的树皮。我听到自己嘴里发出啧啧的咀嚼声，我有些陶醉了。我的眼皮开始有些黏连，我把树皮用手拽着用牙齿嚼断，把剩下的放在床头上，当我一觉醒来可以作为明天的早餐。

我咽下树皮的汁水，我感到是那样香甜。嘴里只剩下残渣，我憋足了劲，伸了伸脖子，硬是咽了下去。我抚摸着肚子回味着咀嚼的滋味。尽管我已经闭上了嘴巴，我仍能听到动人的咀嚼声，我怀疑是我刚才咀嚼声的回放，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咀嚼声让我拒绝入睡，又让我变得如痴如醉。

我停止了咀嚼，可我仍能感受到咀嚼声，而且这咀嚼声好像来自一个我身体以外的地方。我顺着咀嚼声望去，是吊筐的方向，这咀嚼声分明来自吊筐。

我看过的，吊筐里一无所有，然而，这咔嚓咔嚓的咀嚼声的诱惑，让我无法抗拒地站起来，赤着脚，走向吊筐。我拍了一下筐子，那只掉到筐子里的老鼠顺着绳子快速地逃走了。

我把吊筐从木头挂钩上取下来，我看到两个黄色的玉米饼子，其中一个已被老鼠咬得支离破碎。我知道这饼子来自哪里，我似乎看到春秀放下饼子匆匆离去的身影。

我把筐子提到床上，把残存的饼子用一块破布包起来。我脱下褂子铺在床上，提起筐子，扣过来，让饼子渣全部落在褂子上。最后我没有忘记用手拍了拍筐子底，让所有的哪怕一粒碎屑也不要遗漏。

我小心地扯着褂子四周，把碎屑向褂子中间兜，归整在一起，我用手指轻轻地捏起一小撮，放在嘴里，细细品味着粮食的味道，品味着经过春秀双手也许还有过春秀怀中体温的温馨的味道。

第二章

01

小福子没有食言，第二天他让人带信给我，让我去兴仁家一趟。尽管身上还带着伤痛，我也不再把这些放在心上，甚至昨天武星和军泽对我的暴力，也能够原谅和宽容了。

只是心里仍有着不为人知的忐忑不安，不知道小福子给我怎样的答复。我爹欠下的，不，是我们这个濒临家破人亡的家庭，为了生的欲望而欠下的债务，应该怎样偿还。

我又有些后悔，张兼无数次将我逼在一个难以回旋的角落，让我透不过气来，让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挥去的畏惧感。张兼说，你爹死了，你娘死了，死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解脱，自己受罪，别人看着也难受。

人嘛，当一切都要你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这也未必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只是，他们到死都没明白过来。小子，我呢，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呢，也比你吃过的米多，像个丧家犬一样苟且地活着，最后会怎样呢，到头来……

算了，明白人不需要说，糊涂人永远也明白了，不过，你爷爷当年选的这片宅基地倒还是不错的，只是——只是人的命啊忒他妈脆弱，命里该是你的，自然是你的，命里不该是你的，即使给你了，早晚也是留不住。

我知道张兼盯上了我家的这片宅基地，他曾许诺我，如果我答应，这片地可以抵我们家欠下的高利贷。

我不答应，我怎么能答应呢，我觉得我的爷爷，我的爹娘并没有走远，他们时常还会回来转一转，在院子里坐一坐，陪我一起看星星。

自从张兼跟我提起宅基地，每当我看到张兼的影子，我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后脑勺感到有一股凉嗖嗖的风吹个不停。

大狼狗依然不是那么客气，依然得到了训斥，我依然穿过门楼，我依然从影门墙一侧进入大院，躺椅依然在核桃树下放着，只是兴仁不在，带我进来的是动手打我的武星。武星把我带进来就离开了，我站在空旷的院子里，感到陌生而又熟悉。

小福子站在核桃树下，他没有像兴仁一样躺着，而是一只手掐着腰，一手他端着一个盛茶水的大茶缸子。茶缸外面的铁磁有好些地方脱落了，像长了疮一样，一个个杏核般大的黑斑，茶缸里是褐红色的茶垢。

我没有说话，而是站在小福子不远的地方望着他，像欣赏一个怪物，当然，我更希望他能说出让我感到惊喜的话。

老弟，你的事我跟老爷子说了。老爷子说，你爹欠的债不先算清楚，其他的事情免谈。是我跟老爷子好言相劝，我说，虽然是你爹欠了债，父债子还嘛，这个道理就是到天边也说得通。

不过，我说还债是一方面，人得有口饭吃不是，不吃饭人就得死不是，饭吃了好好地活着才能把债还上，才能积攒家当，才能找女人，才能生孩子养儿女给东家干活不是。

最后，老爷子总算开恩，愿意赏你一碗饭吃，不过老弟，工钱是没有的，以工抵债你懂不懂。

小福子给我谈话时完全没有了印象中盛气凌人的架势。我瞬间觉得他有些可亲了。也许人穷志短吧，生存，人世间有多少时候因为生存让人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甚至是气节。

先有口饭吃吧，昨天的事情让我感到自己不过是别人随时可以弄死的一根草芥而已。我从内心感激小福子，不管他是否真的为我说过上面的话，但是从他嘴里还是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无论多么劳累，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起早贪黑，也无论面对多么恶劣的生存挑战，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了，不用再去像做贼一样满村子去找一口缓解饥饿的食物，尽管是寄人篱下，尽管供我支配的只是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体力。

小福子继续说，你小子身子骨还不错，我也跟老爷子说了，下地干活白瞎了你的这身子骨，跟着我吧。想当年，哥哥我也从五台山下跟人家练过几套把式。跟着我虽然谈不上吃香喝辣，倒也体面，做人嘛，体面了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

我原本希望能和老刘一样起早贪黑混碗饭吃，田间地头忙里偷个闲，没想到小福子会让我去干看家护院的勾当。

看家护院给我的感觉就像大门口的恶狗一样，我厌恶至极，而今却要我去当一条恶狗。人生的方向有时就是那么荒唐。我没有选择，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的权利，我也无法感知人生选择的正确与

否，既然来了那就来吧。

我说，福爷，今后做不到的地方还望您多担待。

好说，好说，他点着头，在我即将转身的一刹那，他说了一句让我感到无比温暖的话，他说，虽然没有工钱，如果需要零用钱，跟我说吧，我会酌情考虑的。

于是，我成了十五名护院队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

02

说是护院，其实在东家外出时还要当保镖，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时作监工。我们的身影无处不在，用军泽的一句话说，我们就要像一根皮鞭扎根在每一个长短工、佃户的心里。

军泽还说，只有你狠下心，才能让这些泥腿子服服帖帖，你只要心一软，什么幺蛾子事情都会出。俗话说，人善遭人欺，马善让人骑。一旦压不住阵势，砸的是我们自己吃饭的家伙。背着小福子，军泽这么说，但当着小福子的面，他就灰溜溜的，大话不敢说一句，只有听喝的份。

小福子大名叫田嘉福，从小喜欢拳脚。听武星私下说，他十六岁就给山西一个晋商当保镖，在南方收购茶叶，路上遇有土匪，晋商被削首，钱财被抢劫一空，田嘉福靠敏捷的身手一人逃脱。

后来在江西误入共区，凭着跟晋商学得的一些生意经，竟然做起了小买卖。一次在贩货返回住处时，马匹受惊，冲撞了一位骑马的带红星军帽的外国人，差点被当做探子枪毙。

在关押时，正赶上红军大撤退，又凭着好身手越狱再次逃脱。在出共区不远，被巡逻的保安队抓获，被当做共军收监。

一日，兴仁去该县党部找当书记长的弟弟兴旺商量祭祖一事，正赶上保安队侯队长也到县党部公干，既然是书记长的哥哥来了，略作寒暄，侯队长非要做东下馆子，推杯换盏之际说起田嘉福一事。

当兴仁听到田嘉福自幼好拳脚，武艺高，要兴旺

作保，就这样田嘉福跟兴仁到了龙须寨给兴仁当护院队长。关于田嘉福的传闻还有很多，比方有人说，武星说的这些只是田嘉福本人讲过的，至于他真正的来历，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说不清楚就是谜，是谜就有很多种猜测。我也是道听途说者，不再多说也罢，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关心这些。我只知道，他是兴仁的红人，起码目前是。

我不再是那个衣不遮体的流浪者，我穿着福哥给我的青布大褂，哦，对了，田嘉福对我说，既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弟兄，让我叫大哥或福哥，我感到浑身都是精神，就连从我脸面拂过的风都带有一股和暖的香气。

几天来，饭菜入肚，对于长期衣食无着的我来说，就如同甘霖洒落在干涸的土地上，滋滋润润，身心舒畅，光芒万丈。

我走出大院，站在门口，望着街道两旁的白杨树哗啦啦的鼓着手掌，大狼狗，伸出鲜红的舌头，蹲在地上，面带笑容，就像一个忠实的卫士。

我回到我家的茅草屋，推开半掩着的房门，这才感觉到是那么的空荡荡的。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收拾些什么值得带走的东西，或者锁起来，我看了看，满屋子物品甚至抵不上一把锁的价值。

我把床头那根已经变得僵硬的榆树皮抓过来扔到地下，用脚踢到床底下。被褥露出黧黑油亮的棉花，我拎起一角掀在靠墙的里侧。

断了一根腿的衣柜早已没有了厨门，几件破衣衫凌乱地扔在里面，一根袖子耷拉在橱外，就像一根令人生厌的猪大肠，显得格外扎眼。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随着我娘的离去而变卖，真的是家徒四壁，就连我和我爹曾经共同拥有的几本线装书，为了填饱肚子也卖掉了。卖书时，我似乎看到我爹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在封皮上吧嗒吧嗒地眨着。

我望着正墙上的一面镜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再看看空荡荡的房屋，我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门。刚刚生出的一点精神在这房子里一点点泄露，就像一个刚刚鼓起的气球在外力的作用下，慢慢瘪了下来，瘪下

来。

我感到恐惧，感到一只黑色的大手向我盖过来，让我永远不能逃脱，永远生活在一个小匣子里，让我的身子开始下沉，下沉到阴暗恐怖的地狱。我不能再待下去，我要赶紧离开，我不需要这里的一切，我需要剥离所有的过去。

在我即将转身的那一刻，屋内的光线突然一暗，心里猛地一阵惊悚，头皮发麻，大脑晕眩，脚下就像踩在了一团飘忽不定的浮云上。

祥子，你叔找了你几次，你都不在家，这就好了，总算找到你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

是我婶子，我没转身也知道，她那臃肿的身子把我的房门塞得严严实实。

我没有理她，我转过身来，试着消除由于惊吓产生的晕眩。我的精神在回归，我走向门口，用力推开她的身子。

这孩子，你到底去不去？婶子从我背后喊着。我没有迟疑，快速地离开。我不想听到她那令人生厌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不，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让我牵挂的人，那就是春秀。

03

人说话就是邪乎，我刚刚想到春秀竟然在去兴仁大院的大街上碰见了她。我赶紧立在那里，看着春秀迎面走来。

我的大脑飞速地运转，我在搜肠刮肚想一些我不曾说过的新鲜话，来表达我对她此刻的心情。我已经不再是昨天的我，我需要一个新我来面对我常常思念的人。

可是，当春秀发现我站在那里竟转身进了一个胡同。我迟疑地走过去，空空的胡同没有一人。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躲开我。这两年来，从来都是我远远地看到她的身影，我就及时地避开，我不希望她看到我邋邋遢遢衣不遮体的样子。

我说过，我要保护她，我是虔诚的，可是，我不希望她看到曾经信誓旦旦许诺保护她的人，竟然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浪着的混蛋，一个颜面扫地的人，

尽管她对我的处境了如指掌。而今，我穿上体面的衣裳，找到一份不但能吃得饱穿得暖而且非常体面的事业。

玉米饼子的味道从我的胃里反转上来，我细细地品味，闭上眼睛，希望能品味出春秀怀里的味道，我咽下一口唾液，是那样香甜，那般迷人，但又是那么遥不可及，就像空中楼阁。

我有些心神不定地刚走几步，叔叔从兴仁东面的胡同出来，我们正走了个面对面。我不想理他，但我又控制不住自己，叫了一声叔叔。

其实，我认为他生活过得也不易。老婆简直就是母老虎，一手遮天，叔叔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喘一声。家里几亩薄田，喂着两头猪，也算得上温饱。

农忙时也要到兴仁家打几天短工，弄几个外快。冬天农闲时节，他就弄点烧饼馍馍，再带上一些小玩意，摇着拨浪鼓，踏着晨曦走街串巷。

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能光宗耀祖的愿望，把一个比我小两岁的男孩，送到省城读寄宿学校。家里还有一个女孩，才刚刚五岁。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为了理想又能忍气吞声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龌蹉得让人看扁了的人。

祥子，你见到你婶子没？到家去吧，咱爷俩唠唠，我知道你心里堵得慌，孩子——我——我老觉得对不住大哥。

这些天我老觉得一到晚上，你爹就站在窗棱跟前喊我的名字。叔叔说着，侧过身用手背揉了揉眼睛。

我有些感动了，也许共同的血脉打通了一堵本是虚拟的城墙。

祁寡妇从叔叔刚才走出的胡同扭着与年龄不太相称的腰出来，脚尖着地，脚跟上翘，轻轻飘飘，如烟似缕。

祁寡妇的男人铁头本来在庄西五里外的龙须煤矿下窑挖煤，就是上次出现二十名下窑苦力遇难事故没有被抓出来，永远封埋在工作面上。

其实祁寡妇在丈夫铁头活着时就与兴仁暗中相好。本以为铁头死在矿上，能在兴仁那里多得点好处，没想到兴仁只给了她两亩地和一头小毛驴。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从此兴仁再也不跟她来往。亲自送上床去，兴仁都不看上一眼。兴仁曾私下对人说，这样的女人，晦气。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再说她四十不到，她心里还思量着有机会再找个合适的嫁人，看兴仁不鸟她，也没再去找兴仁怎么胡闹。

她知道兴仁当初跟她钻被窝，也不过是沾点野味，玩玩而已。既然人家没有了兴趣，自己再折腾下去，也不会得好处，再说胳膊拧不过大腿。

本来嘛，铁头活着，他们也没有什么感情，铁头也只是做乌龟的份，死了倒也省得碍手碍脚。上床，跟谁上不是上，如果能天天换个男人耍，倒是天天都能过新鲜的日子。地不用她去收拾，自有男人趁着天黑人静捎带着耕耕种种。

她自己也是一片地，需要耕种了，只需一个眼神，不缺男人屁颠屁颠的偷鸡摸狗似地从留好的门缝里挤进去，只要不长出庄稼就好。小毛驴也雇出去了，弄几个钱花，又不需要她来喂养。

我当是谁呢，祥子兄弟，听说发迹了，前庄柳大仙人去年从我家喝酒时就说，你蔡家的坟头埋得好，早晚要冒青烟，还真让那老东西给一屁打准了。

兄弟，今天到大姐屋里坐会（对了，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自从铁头死了以后，她不再让人叫嫂子或弟妹，而是让人家叫姐或妹，还想过把姑娘的隐。），让你叔叔作陪。

哎呦呦，你看俺兄弟这一米七八的大个头，你看这身装扮，什么叫自古英雄出少年，方圆十里八里的大闺女得让咱可着劲地挑，腚不大，奶不挺的咱就不要，你没听说吗，腚大了好生娃，奶挺了晚上搂着那才叫一个风流那。

祁寡妇越说越没个正经，弄得我脸颊发烫。叔叔一边使眼色给祁寡妇，一边说，去去，你这脸皮怎么……

怎么？你脸皮薄，这会嫌人家脸皮厚了，哪个混蛋赖在人家身上不下来，不撑劲了还说是心里发慌，也不瞧瞧你裤裆里那玩意，蔫得就像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脸褶子，有脸说人家，祁寡妇冲叔叔骂着俏。

我无法忍受，迅速逃离。叔叔在背后喊，祥子，

祥子，这孩子。

04

我刚到兴仁大门口，就听到门内吵吵嚷嚷的，军泽、武星和七八个喽啰打手涌出大门，军泽扛着铡刀片子，武星提着一个钢叉，其余人有拿长枪的，也有拿棍子的。军泽冲我喊，祥子，你奶奶的，还不快抄家伙。他娘的，太岁爷头上动土，反了他姥姥的。

田嘉福最后从影门墙后面大步走出来，站在门口，整了一下衣领，看了看我说，武星你留下看家，祥子，你跟着去矿上。说着从武星手中接过钢叉，把手一摆，我和众人一起向矿上奔去。

龙须煤矿离我们村不远，大约十来里路。当我们赶到，看到有十几名警察堵在矿门口。

我们刚来到矿门口，几个警察将枪端起来冲着我们划拉一下拉了枪栓。田嘉福向我们摆了一下手，让我们停下。他一个人走进警察。

田嘉福掏出烟来，给警察们发了一圈，几个抽烟的警察用火柴把烟点上。一个小头目问田嘉福，你们是干啥的？还想打架？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省的惹出麻烦。田嘉福说，几位老总，里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位小头目一样的人审视了田嘉福一会，从嘴里蹦出几个字，抓共产党。

田嘉福向那小头目又小声地说了一阵什么，只听那头目说，进去可以，但只能进不能出，还有就是最多只能进去两个人。

田嘉福让我跟他一起进去。我们进了矿大门，绕过一座煤山来到一排平房，看到平房前面的两棵杨树上分别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矿上的会计，我认识，叫牛虎，他经常到兴仁家去，还和张兼一起喝过酒，另一个满脸是血，我看着面熟，再走进，竟然是我舅舅田庆。有几个警察守在那里。舅舅和牛虎都耷拉着脑袋，像睡着了一样。

我走向舅舅，一名警察吆喝了一声，我停下脚步，舅舅和牛虎同时抬起头。舅舅轻轻地摆了一下脑袋，用眼神示意我不要靠近。

田嘉福扯了一下我的衣服，我看了田嘉福一眼，

发现他的脸色焦黄。我跟着田嘉福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站满了人，除了几名工人模样的人，还有几个穿长衫的和一名警察，兴仁也在里面。

兴仁一边在屋子里踱着步，一边对那名警察说，黄队长，你们把他们带走，该枪毙枪毙，别便宜了他们，吃里扒外的东西，该扒皮抽筋，让他们不得好死。

田嘉福你他妈的站这里干个甚，去把他们扒光了衣服抽死他们，看他们还有没有人敢算计我的钱孝敬共产党。还有那个姓田的什么联络员一块打。田嘉福站在那里没有动，他似乎还要听兴仁进一步安排。

黄队长说，兴仁兄不必恼火，兄弟要把他们解回县上，让他们诚心悔过，教化余孽，如果不肯悔过，当按国法处置。兴仁兄还是多加防范，不要再出现这种事，否则你老兄恐怕也脱不了干系，这件事小弟能不能帮你掩过去，还真不敢说十拿九稳。

黄队长，借一步说话，兴仁说着和黄队长一前一后出了屋子。不到一刻钟，兴仁进来说，这件事谁也不要说出去，还有，今后谁要是吃里扒外，老子先剥了他的皮。散了！

黄队长押着舅舅田庆和牛虎走了。

我有些想不明白，如果说牛虎把矿上的钱偷偷给了共产党还能说得过去，我舅舅是个做小买卖的生意是人，他怎么会跟矿上扯上关系呢？

傍晚，田嘉福让我先回村子，他和其他人还要等兴仁。

我一个人回村，走进兴仁家的大院，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兴仁的躺椅，不知道躺在上面是什么滋味。我想起那天到这所院子看到兴仁的情景，兴仁是那么无动于衷，我也想起我跟着我爹来求兴仁，我爹跪在他的面前，他说，老蔡，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为难啊。

可是，当我再次站在这里，过去的仇恨像风一样散开了，而且无影无踪。我不再是那个让人退避三舍的流浪者了，在村人眼里，我是那么高大，那么让人畏惧。

就连我们村的富户老廉都拉我到他家里喝过一壶酒，吃了半只烧鸡，他还夸我年轻有为，我甚至为我

此时的境遇感到沾沾自喜。眼前的生活让我淡化了曾经的耻辱，忘却了关于过去的记忆。

今天我看到牛虎和舅舅满脸是血地被绑在树上的情景，我从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同情来。我知道，在兴仁这一亩三分地里竟然生出一种力量，这力量叫做背叛，叫做反抗。我为自己的屈服感到可耻和羞愧，我也不再怨恨舅舅，甚至担心他的命运。

这时，武星从后院出来，把两块大洋从手中抛起来又一把抓在手里，当啷一声，神气十足地对我说，小子，走，跟大爷快活快活去。

我没有说话，他说，小子，看枪毙共产党是不是很过瘾？

他怎么知道枪毙共产党，我还没有告诉他今天在矿上发生的事。没等我说话，他踱着四方步，哼着小曲出去了。

第三章 01

太阳站在院墙西面的树梢上，随时都会掉到树后面去。长工老刘和钱嘎子从库房一人扛了一代麦麸向后院走，他们要去喂牲口。

我感到自从老刘怂恿我来这里混碗饭吃之后，就没怎么和他说过话。当然，通常我们也有规定，不允许和长工们走得太近。从身份上说，我们要监督长工们干活，稍有不是，轻则呵斥，重则皮鞭伺候。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心里并不愿意这样。同为乡里，沾亲带故的，当然，在表面上必须对他们冷冰冰的，特别是当着东家的面还要表示出对长工们极大的蔑视，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样子。这是我们生存的道。对于我来说，对老刘还是心存感激。

账房张兼跟兴仁去了矿上，莫雨在库房发料值守，其余的女眷都在另一个院里的房内很少抛头露面，几个护院打手除了几个在院子里转悠，其他人都都在后院卧房斗牌。武星一走，大家都进了卧房娱乐，前后院很少再有人走动。

我百无聊赖，看没人注意，就进了老刘的住处。土垒的炕上铺着一个稻草栅子，被褥掀在一边。一顶

破旧的草帽挂在炕挨着的墙上，墙上还挂着一把把手用布条缠了几圈的镰刀。

我坐在炕上，用手拍了拍草栅子，觉得草栅子中间部位拍上去有一些空的感觉，我好奇地从一端揭起来，我看到在土炕的中间铺着一些稻草。

我伸手摸了摸，在稻草下面竟然是一块木板，我又把稻草扒开，木板竟然能够掀起，我看到木板下竟是几个小口袋，足足有几十斤。

我用手掐了掐，是粮食，是的，是粮食。我知道，这绝不是公用的东西，一定是老刘私自藏起来的。

当我发现这个秘密，我自己有些紧张，赶紧恢复原状，把木板放平盖严实，把稻草散开铺在木板上，把薄薄的草栅子铺平整。我想，我不宜在这里逗留，我必须在老刘回来之前离开。

就在我刚刚要走出门口，老刘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紧张极了，就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老刘可能也没想到我能到他的住处来，先是一愣，疑惑地说，祥子，你——这是——没什么事吧？

噢，我——我就是来看看你，当初没有你给我指路，我连一碗饭都吃不上。

祥子，那是你的命好，有碗饭吃好啊，只是——只是别不经心吃坏了自己的肚子。这年头，小兄弟，好些人良心都叫狗给吃了，世道变了。

老刘说着，把身上被汗水浸湿的单褂脱下来，搭在门前的一棵小枣树上。光着脊梁继续说，我们这些扛活的活计，赶巧了吃顿饱饭，鸡鸭鱼肉咱可不敢奢望，能用猪油炖点菜叶就他妈跟像过年一样。

再不济稀汤寡水地也能弄个半饱，可是——祥子兄弟，咱不能让这院子把咱给封住，看看那些流浪在街头的，躺在大路上那些有气无力的人，有一口饭就能活，少一口饭就得死的人，唉！人来到这个世上，真是受不完的罪。

尽管他的话让我又一次沉浸在没有饭吃的刻骨铭心的日子里，但我知道，他一定担心我知道他藏粮食的秘密而告发他。不然，为什么要跟我说起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告发他并

把他揪出来，交给东家是我的本分，可是，我不能告发。不过我产生了好奇，老刘并不缺少吃的，尽管有时累了、乏了会对饭食缺乏应有的味觉，有时伙食不好，吃在肚里会感到反胃，但这些并不是藏匿粮食的理由。

在我父亲还在的时候，老刘就逆着闯关东的人潮一路走来，饥饿让他不得不到这里做长工，并没有听说老刘家里还有什么亲人，这些粮食送到哪里？难道他真的要送给那些提着打狗棍行乞的路人？不可能，别说这些小口袋的粮食，就是一块干粮不藏严实也休想带到门外。

夕阳西下，乌鸦在院墙外大杨树上扑扇几下翅膀就没有了动静。几只公鸡跳到墙角低矮的草垛，然后向下蹲了蹲身子，卯足了劲向上一窜，飞上院内靠墙的一棵梧桐树上，歇息去了。厨房升腾起缕缕炊烟，我听到肚子里咕噜叫了一阵，有些饿。

02

田嘉福、军泽众人拥着兴仁回来了。武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回来了，从屋里钻出来。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兴仁看上去除了表情严肃也并不见有伤痛的样子，众人各忙各的。

晚饭照例，兴仁去堂屋和家人一起吃，田嘉福和护院队的一起吃。其他人各自吃饭，短工们一般各回各家。

饭后，武星走出卧房到院子里巡查，我跟了出来，向他打听，尽管我知道他没有去矿上，也未必知道多少，不过是想趁机和他拉近一下关系。

如果出来的是军泽，我也同样会向军泽凑一下近乎，毕竟一个锅里吃饭，彼此要把关系搞好，相互间要有点照应。

他见我问，立即停住脚步，转向我，盯着我好一会儿，没好气地说了一声，滚！

妈的，装什么大头蒜，不就是一条狗吗，再牛有田嘉福牛，我望着武星的背影，真希望这时手里拿着一把猎枪。

望着武星的背影，我也像兴仁一样向地下吐了口唾沫，不过，我没敢太放肆，我还不想跟他闹翻，或

者说，我还没有足够的底气。

武星的确让人很讨厌，这不仅仅是他动手打过我，还盛气凌人。在我们这些人里，要说与东家的关系近，当然是田嘉福。

时常听见兴仁说，小福子，老二给我弄了几瓶酒，我也没喝出什么好来，还有一瓶，你拿去吧。小福子，我房里有一个扒鸡，我只吃了一个鸡腿，别放坏了，你拿去也尝一尝。

通常这种情况下，田嘉福都会拿来给我们大家一人一小份分着吃，我们都把田嘉福当大哥。这里唯独武星似乎不服气。当然，表面上还是要服服帖帖，但私下里就不那么厚道。

有一次地里收玉米，田嘉福让武星领两个人去监督一下，他安排两个人去了后，自己跑到祁寡妇家里喝酒去了。

还有一次，往县城押送粮食，他愣是让我叔叔家前户的狗蛋，把一车粮食推进了粮店，后来有人看到武星从布行扯了几尺花绸布，用包袱兜着，揣在怀里。

本来武星从屋里走出时，凭他那德行，我也不想理他，可我有我的想法。要知道，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这年头，什么叫本事，田嘉福有没有本事，有，他凭着拳脚好，对兴仁忠心，自然比我们更有优势。武星算不算本事，当然，他并不靠兴仁赏赐，自己仍然过得花天酒地，活得看似比田嘉福更自在。

而我们这些小喽啰，自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想喝两口的，想手上攒几个闲钱找窑姐或者搞个破鞋的，多少会暗地里和武星交往，希望能得到他的真传。

而有一部分人，看中的是田嘉福的义气，在他面前卖尽力气，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得到他的庇护，不至于因为一点过错被兴仁责骂或辞退。

军泽属于单玩的那种，自己有自己的小算盘，不希望别人侵犯自己的领地，也不大干涉别人。还有像我一样的，为了吃碗饭，不辞劳苦，谁也不想得罪，两头讨好。

武星的态度虽然让我心里不舒服，可是，人家是

能人，刚才说了，能人自然有过人之处。心里虽然暗暗骂他几句，也不过以求自我舒坦，没法当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和谁能成为朋友是内在的，所有的努力其实不过是把面子维持在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限度而已。

望着武星陷入黑暗当中的背影，我只希望树上的禽鸟拉下屎落到他头上，来替我报仇。

03

几颗星星被黑色的云遮住，门口的灯笼散发出暗淡毫无生气的光，像两团鬼火。

我想去老刘那里，我知道，由于我没有成为和他一样的长工而是去了护院队，我们之间有了隔膜，这层隔膜就是信任。

是老刘把我引向这里，又是田嘉福突然改变了我原有的想法，而我，我不过是一个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乞讨者。

我不希望像武星那样，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让人厌恶而又无法躲避的瘟疫，就像一棵棵罂粟，既可怕又让人产生向往。

而田嘉福，虽然我喝过他的酒，吃过他递来的肉，可是，他让我感到在他深邃的眼睛底部有着难以看透的阴云。看着他，就感到有一张巨大的手掌，一旦把你抓在手里，瞬间让你成为粉末。

而那些追随者们，为着各自的利益，随时会像疯狗一样在主人的驱使下把你撕成碎片。

我走到刚才鸡们上树的草垛，拽下一把草，放在地上，坐下，背靠着草垛。

我想到我爹、我娘，他们为活下去忍受着疾病的摧残、忍受着缺吃少穿的折磨，但他们为了这个家，顽强地进行着每一天。

然而，流尽最后一滴汗，却没有实现生存下去的愿望，最后还是死了。死的时候，就像活着时一样没有尊严。

死都死了，哭个球，买点东西，想法埋了吧，叔叔当时指着我说。望着穿着破衣烂衫的我死去的亲人，就连一块能够下葬的土地都没有。

不管怎样，还是叔叔出面周旋，让一伙人把我的

父亲，后来是我的母亲，埋在一个小山坡上。这是我唯一觉得叔叔还是叔叔的地方，不管怎样，是叔叔让我已逝的父母有了一个着落。

我看到月亮从黑云露出来，紧接着，又被下一片黑云盖住，就像人的想法忽明忽暗。

04

老刘，我知道，只有老刘是可靠的，即使他偷偷隐藏下粮食，但他那勤劳和稳重也让人感到踏实，因为，是老刘给我指引了一条生路。

我看了看老刘的卧房没有点灯，我多想此时能到他那里坐一会，我知道，他一会要去给牲口上料。我决定就坐在这儿等。

果然，老刘屋里似乎有了动静，我在这黑暗的草垛旁站起身，正想向老刘走去，却发现老刘手里好像拿着草帽，草帽捂在胸前。

他向四周看了看，穿过院子，从影门墙旁闪过，不一会儿，听到吱吱呀呀轻微的开门声。

混蛋，往哪跑，是武星的声音。

我向门口跑去，我看到老刘趴在地上，抱着武星的大腿，喊，快跑。一个女人的身影，一拐一拐地向西跑，是个小脚女人。

武星用拳头雨点般砸向老刘的头。我不知从哪儿生出了一股劲，毫不犹豫地 from 后摸出上午我扔的一块石头，狠狠地 from 武星身后向他的头部砸去。

武星倒在地上，老刘爬起来，我看到他满脸是血，他拾起我用来砸武星的石头拿在手里，说，兄弟，保重，我走了。

我不知道他和那个女人什么关系，而那个女人是谁？他却为她付出了代价。

老刘走了，我看没人注意，不声不响地关上半敞开的侧门。我不敢回屋，又回到我刚才坐的地方，半坐在草垛旁，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

武星怎么办？如果死了，老刘脱不开干系，就如同武星不死他脱不开干系一样，好在我是在武星身后出击，即使他活过来，我也不会受到牵连。

此后，我将在没有了老刘的大院里继续过我的无头苍蝇一样的生活。不知道武星是不是能够活过来。

如果醒过来，明天必将是一个鸡飞狗跳的日子，老刘能不能逃掉，他将逃到哪里？那个女人是谁？武星一定认得，不知道老刘是和那个女人一起逃掉，还是他自己一个人远走他乡。

武星一旦再也没有醒来，又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的脑子里反复地猜想，乱作一团。我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我必须不声不响回到我的住处，和他们杂在一起，否则，我将会被他们怀疑。

当我走进卧房，有几个在斗牌，有的在抽烟，唯独不见田嘉福。我心里感到是那么可怕，不知道刚才的情景是否会有一双眼睛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盯着。

整个晚上，我躺在炕上，闭着眼睡不着。死了，活了，逃了，抓了，我反反复复想着这些令人头疼的事情，想着发生在这个夜晚让我心有余悸的场面，田嘉福在头遍鸡叫时才回来。

第二天，天微微亮，我实在躺不下去，轻轻地起床，把房门打开一条缝侧身挤出来。

我来到晚上我坐过的草垛旁，这时，老刘却从屋里出来，拿着一个筛筐，他向后院走，看到我，停下楞了一下，说，一晚上喂了两次，现在上了年纪，真有点受不了。笑了笑，去了后院。我真怀疑晚上的事只是一场梦。

上午我跟张兼去佃户老杨家要账，路上张兼说，你说这个武星非要去省城找他舅舅那个狗屁布匹商，当初他去他舅舅家找活干，他舅舅嫌弃他，被赶了出来，老爷收留了他，老爷对他多好，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这个狗娘养的白眼狼，人家小福子跟他好说歹说愣是不听。你说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被抓了壮丁，还不是当炮灰的命，最好是被抓去，死了算了，这个狼羔子。

我感到万分惊愕，惊愕万分。

第四章 01

武星从我的视野从此消失了，除了张兼的那个说法，再没有谁知道第二个原因。

当然，也没有谁再提起，除了祁寡妇在胡同口碰

到田嘉福问了一句，富爷，那个叫武星的龟孙子死哪去了，他竟然赖老娘的帐，让他下辈子做乌龟，生个儿子当太监、没屁眼。

我想说，下辈子他乌龟也没得做了，当太监的儿子这辈子也没得生一个了。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判断，田嘉福和老刘是一伙的。至于我，开始时还感到欣慰，居然和他们走到一条线上，而现在却有些害怕了。

如果某一天，当他们认为我窥探出他们之间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会不会和武星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因为有些事情，可以天知、地知、我知、你不必知。我必须时时防备，时时留心在他们身上发出的一切不利于我的信号。

我去找老刘，他跟我说有关耕种，节气变化的话题，要么问我中意谁家的姑娘没有，他愿意牵线。我不希望胡扯乱侃，我想知道那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那天你不是……

我刚要说晚上的事，他岔开话题说，牲口晚上要喂几次草料，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吃不好，第二天就没力气干活。唉，人老了，出过了力的人，腰没几个好的。

我可以断定，老刘不是不想谈那天晚上的事，他想淡化这个事情，特别是和我之间。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不知为什么，在我为他解决掉武星之后却没有得到他的信任，我感到很郁闷。

有一次，在我单独和田嘉福在一起时，我试探地问，富哥，武星真不该走，他在，您就多一个帮手，你说他会不会路上被抓了壮丁？

田嘉福没说话，过了好久他才说，你觉得谈这个有意思吗？

他什么意思？他知不知道我是那天的参与者，或许，他认为我在刺探这里面不为人知的隐情。我知道老刘在跟我打哈哈，而田嘉福是什么意思？他是否知道那天晚上的事情。

当然，他一定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是，他是否知道我的介入。也许，我在明处而他就暗处，即使这样，他能把这个事情摆平却把我抛开，他在搞什么名

堂？

看来事情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沉默，心里发慌，不再说话。我吸了一口凉气。

我在想，武星明明躺在了地上，老刘跑了，可第二天，老刘竟然和没事一样，连我他都不再谈什么，好像是在告诉我，你看到的不是真相，你看到的只是一股空气。我那天早上，到门口看过的，好像被谁重新清理过了，地上没有血迹，武星没了踪影。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俩站到了一起。只是，那个女人是谁？夜色让我没有看清她的背影。

她是老刘的什么人？或者说，她和老刘是什么关系？

女人，老刘，武星，祁寡妇，这几个人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波涛里的几个葫芦，恍恍惚惚，存在着，又看不到他们的真实面目。

当然，还有田嘉福。这里面一定是一潭浑水、深水。

在这件事之后，我的心里除了恐慌，有时却也感到无聊，什么也放不到心上。

我决定出去走走，我想到春秀家，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一穷二白的流浪汉，尽管我没有积蓄，可是，我已经能够吃饱饭，穿着也非常体面，关键我不去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等活。那些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的人已在我的身份之下。

我也需要女人，就像老刘曾经对我说的，我死了，我爹就绝种了，而我活着，我就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在我心里，只有春秀，她的影子在我心里比任何时候都鲜亮，比任何时候都让我感到心疼，感到可亲。

02

我向田嘉福请了半天假，出了门，左拐，走进一个胡同，从祁寡妇门口经过。香喷喷的酒气从她家飘出来，我听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嘻嘻哈哈地说着话，然后是静默。

我不知道一个女人，一个死掉了男人的女人日子过得是那么快乐和自由，有滋有味。我想停下来，探听一下里面的动静，我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我

需要女人，可是，我需要我喜欢的女人。

武星从前应是这里面的常客，这还是他自己在一次被手下宴请时，得意之余透漏的。他说这个女人风骚得很，床上功夫了得，那事做得花样那叫一个多，一般男人可受不了，甚至一些细节，他描述得都活灵活现。

在他说来祁寡妇只是与他相好的女人中的一个，他掰着手指数落着哪个女人是生么样的货色。有些女人，在自己男人外出时，与他偷情，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愉悦，而是希望他能庇护因自家男人无能以及饥饿贫穷而变得风雨飘摇的家庭。

我们这些人挤在一起斗牌，喝酒，抽烟，谈女人。我在里面，斗牌是没有钱的，喝酒偶尔陪个场，混个白食，抽烟没钱，怕上瘾戒不了，别人让也不敢接，唯独谈女人，这不需要成本。

谈女人，让我眼睛亮了许多。然而谈女人谈久了，对于我这个毫无经验的男人来说，难免要想入非非。有时夜里会梦见喜欢的女人，然后做那事，醒来后，裤裆里黏糊糊的。

有时我对武星也非常羡慕，有那么多女人供他娱乐，他有句口头禅，男人一日不日×，活着不如一只鸡。不过，有时我也恨他，因为，我觉得他做的是伤天理的事，早晚是要被报应的。

我不想再从祁寡妇门前待下去，我正要通过，门竟然开了，是叔叔醉醺醺的从门里出来。我站在那里，我看着他的丑态。他看到是我，忙说，祥子，我——我到这串个门，别——别让你婶子知道。

知道又能把我怎么样，祁寡妇跟出来，祥子，你去跟那个老女人说，就说我把蔡顿安给睡了，让她来吧，看我不我撕烂她的狗脸。

我不想待下去，快步从他们眼前离开。

祥子，你回来，叔叔在身后喊，就像上次一样，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走到胡同尽头，拐了一个弯，看到春秀家用荆条扎的大门。我推开门进到小院，小院里是两间茅草房。

堂屋里走出春秀的娘，小脚女人走不快，扶着门框说，是祥子啊，来，快屋里坐。

屋里陈设也非常简单，两组橱柜，墙上挂着春秀爷爷奶奶的遗像。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了，春秀娘问。

我没好意思说要见春秀，我问，俺老伯出门了？

闯关东去了，春秀娘说。我感到很吃惊。她继续说，祥子，别提了，俺家原来有三亩地，谁知道去年一下子塌了好多地，俺家那三亩也在里头，听说是开矿开的，地塌下去了。

春秀他爹去矿上找，不让进，回来找兴仁，兴仁说，你家才多少地，我家又没有了多少，我跟谁说理去，这跟开矿有什么关系。土地是老天爷的，他要收回去谁也挡不住。

俺那口子又要跟他理论，被武星那王八蛋打了一顿，幸亏长工老刘给拉开了，帮着求情，才没打坏身子。家里没了地，靠什么生活，一生气，扔下俺娘俩，跟旺财他爹一起闯关东去了。

我说，春秀姐还好吧？

春秀娘说，这年头，啥好不好的，闺女大了不由娘，也不听个话，什么事也不说，三天两头往外跑。这不，昨天晚上出去到现在没回来，说去给人家缝补衣裳，贴补贴补家里。一个姑娘家，让我操不完的心，唉，不管了，等找个婆家，只要对她好，我也没什么可求的。

我站起来要走，忽然看到在橱柜顶部，放着几个小粮食口袋，和从老刘床铺底下的似乎很像。难道——也许是我多心了。

我百无聊赖地回去，整个白天都没有精神，浑身懒洋洋的。

03

我想知道老刘是否还去见那个神秘的女人。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但我想，这也许更有助于保护自己。

我决定晚上留意老刘的踪迹。当夜幕降临，夜色渐浓，田嘉福仍像往常一样吩咐看院的事项。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规律，谁值上半夜，谁值下半夜，谁在哪个方向，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有临时变化，可以个别调换。

只是自武星出事那天起，田嘉福会隔几天在门口方向替别人值一会勤，然后再去巡查，他说这个方向非常重要。

今天田嘉福就选择在门口替别人值一会勤。我是下半夜，因此，我趁大家不注意，又去了草垛。

我坐在草垛跟前，望着天空，我想，春秀娘说，春秀经常不在家，我怎么没有问一问她到哪里去做工，我可以去找她。

晚上她不回来，难道是住在人家家里，或者整个晚上都在忙。我又想到春秀的爹，他在关东什么地方，那里是否有地主，能不能吃饱饭，种地还是做帮工，还是做生意？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去关东，只是在不远的地方做事。我胡思乱想，天马行空。

正在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时，突然一滴凉凉的东西滴在我的脸上，我用手一摸，妈的，是鸡屎。

我刚要骂出声来，只见老刘从屋里出来，仍是把草帽捂在胸前，走向门口，吱吱呀呀的开门声，能听出开得非常小心。

这时，我看到田嘉福从老刘屋后走出来，跟了上去，再没有了动静。我不敢过去，我怕我会和武星一样，从此在人间蒸发。

在我准备去接岗时，田嘉福回来了。我不知道老刘是否回来。今天我在后院，当我来到后院，正赶上老刘给牲口加草料。

老刘很主动地跟我打了个招呼说，祥子兄弟，今天你值后院。

我看四周没人，忙说，是刘大哥，又给牲口喂料。

事情虽然又过去了几天，我仍然忍不住好奇。我必须弄清里面的事情，这也许是一个很大的阴谋，或许与我也有关联。

我拿定主意，决定铤而走险，这浑水我趟定了。

04

我跟田嘉福说，我去县城舅舅家一趟。白天我去了县城，天将近黄昏时我潜回村子，待在我空荡荡的茅草屋里。

夜色已经笼罩着整个村庄，没有月亮。我要到兴

仁大院门口附近看个究竟。

我潜伏在一棵大杨树的树杈上，夜深了，我沉沉欲睡，没有任何动静，在天接近黎明时，我不得不从树上下来，回到家里，一觉睡到中午。

还好，兜里有点零碎钱，这是田嘉福给我的，他说过，零用钱他不会短我。我从一个游乡卖火烧的人那里买了两个火烧。我想再坚持一个晚上。

终于，天再次黑下来，我走出家门。我想先到春秀家门口看一看春秀，哪怕从门缝里借着微弱的烛光，看一看因烛光晃动而摇曳的她的影子。

我好久没有见过春秀了，我在梦里无数次梦到她，可是，每梦到一次，面容都要更为模糊一次。

在我将要走到春秀家门口的时候，我听到她家门打开的声响，我立即停下来，闪到一棵大树背后。

我看到一个女人，是春秀的娘走出来。然后进了祁寡妇所在的胡同，我紧跟在后面，踮着脚，贴着胡同的墙壁，生怕弄出一点声音。

春秀娘出了胡同竟然向兴仁家门口走去，停在一棵大树跟前蹲下来。如果不注意，你还真发现不了那里蹲着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兴仁家的侧门开了，是老刘走出来，径直走向春秀娘，只听他小声说，大嫂子，快拿去吧，大炮哥有信没有？

春秀娘说，还没。

哎，不知大炮哥现在怎么样了？我也不敢打信问，怕连累大炮哥，老刘叹息了一声。老刘是什么人？他有什么事怕连累别人？我更加茫然。

老刘返回门内，春秀娘拐着小脚又回到胡同，从我蹲着的墙根走过时，我看到她用手擦拭着眼睛。

春秀娘走后，从门里又闪出一个人来，是田嘉福，他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跟在春秀娘身后，我想看看春秀。

在春秀娘进门之后，我从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忽然，屋内灯光灭了，也没有任何动静，也许春秀又去做工了。

我只好返回我的茅草屋睡一夜，明天再去兴仁家。

但我将要走到我家的屋门时，我听到里面传出

一男一女说话声。我躲在门东侧窗户底下，想听得更仔细些。可是，月亮照在我的身上，一个长长的影子在窗户跟前晃动。我怕我的影子惊扰了里面的人，还好，屋后还有一个小窗户，我躲在屋后的小窗低下。

我们这么偷偷摸摸算什么，你带我远走高飞吧，富哥。我听出是春秀的声音。

现在还不行，等我找到落脚的地方再说。这是田嘉福的声音。

接着是沉默。我又听到春秀说，富哥，我有了，再也不离开，让我怎么做人。沉默，又一阵沉默。

我的耳朵不知怎的，就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鼓起来，所有的动静都变得遥远起来，就连两个人唧唧唧的做爱声，也像蛐蛐在很深的地底下发出细微的呻吟。

瞬间，我看到天上有无数颗星星像雨一样向我一起砸过来，我听到鸡鸣狗叫以及所有的那些潜伏在地底下的蛇虫，突然都在叫喊着向我身上攀爬。风呼呼地旋转着，怒吼着，把我的身躯像浮云一样刮起来，在半空中飘荡。

我攥起的拳头无法伸展，我的两腿打起颤，脚甚至整个身体都在往土里钻。我的五脏六腑就像被人用手拽着，打着秋千。

我的呼吸就像即将要停下来，我张大了嘴巴，拼命地，大口地吸着黑色的气体又大口吐出来，速度在加快，加快，加快……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昏迷过去又醒来。我的双手乃至全身都是麻木的。我用手撑住地面想站起来，可是，胳膊没有一点力气，两耳是呼呼的风声，嘴巴满是泥土。

我只能用手指扣着土地，往前移动我的身体，我从窗下爬到房屋正面，又爬到门前，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坐起来，后背倚在门框上。我大口的呼吸，我的心跳让我全身都在震动。我要拼命，拼命！

我稍作休息，我扶着墙站起来，迈过门槛，冲进屋里，尽管屋内一团漆黑，我知道，人已离去。

我猛地把床上的一切掀到地上，我从喉咙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出，狗日的。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甚至时间和空气。

第五章

01

春秀把身子给了万恶的田嘉福。

我视田嘉福为眼中钉、肉中刺，可是，我明白，我现在不可能对付田嘉福。如果闹翻了，即使一对一决斗，无疑是以卵击石，更何况，没有人愿意站到我的一边。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和武星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我必须忍耐，等待时机。

为了躲开田嘉福，我主动要求和张兼一起去催租、追账。当然，这虽然是个苦差，但里面也有不为人知的好处。有些到期的账单我们可以私自宽限，但要找到回禀兴仁的理由。有些利息我们可以找到任何依据进行增减，同样要给兴仁一个合理的答复。我们在账目里游刃有余，任意克扣。每次回来，兜里都有几枚叮当作响的钱币。

我不屑于这些钱币是来自商铺、佃户、还是那些赤贫的农民。我需要这些钱币。不要以为我要用它们满足我的物质欲望，而是我用它们来埋葬那个让我痛恨欲绝的混蛋。

我买了两盒哈德门香烟，趁老刘进卧房时放在炕上，老刘忙说，祥子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现在我也点钱了，当初是你引导我来这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知道你抽烟，买了两盒不成敬意。

老刘拿起香烟抓着我的胳膊硬是塞在我的上衣口袋里，说，别这样，让东家知道对你我都不好，还是收起来吧。

我想再拿出来，他铁钳般的大手抓着我的胳膊往屋外推我。烟他没收，我却被推出来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失败。我没有达到与老刘加深联系然后再达到逐渐分化他与田嘉福的目的。

我把烟散发给那些抽烟的打手，他们抽着烟打趣说，祥子，发财了，别光顾着弄几个小钱，也弄两个娘们要耍。你要真不济，就让哥帮你耍。

我心里立刻怒火中烧，他们无意中戳到我的伤疤，可是，我不得不表现得平静。我说，如果有，我一定叫上你们。我不再听他们谈女人，这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火球在面前晃来晃去，它会把我烧伤。

我决定请田嘉福吃顿饭，我想旁打侧敲一点有关他与春秀的蛛丝马迹。人常讲，要想打败一个人，就要寻找人的弱点，做到知彼知己。

我在大院碰到田嘉福，四下无人，我说，富哥，从来到这里，感谢你的照顾，不知道你下午是否方便，小弟略备薄酒，恳请您能赏光。

怎么？天上掉馅饼砸你小子头上了？！田嘉福不冷不热地说。他设置可否走了，把我晾在那里。

我本来想用靠近的方式麻痹他，却没有成功。我不可能跟他决斗，那样我会死得很惨。我必须另想途经，我必须实现治他于死地的目的。

当我发现老刘送东西给春秀娘，田嘉福与春秀私通之后，我常常留意他们的举动。每次看到他们的行动，我就撕心裂肺地难过一次，同时也加重我对他们的仇恨。

正在我绞尽脑汁想报复的办法的这几天里，从外面传来一个消息，日本人占领了县城。

兴仁把大家召集到院子训话，他说，日本人来了，不要害怕，我爷爷在的时候，见过八国联军，他们也没人传得那么凶，他们打死的是抵抗的人。也见过义和团，牛鬼蛇神那一套也只是吓唬人，中看不中用，没什么，谁来了都要让咱吃饭。

谁当权，都需要咱们支持，我兄弟现在就跟着日本人当差。在日本人没来之前就联络上了，日本人说了，他们来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什么大东亚共荣。

目前中国四分五裂，你打我，我打你，早该和平了。现在，我们要两手准备，家里的女人们赶快做日本国旗，男人们，挖地窖，把多余的粮食埋起来一些。

该藏的还是要藏一些，我们要做点防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古人云，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掏一片心，就是说，日本人说得再好，我们也必须留上一手，相信人，也是有限度的。

接下来两天，所有的人都开始忙活起来。晚上我们加了岗哨，还添了几支汉阳造和两把长管猎枪。白天，兴仁吩咐账房，把该收的租子、钱款收上来。一时鸡飞狗跳，怨声载道。

我决定趁着忙乱除掉田嘉福。

02

当夜晚来临，我拿了一杆长枪隐身在兴仁家右邻一处断墙后面，我要伺机袭击田嘉福。

不久，我看到春秀娘来到她曾经蹲过的树根前，老刘照旧出来，把两袋粮食交给她，她没有说话，匆匆离去。老刘进去，田嘉福出来，径直朝我藏身的断墙走来，来到断墙跟前一拐弯，向北转身。

我看准机会，猛地站起身来，把枪头向他后背扎去。当枪尖就要接近他的后心窝，只见他抬手一个侧身将枪头抓住，用脚向断墙猛跺过来，我被倒塌的墙掀翻在地，只见一道寒光刺向我的喉咙。

我闭上眼睛，准备去享受死亡的滋味。我感到喉咙处冰凉，我听到田嘉福压低声音喝道，什么人？！

我没有出声，田嘉福说，混蛋，为什么要害我？我知道他认出了我。

我已经决定赴死，但我心里仍感到恐怖。

田嘉福一把抓住我的胸膛又猛地往地上一甩，把长枪扎在地上，理都没理我径直走了。

我已经失去提起长枪追上去再次搏斗的勇气。我似乎又听到那个狗杂种与春秀男欢女爱的声响。眼泪瞬间奔流而出，我绝望地望着夜空，真想把枪头对准自己的胸膛捅进去。

我是一个懦夫，在这个世界上卑微地活着。不，我要报仇，为了春秀，为了让我的父母死去的不公平。

我不知道，此时该到哪里去。

如果回去，田嘉福是否会容我，他会不会让我像武星一样不明不白地消失。或者直接将我揪出来，把我推在院子当中，让所有人羞辱我，然后公布我的罪状，把我光明正大的处决。

如果不回去，我将变得一无所有，以我现在的状况，田嘉福依然会将我抓回来。我决定回到兴仁大院，接受命运的判决。

一夜无事，田嘉福回来，倒头就睡，就像我不存在一样。我觉得无视我的存在才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第二天，田嘉福像没事一样安排我和另外几个人去镇上押运一车皮货，开始为过冬做准备。

车行二十余里，到了一片杨树林，我看到有十几个人光着上身被绑在树上，几个矮个子士兵站在旁边，一个日本旗插在矮坡上。我知道，我们遇到了日本兵。

正当我们想掉头往回返时，他们看见了我们，叽里呱啦的叫喊着，我们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日本旗子，拿在手里晃着。

一个穿西装说中国话的人朝我们喊，过来。我一看，那人不正是兴仁的弟弟兴旺嘛。我说，我们去镇上，东家让我们去押运皮货。

兴旺跟日本士兵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说，太君让你们先过来。我们走过去，兴旺让我们都坐在地上。

日本兵看我们坐下，留一个人端着枪，对着我们，其他人去用刺刀剥开绑在树上人的肚子。那些人在被剥开的一刹那，有喊爹娘的，也有骂人的，狗娘养的，我日你八辈祖宗。

无论喊什么，他们都被剥开了肚子。我们都不敢看，趴在地上，爹呀娘呀的乱叫着挤成了一团，还有两个人，呕吐不止，耳朵里听到狗一样的狂笑声，无比刺耳。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那些被绑的人被挖了眼睛，割了舌头。我想跟兴旺说，当家的，你跟他们说说，放我们走吧，可是，我怎么也张不嘴，生怕一说话被日本兵拉去破膛。其实，我的牙齿打着颤，我自己都能听到上下牙齿的碰撞声。

又过了一会，兴旺说，都起来吧，看你们这些熊样，皇军要坐你们的车子去镇子上。我们没法，反正是空车，只好让这些杀人魔鬼坐在马车上。路上，兴旺说，被杀的那些人，被怀疑杀害了一个日本兵。

03

我们返回寨子，天已经黑了。大家说起日本兵杀人的事，都心有余悸，没有见过的人听了也感到惶恐不安。

田嘉福说，都早点睡吧，今后都小心为是。他让准备一盆锅底灰放在房间里，他说，以后女人起床后

都要抹在脸上。

第二天我们村来了日本兵，由兴仁陪着，兴旺也来了，兴奋异常。我们被赶进后院一间牲口圈里，一个日本兵拿着枪守在门口，看着我们。

前院笑声不止，还有女人的欢笑声。吃饭时，从关押我们的牲口圈门口，扔进一些干粮。由于大家都听说日本兵杀人的事，所以谁都不敢大声说话。

第二天中午日本兵才走，我们也从小黑屋子里出来了。我走进前院，兴仁招呼田嘉福和账房张兼去了内屋。我听见有人说，日本人提出要购买龙须矿业的资产。

自从田嘉福把我打倒在地，我并没有放弃干掉他的想法。我要想出一个对策，为了我心中的春秀，我必须干掉他。

田嘉福从兴仁房间里出来，老刘匆匆地从外面进来，脸色苍白，拉着田嘉福就往外走。

田嘉福不情愿的移动着脚步问，老刘，怎么了？

春秀——春秀——出事了，老刘气喘吁吁地说着。

什么？我听得真切，只见田嘉福不顾一切地跑去，老刘紧跟在后面。

我也跟着跑去，我也不再想别的。

跑到春秀家门口，只见春秀家院里院外站满了人。

我跟着田嘉福和老刘挤进去，只见春秀身上盖着一个破棉被，春秀娘躺在堂屋正中间，身上盖着一张破草席。

田嘉福揭开春秀身上的被子，只见春秀光着身子，身上到处是流血的伤口，下体插着一根木棍。田嘉福仰天长啸一声昏了过去。

老刘去揭开春秀娘身上的席子，和春秀一样，不堪入目，老刘一下跪在地上。我也眼睛一黑，跪倒在春秀跟前。这时我听到一个人在门口喊，快去看看吧，辛亮家也出事了。

我没有去辛亮家，有人说，辛亮手拿一杆挑草的钢叉死在院子里，头只剩一块皮跟身体连着，他六十岁的母亲被奸杀在房间内，死尸的状况和春秀娘俩一样。

不知道田嘉福什么时候被叫醒过来，他站起来，一把把我拽起来，说了一声，走。我机械地跟在田嘉福身后，我对他的仇恨一点也记不起来。

他带我找兴仁，要兴仁出钱埋葬村子里死了的人。兴仁看着田嘉福，围着他转了四圈，说，小福子，他们死跟你有关系吗？谁死了我都出钱，你以为我是我他妈是慈善家，你给我少惹事。他们是怎么死的，还不清楚，你别给我惹一身骚。

田嘉福脸色阴沉，瞪着一双让人毛骨悚然的眼睛，又问了一句，你给还是不给？！

我感到吃惊，这哪是一个下人在跟东家说话，口气里明显有着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的霸气。

兴仁站定在田嘉福面前，看着他的脸，良久，说，行，小福子，老子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给，但记住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有一个条件，把你的人都给我看紧了，谁他妈的出了事别说我翻脸不认人。这年头，想活着，那得看老天爷答应不答应。

田嘉福吩咐军泽带两个人套上两辆马车去镇子上，买现成的棺材，有好的买好的，没有好的只要是现成的也行，让我回到春秀家陪老刘去守着。

可到晚上，棺材没有买回来，马车拉回军泽的尸体。同去的人说，在进镇子的路口，日本兵设了岗卡，一个中国兵把军泽带的钱给抢走了，不让进镇子，军泽上前跟他理论，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从背后给捅死了。

兴仁说，他妈的，小福子，用草席卷了埋了吧。

田嘉福拿出自己的积蓄，找来几个劳力，老刘又叫上几个有交情的长短工，把春秀娘俩的尸体用席子卷了埋了。

田嘉福跪在春秀的坟前，烧化一卷卷火纸，老刘蹲在春秀娘的坟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在春秀娘坟的一侧有一堆灰烬，也是刚刚燃过。

一阵风吹来，我身上打了一个寒战，四周一片空旷。

04

田嘉福说，祥子，你回去吧，我的铺盖下还有一

些钱，把我的东西收好，你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找地方烧掉，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也许他需要我帮他买点祭品，可是，为什么让我烧掉他的东西。我不想离开。我说，福哥，我——我不想走。

老刘哭出声来，用拳头砸着地面。

田嘉福说，祥子，有些事你不需要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告诉你。他指了指春秀娘一侧的灰烬说，知道这里埋的是谁吗？是你的舅舅，我们的田庆同志。

我吃惊地望着田嘉福。田嘉福说，田庆同志也是我的——我的养父。说着，有些哽咽。

我不敢相信田嘉福所说的话，就像在做梦一样。

他接着说，你舅舅让我照顾好你，希望你不要怨恨他，他一直在为组织工作，他不让你去找他是怕你受到连累。他做生意只是掩护，即使这样，他赚来的钱大部分都上交了。

我看着田嘉福，他原来就是我早已忘记摸样的表哥。

有好多谜正要等着由他解开，还没等我开口问他，他说，好了，祥子，你走吧。记得每年来烧一烧纸，替我尽尽孝。

我还要待下去，田嘉福说，走吧，快走。

我说，春秀爹是不是你们一起的。田嘉福说，我不知道，但是你记住，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愤怒，就连我们脚下的土地也会愤怒。

我犹豫着站起身来，他也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祥子，好好活着。

我又跪下朝着春秀的坟磕了几个头，然后又爬到埋葬舅舅的地方磕了几个头，我站起来，转身走了。我似乎感到田嘉福的目光投在我的后背上，火辣辣的。

我喜欢春秀，也许，他早就知道，他是一个能把目光穿透到别人灵魂的人。原来他就是我曾经传言走丢的表哥，当我知道这些时，他却要离我而去。

晚上田嘉福和老刘真的都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趁护院队都不在卧房时掀开田嘉福的铺盖，在正中间和老刘一样铺着一些稻草，拂去稻草，是一个木板，我用力扳开木板，我把手伸进去，很深。

我从里面拿出一个不大的包裹。我打开包裹，是田嘉福平时穿的一些衣服，还有两双鞋子。在我拿鞋子时，从鞋子里露出几块大洋和一些零碎的纸币。

在一条裤子的裤腿里略微鼓起，我感到好奇，伸手掏出来，是一顶灰色的军帽，正中间是一个缝制的红五角星。我忽然有了一种难言的预兆，只是我无法证实我的猜测。

我把钱放在军帽里，卷作一团，掖进我的衣兜。直到晚上，田嘉福和老刘都没有回来，我去了春秀娘俩的坟地，在春秀与春秀娘坟前，除了已经燃尽的灰烬还有散落着十几根烟蒂。

我偷偷地进到老刘的房间，在老刘的床铺上甚至他藏粮食的洞子里，没有找到任何粮食甚至一枚硬币。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从外面传来一些令人唏嘘的消息。

兴旺被杀了，胸部插着一把匕首，匕首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死字，落款是：福司令。

又过了几天，传说两个日本兵在回镇子的路上被人用刀砍死了，尸体被拖进水沟里，身上压着两块大石头。

再后来，晚上时不常听到几声枪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

有人说，那个福司令就是田嘉福。兴仁天天坐在院子里骂娘，骂田嘉福不是东西，要被千刀万剐。

没几天又传来消息，说老刘死了。原因是他去点燃日本兵的油库被抓了个正着。日本人把他绑在树桩上，割下他的耳朵，割下他的鼻子，砍掉他的胳膊，也割去他的生殖器。

他除了呻吟没有说一句话，更没有交代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个翻译官问他，你都要死了，有什么话

要说吗？他说，死有什么可怕，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不过，我死了没什么，只是没有看到你们这些畜生是我最大的遗憾。

老刘死了，消息应该是确切的，即使是误传，可死了的又有多少。更有传闻说，老刘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排长，被打散后因为叛徒出卖受到追捕，一路逃到这里，也有一些更离谱的传闻说，春秀爹其实是去替老刘联系组织。总之，一些传言五花八门，无从考证。

第六章 01

龙须矿被日本人收走了，一些战俘被送到这里做苦力。兴仁虽然名义上还是股东，可大不如以前，看他天天私下里唉声叹气，不过，没有人同情他，人人都为能不能活过今天发愁，谁还在乎他的产业和感受。

随着死亡的空气在整个空中弥漫，一些人已经被忘记，包括我的舅舅田庆和矿上的会计牛虎。当然还有辛亮、老刘以及很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因为死人已经是每天必然发生的事情。只是还有人偶尔会提起春秀以及那些被奸杀的女人，她们的死法让人们还心有余悸。

尽管春秀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田嘉福，这曾经让我愤慨万分。但是，现在想来，她活着就能养儿育女，让生命不息。即便延续的不是我的生命，但她活着，仍能给人生存的希望，可是她死了。

春秀娘，为了生存，艰难的度日，惦记着丈夫，接受着从老刘那里得来的粮食，捂着生存的渴望，可如今也死了。

辛亮的母亲，像无数个母亲一样在受到奸污时，让她的儿女忘掉自身的弱小，洒出最后一滴血，去捍卫母亲的尊严。

女人是生命的希望，是生命的孕育者，可是，这些畜生，奸污了她们，杀死她们，还要把她们产生或者产生过新生命的通道羞辱性地破坏掉。

女人受难了，生存受到威胁，生命已经开始发出最后的呐喊。被扼杀生命的土地将不再是和平的土地，它已经开始颤抖，它将要吧积攒了几千年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痛快淋漓地喷薄出来。

02

我在这里看家护院，吃着那些已经沾染血迹的粮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罪恶感。

酗酒，斗牌，谈女人，仍在继续，而我，厌恶了这里的一切。我时常躺在床上不想说话，不想理会任何人。我不想去服从任何安排，哪怕是有油水的外出收账。

我看到那些年老的佃户，畏畏缩缩地蹲在自己家里，任凭你喊着他们的名字，把欠条翻得哗啦哗啦响，他们无动于衷地望着地面，绝望的就像等待宰割的牛羊。

村里的年轻人，一夜间从寨子里消失了。在夜晚，在城市的周围，却活跃着一队队扛着大刀长矛的短小的队伍。

也有好些人在集市，在车站，在城门口见到他们曾经熟悉而如今带血的失去生命的狰狞面孔，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杀戮，杀戮，整个龙须寨从开始的议论，到沉默，再到眼睛里迸发出怒视的目光。

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我想起春秀，我想起她给我裤子里塞干粮的情景。她露出两个小酒窝，看着我在水里游着，当看见我转过脸来看她时，她用手指了指我的衣服，我立刻明白她把干粮放在了里面。她便转身走了，小辫子在身后一摇一摇的。

她时常把母亲蒸好的面饼子，烤地瓜，窝窝头，甚至几把粮食放在我家的吊筐里，给了我活下去的决心与希望。

而今，他们都去了，而我还要在一个被称为汉奸的地主家里给他当狗一样的使唤。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到处充满着死亡的气息。

在所有人都在为吃上一口饭而忙碌的时候，兴仁

让人把我叫到院子里。他仍躺在那个躺椅上，脚搭在小凳子上，只是没有了那杯冒着热气的清茶。

他说，你走吧，越远越好。

我知道，我又有了吃饭的危机。

我说，东家，两年来我只是吃口饭，没有领你一个工钱。

兴仁从躺椅上腾地一下坐起来说，你爹欠的不是钱，让老张给你算算，兔崽子，跟我顶起嘴来了，没了一点规矩。

我没有说话，在我心里，兴仁就如同一只垂死的老狗，我不想争辩，哪怕他真的把我赶出去，我也不愿这么屈辱地活着。

过了一会，他说出开头他说过的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我带着我的一个小包裹，或者说是田嘉福给我的包裹，我怕他翻我的东西，我只包了一件衣服，把那顶军帽和大洋缠在腰里，外面套上长褂。

03

我走出大院，回过头望了一眼，这就是我曾经吃饭的地方，而今我就要离去。我回到我的家里。厨房已经倒塌，堂屋屋顶陷了下去，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这已经不能居住了。

春秀死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我所能牵挂的人了。

我望着这即将倒塌的茅草屋，我似乎看到一个老者坐在门槛上，点起一个烟袋，一口一口抽着，抽完了，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窝里的烟灰，忽然不见了。

我似乎看到我的爹，拿着一本书，从外面走进来，也坐到门槛上，忽然把脸压在书本上，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我要走上前去，爹却也突然不见了。

我看到我的娘，他还是那个样子，手里端着一个小簸箕，从房门里出来，在厨房跟前站了站竟然离开了。

我似乎又看到春秀，她把吊筐提出来，把筐子扣在头上，身子一扭一扭地从窗户跟前走过，向我转了一下身，做了个鬼脸，向屋后跑去。

我揉了揉眼睛，这时连一个星星也没有，一阵风，我看到屋顶上的草一起一伏，就像池塘表面掀起的波纹。

突然，我听到几声枪响，在不远的地方，紧跟着是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也许是田嘉福他们，在向那些杀人的魔鬼射出仇恨的子弹。

我要去和他们一起，去埋葬那些吃人的畜生。可是，他在哪里？我的四周被黑暗包裹着。

我想，只要有战斗的地方，一定会有他的身影。我必须找到他，我要拿起武器，为了所有艰难地活着以及不幸死去的人去战斗。

那些不幸被杀死的人，是那些畜生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力，而那些艰难地活着的，又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

我要去战斗，去与那些吃人的畜生们搏斗，哪怕有一天和老刘一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死亡。可是，如果仍然屈辱地、懦弱地活下去，就放弃了唯一生存的希望和机会。

我把那顶带红星的军帽取出来，戴在头上，我似乎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我的面前跨过。我似乎看到一批批活灵活现的斗士，匍匐着前进。

我把田嘉福留下的那几块大洋放在包裹的裤兜里，重新把包裹系好，挎在肩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迎着枪响的地方迈开大步，踏着这片已经开始愤怒的土地，走进深不可测的夜。

婚殇

——绕不过去的三生三世

夏野青青

林青霞离婚了，秦文只觉得她离婚太晚，早十几年就该离了。浪费了天赐美颜，浪费了成就更好自己的机会。

王菲再次离婚并再次和谢霆锋相恋了，倒真是谁也活不过王菲那般的洒脱、恣意——从不勉强自己亦从不辜负自己！

前段日子，张雨绮手刃老公，太劲爆了，这个女人强悍而绝不妥协，爱情与婚姻里她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枉顾了多少吃瓜群众的闲言碎语，她却活的轰轰烈烈，快意恩仇！

秦文想：这浅浅一道伤口子，为她圈了多少铁杆粉丝啊！

又传为女性树立自由标杆的咪蒙，最近也离婚了，连百度也添了简介，其中一栏——前夫：罗一洋。哈哈，多少混账女人、混账网友咬牙切齿骂她害人不浅，但其实她说的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话题，哪一件不是对昏聩无能的女性的提醒？

正因为咪蒙她思想太过自由奔放，若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男人，这种崩盘不过是早晚的事，最终导致离异的草灰蛇线其实早在两人相识之初就已经埋进了她的婚姻土壤。说到底，也正是因为国内男性地位一如既往的强势，女性地位几百年来的相对低下，且大都女性自我意识不高，也才成就了咪蒙类的写手们，女性教主之地位！

看多了娱乐圈里的八卦新闻，秦文想想自己，也

算个性情中人吧，偶尔也会和自家男人上演全武行，说话做事风风火火也绝不拖泥带水的，偏偏和这前任老公却已经离过三回婚！想想这可不就是满满的茶余饭后的调味料吗！好在自己不混娱乐圈，不然也够世人笑掉大牙了！

秦文出身江南的农村，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农民，唯一有些亮点的就是，她有个泼辣、性格倔强的母亲，仅仅这样也无甚说头，然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强悍女人却自有她的开明思想。家里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若依着秦文爸爸的想法，男孩读书，女孩就罢了，大了迟早要嫁人，且迟早是人家的人，教育这件事又挺昂贵的。

因为母亲的坚持，秦文一直读书，竟读到了大学毕业，而她的兄弟们因为成绩太烂，早早辍学不务正业去了。母亲支持她读书，还偷偷攒钱给她去学校零用。想起当年妈妈悄悄塞给她50元钱时说：“这个钱你爸爸不知道，你好好收起来，到了学校买点想要的东西。”就这一句多年前的话却已够秦文原谅妈妈几百次——妈妈用秦文给她的钱去贴补两个无用的儿子，甚至还花她的钱以及老头七十岁高龄辛苦打零工的钱去养育孙子孙女。老头倒是千百个愿意的，反正他眼里，儿子是自家人，女儿是外姓人。

别看秦文出身一般，骨子里却是个顶顶浪漫的人，大学期间看中了该前任老公，却是个在他们学校第三食堂打工的高中毕业生。

这第三食堂是学校外包给私人经营的饭馆，整整一层楼里面，有好几家来自东西南北中风味的饭馆，皆价廉味美，比起公共食堂，这里更适合聚餐、请客，是经济能力好一些的师生们的首选。

这名高中生打工者叫覃致远，也就比秦文年长两岁，却已经在她们那所高校打工了四年。覃致远年轻时长得挺阳光帅气，一件白衬衣外加一件鲜红色的棉衫外套，显得文质彬彬又略显时尚。

秦文对他真正起了兴趣，却是在唐诗宋词的公开课上见到他和别人谈诗论词，沉睡在时光里的古老诗词在他的话语中仿佛活了一般，灵动有趣，栩栩如生。

另有一次，秦文被同系的师兄妹叫去KTV唱歌，没想到覃致远也在，安静而不怯懦，不抢不争，但别人把话筒递给他，他也不十分推迟，唱得竟是难得的好听，令所有人刮目相看。师兄王海洋十分骄傲，对大家抱拳介绍说：覃致远是我老乡，读书时也是有名的才子，深得学校老师宠爱，因家逢巨变，不得已辍学打工，好在他也十分喜爱烧菜，如今这份工作也算勉强合他脾气，又被我劝说，不时抽空去阶梯教室听听课，咱们那些老师们因为他也算半个校内人士，瞧着致远本身素质也不错，索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看等我们大家毕业，所学竟未必比得上在学校里一直都努力学习的致远。请大家以后好好与他相处，当朋友相待。

覃致远也表示以后大家去第三食堂吃饭，若是到他们那鲁菜馆去了，一定给特别加料加量，有空了也欢迎大家去找他一起玩。除了王海洋，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大家纷纷向他敬酒，笑着说以后聚餐吃饭一定去找他，请他特别照顾，也有调侃说认识专业人士，看来总有些好处。覃致远态度不卑不亢，笑容还有些羞涩，一律说好，也感谢大家不嫌弃他，交他这个朋友，说饭馆老板就是他的二姐夫，自己在里面也能做得点主，只要大家肯去，一定好好招待。

后来，秦文与同学请客聚餐，大都到致远所在的鲁菜馆，对覃致远这个人，女生们也时有议论，只秦文不声不响，在心里一日一日的把对他的好感加深。

尤其喜欢他的一点是，不管别的多少女生打趣撩拨他，他也少有反应，平时也话语不多，要说也说到点子上，从不多说废话，一双含羞的大眼睛，轻易也不去盯着人看。但若是看着你时，那深深的目光仿佛能把人的灵魂吸进去，许是秦文心里有了别样的心事，对视他的目光时总觉得有很多火花闪耀，总是匆匆别过视线，贪看又不敢看的。

到了大三，秦文终于忍不住，拿到覃致远的电话，往他的电话里发爱慕的短信，且故意不告诉他自己是谁，覃致远本就是内秀的人，他对古诗文那么热爱又并不是不能表达自我的人，中文系的秦文，不过费些心事，将短信写的缠绵婉转而又饱含钦慕之情，待得感情越来越浓，水到渠成，两人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于教学楼顶见面了，令秦文满意的是，覃致远并不惊讶是她，反而说已经隐隐猜中是她。

两人彻夜长谈，越来越投机，越来越没有丝毫困意，一个第二天有一天的课，一个第二天要做几十道菜，但什么也比不过互相吸引的男女的爱情来的重要了！

爱情都大同小异，甜蜜争吵磨合，更甜蜜更争吵更使劲磨合。秦文毫无心机，全无保留，覃致远却有些忧郁自卑，觉得自己家世太惨，来自中原落后贫困的农村，父母又早早车祸双亡，两个姐姐年长七八岁，早已嫁人，在婆家地位不高，只能自扫门前雪。他能来姐夫的饭馆打工，还是因为他做菜有天赋，炒得好吃，姐夫觉得请他比请外人合算。

细思极恐，他觉得自己是不可能最终得到秦文的，就算在一起并肩行走，也会时时顾忌学校他人的目光，有胆怯却也有隐秘的骄傲，秦文是标准的江南来的姑苏美人，未深知时总会被她清高的气质震懵，因她学习好，偶尔见面又从不多言多语，且眉眼含情。

秦文亦不多说自己家人，只将故乡描绘得美伦美奂，山山水水都是风情。覃致远的那些敏感情绪，她于只言片语中也尽能了解，却也不甚在意，笑着说他太可爱，杞人忧天又觉得他敏感多情，实在难能可贵。在她眼里优秀的覃致远和她相爱已经足够，并

没有想到以后如何，这一腔爱意得到回应，于她已是绝对的幸运，多难得，正好她爱的人也爱着她！她本就不是做事有计划的人，根本不会去想几年以后的人生。

行动派的覃致远积极参加了学校的成人考试，成绩不错，先读大专，一年后又考到成人本科学历，他是个很有自制力的男人，学习、工作、恋爱，几乎做得滴水不漏，样样80分以上，反而秦文心疼他，叫他别那么拼。他只笑着安慰她，说自己没事，但秦文却知道他一路暴瘦，1.78米的个子堪堪109斤，眼睛越发的大而有神采。

秦文大学毕业，为了等致远毕业，多留在那个城市两年，找份工作做着，没什么大的野心，唯一心想四处走走，自我感觉是来自闭塞农村的孩子，总渴望走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拘于一处，未免气闷。有点假期就往外跑，就算致远因工作无法相陪，她也从不勉强，依然故我。

终于因为秦文敌不过工作上的人事倾轧，败下阵来，职场是很奇怪的地方，哪怕你没有野心，麻烦也会找到你，工作你做得好，被表扬，会有无数嫉妒的目光；做得不好，又会被无影脚踩；你出去度假，别人说你工作不负责撂挑子；你要多加班了，又被人说能力不够尽浪费公司资源，还做出努力刻苦的样子讨谁的青眼呢……

秦文辞职，亦不想在这个城市久呆，致远没办法，一毕业马上和姐姐姐夫辞了工作，和秦文一起走了。他们走过很多的城市，找工作租房子，刚有钱时就想再走走，没钱时，什么苦活累活也接来做，甚至三餐不继的情况也有。但两人亦从不叫苦累，只深深明白到没有钱，什么梦想什么旅行什么爱情，也无以为继，这些柔软芳香的美好，始终敌不过现实的粗糙。慢慢地两人的那点柔情蜜意也所剩无几，渐渐变成两个刺猬，互相攻击而无法相依取暖。

秦文终于悄悄离开，来到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丽的海滨城市，她不走了，沉下来好好工作了两三年，这期间覃致远到底也还是惦记她，虽不在一个城市，覃致远也经常去找她，且发现自己颇有做生意的头脑，又有多年的餐饮经验，竟叫他帮着一个颇有

点钱的温州老板做成了一家餐饮连锁品牌，虽然还是打工，财富没有积累多少，但却慢慢做出规模，手上管理着不少加盟店，举手投足越发有成功男人的自信从容了。

两人分居三年，覃致远一句，我们结婚吧，秦文竟乖乖放掉工作来到他身边，做了他的妻子。所有不过就是覃致远每月3000元的工资。对于秦文来说，现实也许存在，但当年的爱慕始终没变多少，放开覃致远她又到哪里找到一个可以趁她心意的男人？

细想想两人身处处境也算类似，处世观微微有所不同，一个不喜拘束，不怕穷苦但怕不自由；一个为穷困所累了一辈子，时刻不忘钱的重要，尝遍了飘零之苦，极其希望稳定下来，以自己所长，刻苦做事，累积财富，期盼寻回曾品尝过，却失落太久的意气风发、舒展自信！

本该分手的两人，竟鬼使神差走进了婚姻。秦文没告诉爸爸妈妈具体的情况，领证后才回家骗他们说，他俩是大学同学，对于女儿找个大学同学的丈夫，爸妈基本没什么意见，虽然对方父母过世，家境一般，但自家条件也一般得很，两个儿子比覃致远差太远。没有父母也就不需要赡养老人，没有婆媳纷争，未必不是好事。

秦文放弃自己在海滨城市做了两年文案策划的工作，来到覃致远身边，不久就怀孕生子，因为没有父母帮忙，秦文只好自己带孩子，好强的她亦不甘愿困于家庭，带孩子之余，到底被她张罗着开了个卖衣服的小店，也兼做淘宝店。所入也勉强可以贴补家用。

稳定的环境，育子的艰辛，为赚钱四处奔波，两人常常相对而笑说：我们哪像是夫妻？更像是完美的合作伙伴！是呀，那段匆匆时光，她与他之间无关情爱，眼里只有钱途。

孩子到三岁，秦文对开店失去兴趣，说人类死守门店，等着顾客上帝上门送钱，简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守株待兔的行为。而淘宝店也因久不上新，又不够耐心做客服，慢慢乏人问津。渐渐，覃致远成了温州老板的小股东，钱慢慢赚多，家里开支已经不必犯愁，还买了房和车，虽然都是贷款，但到底也算是有产一族了。

说到第一次离婚，归根结底还是秦文不甘愿这一眼到头的毫无惊喜可言的人生，如果说以后越来越忙、越来越有钱的生活也算变化的话，她觉得还不如始终没钱的变数大，没有变数的人生究竟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呢？他只会越来越忙，给孩子和她的时间越来越少，她争取到的几次全家旅行，统统变成他的不耐和长时间的电话会议。

终于爆发了严重的一次争吵，秦文甚至激动到动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说他庸俗至极，她对孩子的情绪毫不关心。痛苦地说自己无法再继续忍耐。请求他和自己离婚，孩子归她。覃致远到是真男人，尽管也很痛苦却也知道无谓勉强，将所有财产和孩子都在协议中归给女方，就连他自己开的小车，也给了刚拿到驾照的秦文，覃致远什么也没要地离了婚。

秦文离婚后冷静下来，看够了太多人为丁点利益、为争夺孩子大打出手，不惜闹上法庭的实例，覃致远这不争不抢的离婚态度，又一次毫无悬念地击中她的心房。看着年幼的孩子即将没有爸爸，也许这又能赚钱又还一表人才的男人很快会有新的家，新的孩子，而她的孩子将再不能享受到亲身父亲的疼爱，这个丈夫尽管对她们关心不够，却也有情有义，打架从没有还手过，离婚又将他赚来的所有财产拱手相让，她知道这些财产对他意味着什么，她自觉自己比他本人还了解他的心理。往往一个暗怀有自卑心态的男人，钱财就是他们的腰杆和自信。

离婚不离家，秦文仍然让覃致远住在她们的房子里，车也依然叫覃致远开着，她说自己刚拿驾照还没有胆量上路，每天依然是覃致远送她们上学上门店。如此半年过去，到底是秦文憋不住，提出了复婚。覃致远毫无疑问地接受了。

安静了一年多，突然秦文的大学恩师传召，因为几份外接的剧本，需要叫来几个得意弟子帮忙，秦文是她那一届里陈老师最喜爱的学生，没有之一。秦文根本没有和覃致远商量，就擅自一口答应了。

她没有多想孩子怎么办老公怎么办，她只知道，自己不能放弃这个能改变她生活轨迹的机会，这世上有些人永远在寻求安逸平稳，而有些人却从不肯停驻脚步过着死水微澜的平淡日子。秦文为了她的爱情，

简直算是放弃了她的天性多年，如今偶有跳板，她已急不可捺要随风而去。

相伴多年，覃致远也深深了解秦文，这是他无力改变的决定，如果离婚才能挣脱束缚，相信秦文也会豪不犹豫。为了可爱的孩子，覃致远默默接受了这一结果，不开心是挂在脸上心里的，沉默认命也是挂在脸上心里的。覃致远带着孩子过了半年，期间请保姆帮忙接送孩子，忙时就几乎全托在保姆家里了。秦文的小店花不多的钱请了个小姑娘帮着卖货。不出半年索性关门大吉。

秦文回到母校，给陈老师做了全职助理，慢慢从当初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她思念孩子了。和陈老师商量了一下，给大学附属的幼儿园打了招呼，秦文就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一心一意写剧本带孩子。

一年时光真是短暂，回到母校，偶尔去听听大师课，又有孩子相伴，这么多年来，竟是从未有过的放松恣意。

然而，终究还是出事了，覃致远在家始终心意难平：秦文你甩甩袖子走得不要带走一片云彩，那我算什么？这么多年辛苦打拼，你竟看不到我的辛苦艰难，努力对家庭的贡献？天天只想着去过你自己自由自在、天高海阔的生活？我在你心里到底有一丝一毫的地位吗？我的所有努力难道统统都是笑话，在你眼里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没有丝毫留念？

秦文带孩子回家时，发现了家里遗留的带着刺鼻香气的女性内衣，大吵一架后，秦文提离婚，覃致远不愿意，他甚至狡辩说那内衣是秦文自己的。

到底还是又离了婚，覃致远好脾气地答应了怒极攻心的秦文的所有条件。

离婚不久之后，覃致远打电话说他亲小姨得了恶性肿瘤将不久于人世，想见见致远一家人。这位小姨和亲妈妈一样，覃致远对她有很深的感情，她也确实像妈妈一样养育了他五年，直到高中毕业，若不是小姨，他会提早三年辍学，后来小姨家也多有闲话，覃致远不想再令小姨为难，连高考也没考就出门打工了。

秦文二话没说，带着孩子和覃致远回了老家，小姨的孩子在外地打工，没人回来服侍，小姨夫前两年

也已过世，只小姨嫁在邻村的女儿每天来一趟，给卧床的妈妈送一顿食物。覃致远接过了照顾小姨的所有事，若不是小姨不愿移动，他都想把小姨接到他的城市，花钱治病养老送终。

秦文和孩子始终陪着覃致远，秦文的工作，电话就能疏通，覃致远还须经常回去照顾生意。秦文便接过来所有照顾小姨的活，陪伴了三个多月，直到小姨去世，而覃致远竟因为工作耽搁，没见到小姨最后一面。

人生短促，秦文在短短三四个月里，历经背叛、离婚、病痛、生死，很多东西竟不再执着，看到覃致远对小姨的孝心，她好似看到了他多年来闪闪发亮的赤子之心，苦难的童年，寄人篱下的凄凉，亲姐姐们的凉薄，造就了他的刻苦和坚韧，自卑和小心。他渴望家庭温暖，渴望有依靠有稳定长远的亲密关系。但外表纤细内在强悍自我的秦文却在一路追求自我价值的路上，总是一再忽略他的需要和感受。

办完小姨身后事，秦文回到学校完成了手头所有陈老师交付的工作，带着孩子回到家里，孩子要读一年级了，覃致远也还住在她们的房子里，离婚半年之久的两人最终还是在屋檐下生活。

这一次，还是秦文提出的复婚。勇敢善良的秦文，总是容易心软，也不惧于再次去尝试或受伤。而覃致远呢，他依然没有反对。但其实他的逆来顺受，何尝不是一种默默的反抗？你要离婚，随你，你要复婚，也随你。但是覃致远，你的心思呢？你藏得太深，又不说话，秦文这个中文系的才女，竟慢慢琢磨不透你的心事。她做得始终都是她想做的事，一路走来，种种事，她以为你没异议，便也是情愿的，也许有不高兴，但不是最后都同意了？

生活真是强大的棱角打磨器，秦文回归家庭，还再次怀孕，两人从此不再提离婚，历经种种，似乎没什么是不能克服的难题了。多了个孩子的小家，变成了秦文的战场，她一个人的战场！覃致远除了孩子生病时愿意花些时间来陪她们去医院看医生，其余所有时间都不再交给秦文和孩子们，晚上回来，不过是一个抱着手机躺在沙发上的死人。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有保姆做，秦文也没有家务之苦，也不须忙到蓬头垢

面，亦无须面对各种家庭矛盾，她们仅仅四个人的小家，说亲密也亲密，说寂寞也是寂寞的。秦文一个人带俩孩子，一个人放弃了所有自身的坚持，一个人开车带着两个孩子周边旅行，一个人趁孩子周末偷闲去看电影，一个人在孩子们寒暑假时独自旅行——孩子们就送回自己乡下的父母身边度假……

秦文是很喜欢让孩子们有一个乡下的撒脚丫子撒欢的童年的，她觉得自己的童年有这么一段自由的时光简直是财富。且自己农村老家的环境也很美，青砖黛瓦白墙，小桥流水人家，儿时父母种的田地也都没有了，母亲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父亲偶尔出去给人做点小工，尽管两个哥哥没多大出息，倒也成家立业，双双在大城市打工，余下两个孩子在祖父母身边读书。四个孩子一起作伴玩耍，秦文挺放心，终于也可以喘口气给自己一段小小假期。

时光荏苒，终于老二都十岁了，大孩子也已经高中快毕业，秦文最终还是选择离婚。这一次覃致远也终于明明白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秦文，我也不想再将就，我们都开始过不一样的人生吧。

这十年，秦文也断续做些没什么成绩的事，开网店做微商，卖服饰开超市，种花养鱼，画画练字，和孩子一起学弹琴……平庸琐细的家庭生活磨掉她所有的才情，对万事万物的不够执着，甚至对钱的不看重，致使她做什么也没有拼尽全力，无非打发时光。最胖的时候她任自己长到180斤。

经常发火生气，带孩子是件分分钟能得脑溢血的事，孩子早起磨蹭，她不得不发火催促；孩子不吃早饭，她不得不担心难受；孩子晚上回来贪玩、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她生气暴怒；孩子作业要辅导要催促她头疼到想自绝于世，本来就不是多有耐心的人；孩子不肯练琴她还动手揍呢……覃致远是什么都不管，却坚持说孩子学琴不能半途而废！这好比一道悬在秦文头上的圣旨，再怎么和孩子交恶，再怎么想放弃也咬牙挺了下来。毕竟她都放弃自己了，怎么能再放弃孩子？

这十年，她不十分幸福，却也没有什么压力和不如意的，唯一丢失的就是覃致远的爱情，她常常想，难道是多次离婚把他们的爱情离光了？电视剧里的一

句话：不放弃、不抛弃。令她瞬间泪目，虽然她和致远始终在一起，她也自以为深爱着致远，甚至不惜抛弃了自己，给了彼此和孩子们一个看似温暖的小家。但她轻易的放弃过对方、抛弃过自我，是人人都明白的定时炸弹一般的存在，种种伤离已经如刀子一样深深扎进了婚姻的血脉，不动则已，一动便血流如注。

覃致远又何尝不知道秦文的委屈和孤独，但谁又不孤独呢，他的生意不可能放弃，如今他早已独立经营，温州老板的羽翼已经覆盖不住他的能力。他不可能不花费时间拼尽全力，他在生意场上浸淫多年，人脉渐广，羽翼渐丰，已经可以承担得住一般性的风险和偶尔的小失败，也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种种自信以及被拥戴被奉承的美妙滋味。他早已不是当年的穷小子，无须秦文再为他四处奔波到处借钱，筹备原始资金，更无须乞求别人施予的温暖。他自己就是一个温暖的火球、太阳，只要他愿意，要什么得不到？

秦文也不是不明白情字一字，其实最作不得数的，如果重要，她怎么和他离三次婚？覃致远尽管给不了秦文所需要的相伴相随，但她却欣慰自己给到了覃致远十几年的相伴相随，除却自己回母校的时光。

从前，覃致远也许在别人眼里、甚至他自己心里都觉得自身条件一般，但她从未放在心里，她甚至用十几年时间的陪伴，治愈了覃致远从原生家庭里带来的自卑自伤。当然他的成功有她的些许功劳，也绝对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致。

连民政局的人看了他俩的离婚协议都说：两个人过得挺好的，怎么就不能继续过下去？秦文只温柔地笑笑，不说话。

第三次离婚，秦文不再要所有的财产，她把孩子一人一个，财产一人一半，公平而和气地做了分割。一离婚即离家，做好重新追求新生活的所有准备。也许是不甘心未来的日子再像死水一样的过下去，也许是她确切得到了覃致远的心意——他也不想再继续过这种毫无激情的日子了。

这一次，秦文放手得毫无留念，不再生气、心疼，不再可惜、担忧，甚至不再介意覃致远将来拥有全新的家庭和另外的孩子，只希望他们都能各自拥有更美好的将来。当年凄惶惨淡的覃致远已经长大，是

时候放开彼此，自由飞翔了。难道还要继续互相把翅膀捆绑起来，让两人都不得自由？倒要在生命终点时留下无尽的遗憾？

这世间，肯定会有更好的、那个对的人存在，如果不去寻找，将永无机会再去体会那种——“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好境界。

换一种活法，就是换一个别样的人生！婚前小儿女算的一世，婚后财米油盐自是一世，这分手后的一世还漫长可期。对于秦文，终于不用再过着一眼到死的日子，终于可以不再牵挂拖欠，不再明明有衣可穿暖，有食可裹腹，却还是饥寒交迫地活着，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对于覃致远，可以远离沉闷的过去，又有辉煌的未来可期许，可能已经是生活最好的恩赐！

最后，希望马伊琍和文章能好好过下去。但是秦文还是愿意奉劝他俩，如果你们也疲累了，何不放手给彼此一片更广阔的天空？孩子和老人们真的不需要你们牺牲对自我的追求，来给予虚假的看似幸福的家庭生活啊。

向王菲看齐！任性妄为一点吧！向李亚鹏看齐，潇洒放手，享受单身吧。

旅行随笔两篇

邵云虎

我们有什么资格笑话孔乙己

旅行至绍兴，一车人不由得笑话起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随口而出，语带嘲讽。街边的商家却因为“孔乙己”而生意兴隆，不用吆喝，各种茴香豆便被大家收入囊中。

懵懂少年之时，我对孔乙己也是嗤之以鼻，而经历岁月积淀之后却有了另外的感觉：哀其不幸居多，怒其不争却一丝全无。孔乙己被人笑话主要有三，一是穿长衫站着喝酒，二是满口“之乎者也”，三是窃书。其实，穿长衫意味着他保持文人的做派，比之今日宜学宜商满身名牌被学生笑称为老板的“学者”更值得尊重。“之乎者也”是学问，饱读诗书难道让他同市井贩夫走卒村言俚语、高谈阔论？窃书之说或是讹传，即使是真事，看今日迷恋微信、微博等浅层次阅读、低水平交流、流言式信息、片段化资讯者众，以致造成国人阅读量不及世界平均值，超市里免费的书还不读谁还会去偷书？爱书之人才会对书籍特别钟情，图书市场上即便论斤卖的书，一个嗜电脑手机如命的人可曾驻足一观？文革之时，因为精神世界的空乏而偷偷溜进书店“顺”书，现在成为著名作家的不胜枚举，心酸的过往早已作为励志的经历传颂。莫言五年级后失学，他看的书大都是想方设法得到，为获取一本并不珍贵的小书而不惜为人家干几天活。试问，孔乙己的这三条诟病还能成为今日之人批评和笑话的理由吗？

“士”最重名节，“礼”字被刻入了读书人的脑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志。”是复圣颜回刻苦学习的写照。长期的营养不良，致使他年纪轻轻就死去了，他死后，他的父亲颜路连具薄棺也置办不起，向孔子哭道：“您老人家能不能把马车卖了，换些钱给他下葬？”两次称颜回“贤哉”，最欣赏颜回而没有之一的孔子却流着

泪说：“我是‘士’，没有了车，就没有了身份的象征，即便是我死了也不能卖车为我下葬啊！”颜路只好草草为儿子安葬。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路在卫国戡乱时被围，他对众叛兵说：“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好吗？等我整理好衣冠，你们再杀我也不迟！”一个“士”即使死也要有尊严。

孔乙己哪怕同“范进”一样考中举人，旁人也会换另一种方式评价，正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从古至今，一个人但凡选择了读书，无论成功与否，必将坎坷无比。因为选择了这条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之路，必然行文武之道，扬先圣之仁；必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的艰辛不是常人所能获知，一般人只看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之风光外现，有谁懂得做学问者“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之内心孤独？坚守文人的气节和风度是读书人共同的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居多，“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有几人？孔子周游列国践行仁义，困于陈蔡，断粮七天，他依然讲诵诗书、抚琴歌咏。适郑，与弟子相失，郑人以丧家之狗相类，孔子欣然接受。这一路历经的磨难不可胜数，其实，他只要委屈求全，高官厚禄唾手可得。而他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因为犯言直谏屡次遭贬，“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但他到了潮州后意志并未消沉，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只呆了八个月时间就被潮州百姓奉若神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抱负足以和他的文学成就相媲美，这亦是一个文人的底线使然。

孔乙己心底善良，不多的茴香豆他都会分给孩子们一颗，所以“不多了”，笑话他的人这样做了吗？孔乙己讲究诚信，他从不欠酒钱比之打白条吃垮饭店的某些干部，品格高低立显。孔乙己好为人师，

“茴”字四种写法耐心教给别人，却因为身份落魄被不屑一顾，学问因人而异，多么的可悲可叹！

孔乙己宁肯穷困潦倒，也不放弃文人的底线，可是，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坚守着自己的操守？失信商人坑蒙拐骗，忘记了守法经营；失德官员蝇营狗苟，忘记了从政初心；失志学生剽窃作弊，忘记了严谨治学。如此种种，有什么资格笑话孔乙己？商人放弃底线，势必假货泛滥；官员放弃底线，势必贪污腐化；学生放弃底线，势必山寨盛行。长此以往，受到伤害的是这个社会，使得任何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如此看来，我倒是希望多一些“孔乙己”为好。

李香君的纯天然和不会脸红的美女

初秋的一天，随团踏足南京夫子庙旁的秦淮河，导游把大家带到李香君故居——媚香楼。同游之男士脸上露出狡黠的神情，女士眼中当然是蔑视的目光，内心的话语便是：“李香君，她是一个名妓！”无知的他们把一个重情重义之奇绝女子，等同于娱乐场所之失足女，绝不会相信李香君是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红粉英雄，更不会相信她对爱情的执着、对唯一恋人侯方域的生死相随之大义。那一个头碰楼梯，血溅诗扇的刚烈女子李香君，岂容俗人玷污清白？我不禁深深悲哀，要为之呼。

李香君一个弱小女子，若不是在捍卫忠贞不贰的爱情和对权贵的抗争中所表现出的节义廉耻，让众多须眉都为之汗颜，“万世师表”孔子之后人、仁义道德刻在生命中的孔尚任怎能为之正名慨然立传《桃花扇》？

李香君因为卖艺于秦淮河畔而背负恶名，堕入教坊必有太多的无奈，其实，秦淮河上的“八艳”哪个不是备尝人生的悲欢？哪个又何尝不期待命运的改变？她们兼具过人的美貌与才华，渴望浪漫的爱情，可凄美的故事不可避免，渴望倾心识宝之君，然好梦总是只有初见，众多的觊觎之徒和奸佞小人绝不会让她们如愿以偿，所以，幸福只是刹那间的惊鸿，悲剧才是永恒不变的强音。

李香君今生能够遇到侯生也是幸运。暖翠楼下，年方二八，容可落雁、貌能羞花的香君和风度翩翩的侯生缘结箫声，当侯生情不自禁把爱情的信物扇坠抛给香君时，香君满面通红，含羞微笑，怀春少女一见钟情当如是！辞旧迎新的欢笑场怎会有此“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莞尔情怀？等到有情人终成

眷属之时，侯生相赠宫扇一把，题曰：“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香君面若桃花，幸福难以言表。新婚燕尔，两人琴瑟相和，一如海棠着露，更添妖娆，一如玉树临风，愈见精神。听闻丈夫的呢喃细语，香君更是满脸绯红。然而，婚后第一天，香君得知侯生上当时，柳眉倒蹙，香腮带赤，对丈夫朗朗说道：“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给的钗钏衣裙，进不到我的眼睛里。”说着便除下所有钗簪坠镯，慨然长吟：“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这一种侠女气节又怎是娇柔女子所为？丈夫慨然而服，拉着香君的手，笑道：“我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听到丈夫的夸奖，这香君暗幸所托得人，于是忍不住一笑，又忙低下头去。看来，真性情的香君，确实配得上“花容并玉质，侠骨共冰心。”

辜鸿铭是晚清第一名士，被孙中山先生尊称“中国语言第一人”，从小留洋的他会学十几门外语，最后却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他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先去逛逛八大胡同，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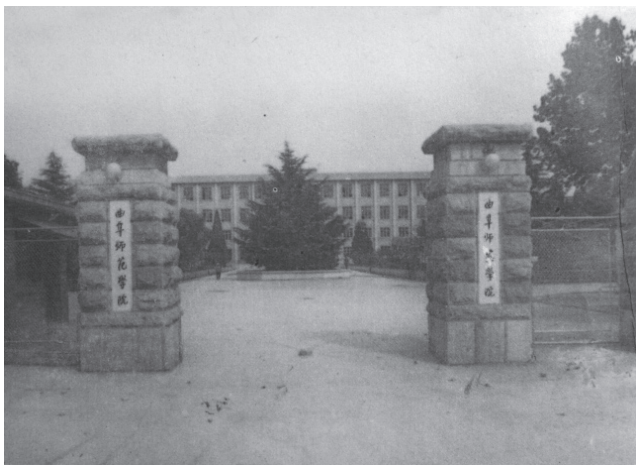
“从那些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评论说：“辜鸿铭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女大学生已经不会了。”

而当下，一些车展、性博会上的靓丽美女，穿着暴露、搔首弄姿以博人眼球，极尽妖冶行挑逗之能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争得所谓的“上镜”，若如此，那原始社会的女人岂不个个风华绝代，人家还真正做到了“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是纯天然的极品！“铜板”驱使之下，某些网络女主播为了赢得点击率飘红，而放弃了一个女性本该有的气质——“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为博取所谓的“点赞”，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其实，公众的心目中还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仙女姐姐、奶茶妹妹更加优雅静谧、清新可人，不是吗？

踏上媚香楼，拾级而上，步步悲凉，美人已逝，滴血成画，桃花娇艳，音容何在？窗外即是千年流淌之秦淮河，见证了多少悲欢离合。画舫依旧，佩玉鸣鸾、舞榭歌台之盛况已随波逐流，唯有一佳人，宛在水中央。

难忘曲师老校门

王 华



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记忆深处,有些模糊了,有些变得更为清晰。在我的脑海里,时不时清晰浮现的画面之一,就是曲阜师范学院老校门。

1983年9月1日,我早早起来,携着简单的行李,揣着《曲阜师范学院入学通知书》,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县城,坐三个多小时汽车到兖州,再坐一个小时接站车到曲阜,就听接我们的老师喊了一声:“同学们,到家了!”

我精神为之一振。从车窗望去,两座厚重的石砌门柱,镶嵌着洁白的校牌,书写着六个同样的朱红大字:“曲阜师范学院”。后来知道,这是红军书法家、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亲自题写的。门柱里面不远,挺立着一棵郁郁葱葱的迎客松。门里门外全是人,老生,新生,迎的,送的,熙熙攘攘,气氛热烈。我心里涌出一句话:“曲阜师范学院,我向往的地方!”

老校门是个十字路口。只是南北短,东西长。往南通到曲兖公路,往北通到迎客松后面的办公大楼;

门外往西,一直通往田野,是西关大队春种秋收的生产路,也是傍晚同学们散步的去处,有人私下里称为“爱情小道”;往东穿过西关居民区,通往城里电影院,电影院再往东,从孔庙腰门过去,阙里街、鼓楼街、古泮池……

老校门是个分界线。门外滚滚红尘,有商店、服务部,有地摊、小饭馆,有叫卖声、牛马声;门内是读书桃源,有教室里饥渴的听讲,有树下看书的身影,有实验室静静地观察,有宿舍不眠的灯光。

老校门是个见证者。我经常翻看当年的大学生活相册,新生合影,老乡合影,杏坛文学社合影,学生会干部合影,毕业全班合影,几个要好同学合影……这么多合影,背景都是迎客松和办公楼,大家都眼望前方——校门口。人们进进出出,驻足、留影,老校门像一个沉默寡言的慈祥老人,静静地观看着,见证着。它见证了一拨拨新同学从四面八方涌来,也见证了一批批毕业生背着行囊奔向四面八方;见证了分别的眼泪,重逢的笑声,也见证了学校的变迁和发展。





樱花漫游

周长城

暮春三月，我们去日本旅游，观赏到一次樱花盛宴，真的是三生有幸！

日本樱花素有名花之冠的称谓，闻名于世。樱花本为蔷薇科植物，但树身较高大，在该国种植历史悠久，每至春季，万千树枝上鲜花竞相绽放，深得民众的喜爱，被尊为国花。延续至今，樱花的品种已多达近百种，其中以野樱、山樱等为主，花色以粉红、白色、玫瑰红、淡黄而常见，花朵多为重瓣，花瓣虽不大，但因为它们延密集的树枝而绽放，而且树树相依，可形成联袂成片、汪洋花海的壮观效果。樱花的节气性很强，伴随着春天脚步的临近，大约每年的三至五月间，由日本的九州、四国、本州到北海道，从

南往北第次开放，而它的花期极为短暂，从花开到凋谢仅一周左右的时间，整株树的花期也不超过半月，从而构成了樱花一边开一边落的独特景致。樱花不仅以它的妩媚娇艳，更因为它凋落时壮烈的落英场面而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所以赏樱成为了当地约定俗成的隆重节日，每当樱花盛开的时节即“樱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络绎不绝，群聚于各地的赏樱名所，倘佯依恋于樱花树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熏陶。

我们所到的第一站是大阪城公园。一下大巴，正值春光明媚，天空瓦蓝，清风徐徐，飘过来阵阵莫名的清香，抬望眼，只见不远处的沿江堤岸，大片的粉红色的花海已闯入眼帘——那不正是樱花吗！随着

老校门是一段历史。1956年8月，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一所大学平地而起，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校门，上写“曲阜师范学院”。1970年初，曲阜师范学院撤销，山东大学文科在这个校园组建新校。两个门柱上，“山东大学”的牌子覆盖了“曲阜师范学院”。1974年，山大撤回，“曲阜师范学院”校牌重见天日。1985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我校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恰逢三十年校庆，那两个老门柱，挂上了崭新的白底毛体红字校牌——曲阜师范大学。

岁月匆匆，沧海桑田。曲兗公路变成了327国道，

学校由建校初的200亩扩大到900亩，仿古牌坊式新校门立在了国道旁，成为曲阜师范大学的靓丽名片。老校门作为“门”的功能退化，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1994年，鉴于校园整体美化，老校门连同两边的院墙、旧房先后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大气派的科技实验大楼。

老校门从地面消失了，那棵迎客松还在，而且更高大了，更加郁郁葱葱。

写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了《前门情思大碗茶》里的一句歌词：“高高的前门，几回梦里想着它——！”

赏花人群兴冲冲地融入万花树丛，一条笔直的路径伸向前方，两旁硕大的樱花树将路的上方挡了个严严实实而不见天空，形成了典型的、别有风味的“樱花隧道”，全方位、立体地向我们展示出了樱花的集体魅力。看，那虬龙般的蔓枝上，缀满了一簇簇怒放的花朵还有花蕾，春风过处，树枝摇曳花团微颤，一种被幸福感包围得令人窒息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不由掏出相机，用360度旋转录像方式记录下了这难得一见的、最美好的一刻……在一路樱花的伴随下，我们又来到大阪城园内，据说这里种植的樱花树多达四千多株，高耸的天守阁，被无处不在的樱花树群围簇，衬托得雄伟而亮丽。路旁遇见一株巨大的、粉红色的垂枝樱，印象很是深刻，垂枝樱又称瀑布樱花，特别的美丽，只见无数枝条犹如粉红色的瀑布一般悬挂下来，在随风轻轻飘荡的花枝下，身穿鲜艳服装的女人争相留影，人面樱花交相映，衬得分外娇艳，极富诗情画意，是大自然和人类生命力鼎盛时期的生动写照之一。

在古皇城京都著名的樱花一条街，隔着明亮的车窗望出去，左边是一条潺潺流淌、水流清澈的大溪，落差有致形成小瀑布，水面上有野鸭、鸳鸯等自由戏水，偶有喷泉，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变幻着五彩。街道的两旁，是满满的、漫延开去的盛开的樱花树，足足有数公里之长，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而位于城内的赏樱百选名所之一、种植有樱花树近千株的最古老的圆山公园内，也别有一番景致。在鲜花盛开、联袂开去的大片的樱树下，游人如织，以本国人居多，也有衣着靓丽和服的女子，看上去很有异国风情。这里的人们，习惯于在赏花季节里带上家眷，邀上朋友，携酒备肴，依偎在花丛树下，或盘腿席坐，或平躺半躺，或俯睡侧卧，或对话，或吟唱，或饮嚼，或静思，更见有一对恋人，干脆脸对脸、臂挽臂地侧身搂抱在酣睡，乐哉悠哉……阵阵春风拂过，落英纷纷，赏花人身上也飘落花瓣无数，沉浸在漫天飞舞的“花吹雪”遐想之中，别有一番情调。据介绍，樱花是日本人最为喜爱的花种，他们认为人生短暂如

同樱花，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热烈，即便死，也应该如同樱花凋落而果断离去，表达出一种豁达、悲壮的独特情怀。行走间，导游指着高坡上一株已经被围起、保护得很好的老樱花树作介绍，原来这株树干斑驳、却仍然挺拔的祇园垂枝樱，已有二百多年的树龄，它经历了多少岁月轮回和风雨的考验，见证了人间沧桑的巨变，至今仍旧屹立在那里并花开满树。望着它道劲的树身，想着它顽强的生命耐力，游客们不禁肃然起敬，默默施以注目礼，纷纷拍照留念。此时，我也不免联想起“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诗句……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要数东京的赏樱名所——新宿御苑，该苑占地面积硕大，始建于上世纪初，但历史可追溯到四百多年之前，是日本国内一所最为有名、并兼有西洋风格的皇室庭园。春季里到此，最惬意的事儿莫过于赏樱了。穿过古木参天的林荫道，我们眼前豁然开朗，一副令人震撼的、千树万枝樱花盛开的壮观场面呈现在眼前，多达数十个品种的樱花同时在竞相怒放，红白粉黄相间，色彩斑斓鲜艳无比，而树枝蔓延交错，树与树联袂开去，似乎又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让人产生“乱花渐入迷人眼”的如幻感觉。倘佯在这花的汪洋，吮吸着花的芬芳，我微醺似醉，竟然像花痴一样，为道路两旁、草坪之中不同的花树所牵引而忘记了方向，不停撒动相机快门，或仰拍，俯拍，远拍，近拍，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拍了个痛快！不觉之间，几十幅珍贵的樱花特写照片已大功告成。此时，一阵春风拂过，高高的树枝上，花瓣如雪片般地纷纷飘落，再仔细看树身地下，已是薄薄的一层，狼藉一片，使人联想到“见花残而黯然泪下”的句子，自有一番感慨：自然界如此，人世间的难道不是如此吗，青春易逝，生命短暂……而“朝阳底下看山樱”与“风萧萧兮易水寒”，似乎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时间关系不便久留，三步一回头之间，新宿御苑的万紫千红已渐渐远去，但我仍余兴未减，这种对于视觉的冲击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实在是人生稀之又稀的独特体验。感谢你了新宿御苑，赐给我这千载难逢的极品美景，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世间的享受

与感动!

一路行来,我们所到的不少景点像清水寺、平和公园等,都为璀璨盛开的樱花所包围,真的是大饱了眼福。最后要提及的,是参观日本最大的都市花园——上野公园,此园虽也属赏樱百选名所,并以一条多达一千多株樱花树所组成的、最长的“樱花隧道”而闻名,但遗憾的是,这次我们并没有看到樱花开放,这条隧道远望过去也无花朵的点缀。据导游解释是花期未到,可能种植的是晚开的樱花品种吧!但我宁肯相信是花期已经错过,因事先已了解,本州的花期大约是在四月的上旬十来天左右,倘若到下个月,最好的赏樱去处恐怕要移往北海道了——人世间的的美景美事,总好像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啊!还好,我等有幸在公园出口处,遇到了一株鲜花盛开的巨大的山樱树,正以摇曳的花枝殷勤迎送游客,也算是有始有终吧!我缓缓抬起了相机镜头,将最后一幅珍贵的樱花照片拍摄下来……

大巴在限速不超过八十公里的、两旁有许多隔音屏蔽的高速道路上平稳前行,透过瓦亮的车窗,蓝天,白云,雪山,绿水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诚然,比照日本的现代摩登、井然有序的社会、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护,以及较高水准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说实话,我倒是更偏重、青睐于樱花的风格:你瞧,它们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花开时璀璨而又热烈,然而艳而不娇,不争奇斗艳,既将自身的美丽展现于世,无私奉献给大自然,又为其他同类预留出大片空白的表现时空;花落时也显得悲壮、大气,干净利落集群而去,决无拖泥带水,大有前仆后继、慷慨赴难的遗风,是人类魂魄的一种生动比拟。也许吧,它们已经大彻大悟,熟谙于天地周转、生命轮回的禅道,知晓于生死相依、物质不灭的因由,才会变得如此豁达大度,来去从容如行云流水,且不留痕迹。你再瞧,樱花树有如此顽强的生命活力,它们顶住了狂风骤雨、烈日严寒,年年开花结果,岁岁茁壮成长,将生长的空间拓展到了极致,全方位地展现出个性的魅力,同时也将生命的进程延长

到了极致,挑战和探索自然规律的深度与高度。因为,它们始终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在悲壮落日的另一头,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辉煌的晨曦。这种品格,难道不是人类生生不息、百折不回,乐观向上精神的生动写照吗?你更瞧瞧樱花的拟人化吧:它们的一些品种长势蓬勃,枝条纵向横向交错,竭力在扩宽半圆型发展空间,像极了人类大脑密集的神经分布,暗喻人类的智慧;一些品种的枝条,像男子的“板刷头”般地翘起,直直地刺向天空,代表着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抗争和拼搏的精神;而另有一些品种,枝条则犹如柳树般的柔软倒垂,温顺而又随和,与女子温柔体贴、谦和贤惠的品行十分贴近,天地间的阳刚阴柔之美,似已统统被囊括其中。不仅如此,樱花的团体精神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或许,它们已经深晓孤掌难鸣、“独木难成林”的道理,为了张扬个性而必须抱团取暖,“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团体的辉煌或涅槃中,以凸现自身的特质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所见的樱花树总是联袂成林,形成花海如潮的壮观,而不同品种的樱花总是树枝蔓延交错,纵横捭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出一种相互依托和帮衬的团结友爱精神,乃至不可战胜的集体力量和凛然大气。所有这些,又与人类的真善美、整体和谐社会何等的吻合相似啊!

国人曾经因为陶铸而普遍崇尚松树的风格,观樱归来,我不免又为樱花的品格而陡起敬意了。那么朋友,你是否也“暮春三月春光里,快来呀,快来呀,快来看樱花……”好吗?

姬桐的诗

姬 桐

秋

每下一场雨
暑热褪一层皮
绿叶被洗过一次
颜色便掉了一些
草木的呼吸聚集在云层
铅灰色的叹息
站立在我的肩膀
白露迎面而来
我张开双臂
拥抱这静默如字的秋季

2018年只剩下四个月

远方的鼓点渐次密集
时间的沙漏日益干涸
2018年只剩下四个月
黄色的丝巾系于枯枝
我独自穿越幽深的丛林
手中空无一物
低头领受清风送来的冠冕
群星朗月的华髦披在我身上
穿越无光无月的暗极
踏碎疏密的影痕
我于人生的逆旅歧途
蹒跚而行
本来就没有对或错的道路
人生的每一步
永远在远离今天
走向明天

假期

工作日是一排运转的履带
假期却将时间切割成固体
阳光是一只顽皮的皮球
它从房间的左边滚到右边
一日的光阴便收进夜神的袖口
踮起脚尖从周一眺望周五
那璀璨的星河在遥远的彼岸
离开星期五的办公桌
是一周最为轻松的时刻
周六是一只稀有的金矿
总是被人偷了又偷
周日的到来伴随着恐惧
厌恶的周一正在临近
珍贵的假期是一只顽皮的皮球
和太阳一起落到了山的后面

忧伤与漂泊

行走在寂寞的柏油路上
周围的景致来回摇动
苍茫的群山牵手而立
睡在它们臂弯里的我
是又回到摇篮的婴儿
漂浮在午夜蓝的大海上
我是一只孤舟
用脚步丈量人世的坚硬
用笔墨截取人间的哀愁

济南五首

杨章圣

果然

如一根火柴在暗夜划出的光亮
如画龙点睛的一笔，康熙
在泰山顶上题写的二字“果然”
一语中的，有无数可能性。比如
果然，盘古之首享五岳独尊
果然，泰山最上头端坐着玉皇大帝
果然，云雾之下是齐鲁与天下
果然，大明湖守不住夏雨荷的秘密
果然，心心念念与泰山一样不老
果然，远方的甲木需要刀斧石的雕琢
……这些，像硬币的两面可以翻来覆去
有的又像衣服，只让看到光鲜的一面

大明湖

荷开如玉，湖畔清幽
婆娑的垂柳如一群抖擞的牦牛

大明湖，以七桥四面诸水汇流为奇
更奇特的是，还有那么多人
想要模仿康熙与夏雨荷

在曲阜

在曲阜，围墙高大，孔府辉煌
芸芸众生摩肩接踵顶礼膜拜，声如洪钟

在曲阜，谁想起故乡仍在土地上劳作的
父老乡亲，谁就如家山上随遇而安的乔木

小草莓

遥想当年，小草莓“挂在你围着栅栏的
园子，我想摘取那枚熟透了的心”

而今，小草莓在济南一个叫“如家”的地方
醉酒，然后便是匆匆的一别千里

小草莓，总是在时光的豆蔻处失散
像前世今生恰好遇见的某个亲人

济南

济南，就像它地下拥堵的泉水
憋得慌

四月的泗水

刘 隽

四月的泗水 是诗的泗水
春天的手笔在这片土地上
抒写着浓淡不一的情愫
创造着华朴各异的意境
活了泗水 美了泗水

那灼灼绽放的万亩桃花
是一首艳丽的诗
春天饱蘸了笔墨和情意
写就了浓墨重彩的诗章
她的字里行间浸满了
对生活的张扬和赞美
艳了泗水 美了泗水

那绿叶扶疏的风仙山
是一首青涩的诗
虽然仙人乘了凤凰已去
她处女般的矜持和灵秀
已把我深深迷醉
在她幽香的深处 我几乎
忘了归途
秀了泗水 美了泗水

那波光潋潋的西侯幽谷
是一首隽永的诗
春天将一块浓绿的手帕
轻抛在这方山水

在她似含还露的表情里
满是深情和蜜意
我的心在她的柔波里
跳跃 荡漾
我的诗情面对她却是
如此浅露
绿了泗水 美了泗水

那田间耕作的农人
是一首朴实的诗
他们用勤恳而实在的劳动
在土石胶着的田野上
书写着大地的渴望
实现着一颗颗种子的理想
完成着一个朴素的心愿
在这首明净的诗意里
我读出了土地的胸怀和真情
我嗅到了生活的底蕴和芬芳
亮了泗水 美了泗水

驶向春天的村庄

马士国

搭乘月光
村庄起程在花好月圆的时辰
搭乘阳光
起程的村庄 泗河的源头——
陪尾山下 古卞国泉林泉群
名泉荟萃
光明的旅途 源泉的行程
驶向春天的村庄
驿路今朝 一路春风笑容

平原上远望
泉乡的春天 河山泛绿
上上下下
遍野的村村落落 篝火炉堂喷亮
春绿人间
泉源源头 碧波春烟 春茶泉甜
日子蒸蒸
昔日烽火古城 行宫石舫横渡
卞桥双月 丽人行舟
古风新路 河道悠长 高铁穿梭

平原上远望
泉林泉源村庄 沿海气息
钻头工具 附件机床 针织厂房
一起迁移他乡
甘冽清泉 原乡浓情 纯正生态

泉源源头
方圆地带 华胥国里 古柏焚火
重生新芽
雷泽烟云 伏羲残碑 拓片文宝
终结祥和
泉林安山 千年银杏 银杏树木

大大小小 一路生长 花粉雌雄
风摇亲连 连绵情缘
龙形青山 山顶饮泉 森林公园
奇花异草 物华重现 茂盛景观
迎风招展
地质财源 大棚田园 科技养殖
乳牛奶鲜 芬芳沁人 苗木青壮
货真品优
镇域展望 高歌猛进 繁荣气象
新绿春天
风起波连 远行渡江汇入海洋
浦江两岸 东方明珠 息息远播

驶向春天的村庄
居高声远 高塔全能覆盖所及的遥远
成长的泉乡 脚下的泉涌
创业的年纪 青春的开拓
无边无际 志高远洋 功成内外
喜报频传

平原上的远望
古卞国遗风 汇聚乡村记忆
以国为姓
传承卞国卞氏起源的先秦文明
挥不去的乡愁 难忘乡情
拭目以待的古卞国博物馆里认同体验
泗河源流的古卞国和镇江卞氏血脉情结
江南江北 足迹远方
引带起华夏民族寻根追祖的热浪春潮

驶向春天的村庄
承载着海内外寻芳踏青探幽觅源的贤人
客满泉乡

文联信息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第三届“孔孟之乡汉碑行”全国当代隶书优秀作品邀请展暨当代隶书创作研讨会在济宁隆重举办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新时代书法艺术创作的新成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总书记视察济宁五周年，2018年11月23日上午，由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政协、济宁市文广新局、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专业委员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第三届“孔孟之乡汉碑行·全国当代隶书优秀作品邀请展”在济宁市群众艺术馆开幕，并举办了书法创作研讨会。

中国书协专业委员会工作处处长郑培亮，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秘书长韩少辉，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委员冯印强、赵广平、耿自礼、季平、蔡兴洲，河南省书协副主席谢国启，山东省书协副主席曹钰，《中国艺术报》记者李晓阳，济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孙爱民、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长征，市纪委第三派驻纪检组副组长陈敬东、市政协副秘书长刘兆泉、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张康，山东省书协顾问段玉鹏，山东省书协副主席、济宁市书协主席谢长伟等领导和市直宣传文化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县市区文联、书协负责人，参展作者代表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界人士、新闻媒体等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展览。

“孔孟之乡汉碑行”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本次展览采取约稿方式，除了邀请山东隶书名家和历届国展获奖作者，还特别邀请了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的名家大腕，可谓精品云集、名家荟萃，115件参展作品代表了当今隶书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批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风格多样，异彩纷呈，显示出隶书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了书法创作研讨会，来自中国书协、山东省书协及济宁市的书法家、书法理论研究专家等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各位专家结合自身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就书法创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本次活动的举办，是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建设，打造济宁“孔孟之乡”文化品牌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当代隶书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书法艺术事业的繁荣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快书创作表演研讨会（研修班）暨《少儿山东快书教程》出版发行仪式在我市成功举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第十

次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山东省第九次文代会关于打造好“山东快书”这张山东曲艺名片的具体要求，12月4日，由山东省曲艺家协会、济宁市文联主办，济宁市曲艺家协会等单位承办的山东快书创作表演研讨会（研修班）暨《少儿山东快书教程》出版发行仪式在济宁南池曲艺厅成功举办。

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孙立生，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慈建国，《少儿山东快书教程》执行主编康广为、蓝海等专家以及济宁本地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参加了研讨会，各位专家结合自身多年来从事山东快书创作、表演方面的经验和体会进行了发言，深入交流研讨。

研讨结束后，举办了首届山东快书创作表演研修班暨《少儿山东快书教程》出版发行仪式，济宁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长征与孙立生、慈建国等专家一起向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学员赠送了新出版的《少儿山东快书教程》。孙立生、康广为、蓝海等分别给学员讲解了山东快书的创作、表演和教学技巧。

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济宁市山东快书表演人才的创作及表演水平，对于培养济宁曲艺人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济宁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成功举办

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2月9日下午，由济宁市文联主办，济宁市曲艺家协会、济宁市音乐家协会、任城区文联、济阳街道党工委等单位承办的济宁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任城区济阳街道财工街社区百姓大舞台成功举办。

由市曲协和市音协选派的我市知名艺术家们为现场群众带来了歌曲《走进新时代》、男声独唱《得民心者得天下》、相声《欢歌笑语》、快板《花灯礼赞》、山东落子《新风尚》、群口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等作品。

演出节目丰富多彩、精彩纷呈，深情讴歌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市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赞美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万象更新、繁荣稳定、无限辉煌的新时代。

通过专场文艺演出活动，为基层群众送上一场精神文化盛宴。同时，也抒发了大家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喜悦和自豪之情，表达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济宁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舞动新时代——全市优秀舞蹈作品展演”成功举办

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我市近年来在舞蹈创作和表演方面取得的突出

成绩,12月14日晚,由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济宁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济宁市舞蹈家协会、济宁市群众艺术馆联合承办的“舞动新时代—全市优秀舞蹈作品展演”在济宁市运河音乐厅举办。

参与本次展演的均为近年来我市在全省全国各类舞蹈展演比赛中获奖的原创作品,旨在通过舞蹈作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用舞蹈形式弘扬伟大时代,歌颂党,歌颂美好生活,体现和谐社会的精神风尚,向全市人民展示近年来济宁市舞蹈艺术事业的发展成果。

展演活动在《盛世花开》的优美舞乐中拉开帷幕,随后表演了《渔鼓娃娃》《杏坛的孩子们》《信念》《花棍舞》《忠义水浒》《凤凰来仪》《师道》等一批在全省以至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的优秀舞蹈作品,代表了近两年来我市舞蹈创作演出的最高水平。

市文联新年期间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丰富多彩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丰富广大人民群众节假日期间精神文化生活,2019年新年元旦期间,济宁市文联组织开展了书画摄影展览,音乐舞蹈戏曲演出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以文艺的形式歌颂新时代,歌唱美好新生活,在全市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反响。

2018年12月29日,“启航2019”新年音乐会在运河音乐厅隆重举办,我市音乐界人才齐聚一堂,以独唱、重唱、合唱、钢琴、小提琴、民族乐器等多种形式演绎精彩曲目,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向往和祝福,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视听盛宴。

12月下旬以来,由市委宣传部、济宁日报社、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筑梦伟大时代·共享美好生活”济宁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巡展走进城区各大社区、广场,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突出成绩。

1月5日,市文联、市美协组织艺术家到中煤集团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与企业干部职工进行了座谈交流。座谈结束后,书画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企业职工创作一批书画艺术佳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表达了艺术家对一线职工的真挚感情和新年的良好祝愿。

1月9日到10日,市舞蹈家协会联合省舞蹈家协会在任城文化馆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举办公益舞蹈人才培养——古典舞、民间舞组合培训班。山东省舞蹈家协会主席孙晓茹、主席团成员马嘉以及济宁市舞协的舞蹈专家为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舞蹈人才进行了义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我市舞蹈演出水平。

通过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文艺的形式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切实做到了文艺为民、文艺惠民、文艺乐民,文艺发展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

“文学照亮人生——山东省文学名篇阅读活动走进济宁”文学讲座活动在我市举行

2018年12月22日上午,由省作协组织开展的“文学照亮人生——山东省文学名篇阅读活动走进济宁”文学讲座活动在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杨存昌教授作了题为《〈论语〉与中国文学精神》的学术报告。

讲座由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汪林主持,省作协文学创作室邵群女士、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姚洪运参加活动,来自全市的省市作协会员、文学爱好者及学院部分师生150余人聆听了讲座。

杨存昌首先肯定了孔子及《论语》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启示价值,接着从中国文学精神的诞生语境入手,从大河文明、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谐文化、写意艺术五个方面剖析了中国文学、文化精神、艺术精神、审美思想的诞生与社会结构的密切关系。为了更加具体地讲述《论语》对中国文学精神的影响,杨存昌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从地理环境因素、社会分工状况、伦理纲常教化以及阴阳学说发展,对中华文化精神进行追根溯源。杨存昌认为,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礼乐相济”的文化追求与审美精神,而《论语》所延伸出的“和谐精神”是中国思维、美学观念、中国文学精神本质精神,是一系列中国文学作品的源头思想。

杨存昌思维敏锐,格局宏大,用独具个人特色的语言为听众展示了宏伟壮阔的中国文学图景,也拓宽了每一位聆听者的文学视野,启示着每一位聆听者用文学照亮人生、滋润心灵。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时代文学》杂志社服务基层作家小分队走进曲阜

遵照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的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延长服务手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导向,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进一步做好文学普及和服务基层工作,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动,省作协组建“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下基层文艺小分队”和“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志愿服务

队”，1月12日，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孙书文教授，时代文学杂志社副社长李春风编审，时代文学杂志社编辑任艳苓老师，李青风一行来到曲阜，宣讲党的文艺政策，辅导文学创作。

在曲阜职业中专大会议室，孙书文教授作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的主题报告。孙书文主要就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精髓、文学作品如何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接着，李春风编审结合《时代文学》编辑经验就文学创作及报刊投稿、用稿等方面的内容作指导。

活动形成共识：好作品应来源于生活，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更要紧密结合新时代特点，宣传主旋律、正能量。

济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杨义堂、济宁市作协主席张建鲁、济宁市作协党支部委员、曲阜市作协主席毕孝立、济宁市作协副主席汪林、柏祥伟，来自济宁市直、任城区、曲阜市、邹城市、泗水县、汶上县、梁山县的省市作协会员、文学爱好者共50余人聆听了报告和讲座。

《微山湖记忆》出版座谈会暨捐赠仪式在“水上小延安”大捐村举行

1月16日，《微山湖记忆》出版座谈会暨捐赠仪式，以及市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百千万”摄影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在微山县昭阳街道办事处大捐村举行。

《微山湖记忆》聂志泉军旅摄影作品选，是原济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聂志泉同志在微山县工作期间拍摄的精品佳作，其中不少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等中央主流报刊发表，反映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微山湖湖区民兵和渔湖民等工作情况、生产生活情况，是改革开放初期宝贵的影像资料。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电视台原台长胡占凡为本书作序。

大捐村是“水上小延安”、湖上红色革命村庄，刘少奇从“湖上交通线”去延安曾在这里夜宿，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在这里传颂，革命的圣火在这里熊熊燃起。《微山湖记忆》出版座谈会在大捐村举行，并向微山县有关部门和单位捐赠，十分有意义，表达了聂志泉老同志对曾经工作过的这片热土的热爱和眷恋，表达了聂志泉老同志对微山湖渔湖民、民兵，以及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微山湖记忆》摄影作品抓拍到位，凝固了精彩的典型瞬间，记录了时代印象；这些作品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欣赏性，具有很好的文献价值；这些作品拍摄时间长，留存数量多，值得

好好保存和流传。聂志泉老同志向微山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县文联、县图书馆、县档案馆、昭阳街道、原民兵代表，以及大捐村两委、村民代表等，免费赠送了《微山湖记忆》摄影作品选。捧着《微山湖记忆》摄影作品选，原来的民兵感慨万千，“改革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生活我们不能忘记，现在的生活要好好珍惜。”

当天，新时代文明实践“走百村入千户送万照”摄影下乡志愿服务活动走进“水上小延安”大捐村，来自济宁市、微山县的摄影工作者为村民免费拍照，并现场打印照片送给村民；还给村民带去了精美的台历、挂历和摄影作品，为村民送上新春最美好的祝福。“走百村入千户送万照”摄影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是济宁市摄影家协会连续多年开展的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了中央领导、中摄协的充分肯定，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在全省推广这一做法。

市文联、市摄协摄影下乡志愿服务，定格“最美”笑容

1月16日，济宁市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百千万”摄影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在微山县昭阳街道办事处大捐村举行。当天，来自济宁市、微山县的摄影工作者为村民免费拍照，给村民带去了精美的台历、挂历和摄影作品。

摄影家们携带天安门背景布、打印机等专业设备，为村民拍摄全家福合影、生活照等各类照片，并赠送济宁风光照等物品。为了能让老人们马上看到拍摄效果，活动中还现场打印照片，使得精彩瞬间立刻就呈现在了相纸上。

“这么多年，还真没有好好照过相，原来自己笑起来还挺好看的。”一位86岁的老人拿到照片非常开心，他表示，这个活动很温暖，既送来关爱，又定格了难忘的一刻，真希望每年都能有这样一次拍照的机会，欢迎摄影大师们常来村里走走。

活动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市文联的艺术家们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以文艺的形式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基层群众送上了暖暖的新春祝福。

市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走进太白湖新区

1月17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太白湖区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举办。本次活动由济宁市文联、市群众艺术馆、市美协、市书协、太白湖区文化促进会、北湖建设集团联合主办。

我市知名书画艺术家来到现场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迎新春送春联活动，为群众书写家风家训，写春联送“福”字。

活动现场，各位艺术家挥毫泼墨，以饱满的激情，酣畅

的笔墨，创作了一幅幅精妙绝伦的作品。所创作的书法作品笔力苍劲，端正大气；花鸟、山水、人物等国画作品，主题鲜明，意境优美，显示了艺术家的创作功力和艺术水准。

此次活动，书画家们以笔墨表达对人民的情感，对家乡的热爱，描摹生活的画卷，讴歌火热的时代。各位艺术家表示，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基层，开展丰富多彩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服务，用形式多样的艺术手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实现创新发展，努力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同时还彰显了时代文明精神。

兖矿作协创作基地挂牌及李舍新书首发式 在鲍店煤矿举行

1月20日，兖矿作协创作基地挂牌及李舍新书首发式在鲍店煤矿泰和书院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刘庆邦、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方晨、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张波及兖矿文学创作骨干、文学爱好者50余人参加活动。

参加活动的人员共同参观了获得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金奖的鲍店矿暖心志愿服务基地和去年成立的泰和书院。李一鸣说，暖心志愿活动是地下“乌金”发出的光芒，温暖了弱者，温暖着前行的路。这种“爱和奉献”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身居煤矿的作者应该像煤矿职工挖煤一样挖掘身边的素材，丰富创作题材和作品。刘庆邦有着9年的下井经历，对煤矿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看到鲍店煤矿泰和书院的藏书时，为煤矿职工有这么一处丰富的精神家园感到欣慰。李一鸣给矿区作者带来一堂文学创作讲座，并详细询问了矿区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环境、创作状况和作品发表情况。他鼓励文学创作者珍惜时代带来的创作环境，多学习，多创作，多出作品。

刘庆邦高度评价鲍店矿创办书院、文学创作基地挂牌和暖心工程。他说，煤矿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它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在矿上成立文学基地，使创作者能够扎根基层，深入了解煤矿生活，用手中的笔抒写煤矿生活，讴歌矿工精神。“爱”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暖心工程对困难职工和弱者的怜悯之情，都会促使作者去思考创作。煤矿深厚的土壤一定会让更多的创作者去耕耘和收获。

鲍店矿文学创作基地挂牌的同时，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鲍店矿职工李舍的长篇小说《西窗》首发式一并举行。大家对李舍的辛勤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李一鸣主任说：《西窗》里充满了古典的诗意之光，李舍用诗一般的语言为读者讲述了虚拟与现

实两个世界。虚拟世界讲的是心灵的纯净与精神的回归；现实世界讲的是现实的驳杂、命运的沉浮与人性的悲欢，是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价值追求，正因为有了这种追求才有了《西窗》，希望李舍在西窗之后还会有东门，东门之后还会有冉冉升起的太阳。

王方晨主席说：李舍的长篇《西窗》题目有古典意味，内容跟现代生活结合紧密，写得不错。刘庆邦主席说：《西窗》这个书名起得很好，有着古典的诗意之美，而且开篇就很吸引人。李舍在开篇就提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和林徽因的故事本身就非常动人，传说中是属于只有精神之恋没有付诸行动的那一类情感，这一类情感往往是最感人，也是最难写最难把握的，不仅需要生活，还需要思想之火。作家写作就和挖煤一样，只把煤挖出来，没有火去点燃它，是无法发光发热的，期望李舍及兖矿的作家们在今后的创作中都能点燃思想之火，再出新成果。

市作协等单位联合开展新春慰问活动 “新春走基层 文化进消防”

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浓浓地新春气氛。2019年1月28日下午，在腊月小年到来之际，由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和济宁市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的“新春走基层 文化进消防”活动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作协主席张建鲁带领下走进济宁高新区应急救援大队，看望慰问广大消防指战员。书画家们现场创作，为广大消防队员送上新春祝福，受到热烈欢迎。

市文联原主席、市书协名誉主席王道雨，省书协副主席、市书协主席谢长伟，市书协、市美协主席团成员郑和春，济宁日报编辑、市大鲁艺书画院副院长王尽文，市大鲁艺书画院副院长、兖州国画院副院长张瑞祥，市作协副秘书长、任城区作协常务副主席纪广洋等6位艺术家挥毫泼墨，尽情挥洒，点染丹青。“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逆火前行”等一幅幅隽永的字迹、精美的画面跃然纸上，表达了艺术家们对广大消防官兵的敬佩之情。

张建鲁向高新消防救援大队捐赠其近年来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追寻岁月》《崂阳神龟》、散文集《心季的太阳》、诗歌集《乡思情韵》等作品共计100本，以丰富消防队员们的文化生活，受到了广大消防指战员们的一致好评。

“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幸福家园”

1月27日上午，由济宁市作家协会和兖州区文联联合开展的“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幸福家园”孔孟之乡书画名家义写春联迎新春文化下乡活动在兖州区颜店镇郭家楼村委会成功

举行，为该村每户家庭送去了新春的祝福。

来自市、区两地的书画名家们不顾寒冷，挥毫泼墨，将自己的墨迹凝结成了一份份喜庆的祝福。一幅幅春联跃然纸上，散发着浓浓的墨香；一幅幅精美的中国书画作品，映衬出浓浓的节日气氛。书画家们创作的作品既有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景，也有平安吉祥、和谐发展的励志高歌。

济宁市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如火如荼火热开展

新春佳节日渐临近，为切实丰富新年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济宁市文联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主题，以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广泛开展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以文艺的形式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多地搭建便于群众参与的文化平台，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真正让基层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

市直各艺术家协会、各县市区文联十余支文艺志愿小分队组成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深入基层农村、社区、企业、学校，以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城乡群众、基层一线干部职工送上了一场新春的精神文化盛宴，共同迎接新春佳节，唱响美好新时代，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了一片吉祥欢乐的新春文化氛围。

写春联送“福”字，红红火火过大年

年初以来，市文联组织书画家持续开展为基层群众送春联活动。按照统一安排，市书协、美协的书画家们集中书写了一部分春联、“福”字，结合春节走访慰问活动，这些春联由各部门单位的党员干部送到了基层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家中，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以及艺术家的新春祝福。

市书协、市美协等协会书画家深入邹城市峰山镇石马村、太平镇王行村、曲阜市小雪街道白杨树村、海能电商园、东南华城社区、太白湖新区等地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迎新春送春联等活动，现场为群众书写春联、“福”字。

吉祥喜庆的春联，带着艺术家真挚的祝福走进千家万户，拉近了书画家们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进一步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百千万”摄影下乡服务，定格“最美笑容”

年初以来，市摄协持续组织开展“走百村入千户送万

照”摄影下乡活动。自2014年春节启动“百千万”活动以来，市摄协连年组织摄影家持续深入湖区、山区、矿区等偏远地区开展活动，形成了群众口耳相传、喜闻乐见的品牌志愿服务模式。

摄影工作者携带天安门背景布和专业设备，深入微山县昭阳街道大捐村、金乡县高河街道韩庄村等地农村地区，为老党员、烈军属及贫困家庭等免费拍摄“全家福”、生活照，现场打印照片并向群众赠送风光照、新年台历及生活物资等物品，一幅幅照片记录了一张张笑脸，定格“最美笑容”，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幸福“年货”。

文艺名家送福下乡，暖到群众心窝里

1月23日上午，市文联到邹城市峰山镇石马村开展新春走访慰问活动，为贫困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以及春联、台历、风光照片等物品。同时，组织市书协、市美协、市摄协的文艺家们到村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写家风家训、写春联“福”字，拍照片、拍全家福，送画册、送台历，为村民送去了满满的新春祝福。

23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组织艺术家们来到曲阜市小雪街道白杨树村，开展“济宁文化名家送福下乡”活动。市音协、市曲协、市剧协的艺术家们为白杨树村的村民们表演了歌曲《得民心者的天下》、山东快书《吃元宵》、男声小合唱《我的祖国》、山东琴书《农家春》等精彩节目，赢得观众的阵阵热烈掌声。

演出结束后，分别组织开展了“传承好家风好家训”迎新春送春联、“百千万”摄影下乡活动，为白杨树村的村民们送来了一场新春的文化大餐。

书画艺术走基层，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

市美协组织书画艺术家深入中煤集团、济宁学院附属中学、泗水县等闲谷艺术粮仓等地开展送书画下基层活动，书画家们现场创作一幅幅寓意新春吉祥的书画作品，以笔墨表达对人民的情感，对家乡的热爱，描摹生活的画卷，讴歌火热的时代，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表达了艺术家对群众真挚感情和新年的良好祝愿。

各类文艺活动让群众乐享文化大餐

市舞蹈家协会联合省舞蹈家协会在任城文化馆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举办公益舞蹈人才培训计划——古典舞、民间舞组合培训班。

市音协持续组织开展“月末音乐会”，市曲艺家协会持

续开展“周末相声会”活动，为曲艺爱好者送来了欢乐。各县市区文联也同步组织开展了送书画、送演出、文艺培训等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以文艺的形式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丰富基层群众节日期间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做到了文艺为民、文艺惠民、文艺乐民，文艺发展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

市文联春节期间文艺志愿服务脚步不停歇

随着年关日渐临近，迎新春过大年的气氛愈加浓厚。济宁市文联系统的文艺志愿者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秉持“信仰、情怀和担当”，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歇。

1月26日，济宁市文联组织书画家到曲阜市书院街道宫家村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适逢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潘鲁生到曲阜调研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与济宁市文艺界的艺术家们热情互动，为村民书写福字，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将活动推向高潮。

1月27日，济宁市女书画家协会组织会员走进即将投入使用的济宁市群众艺术馆新馆，为在那里坚守建筑岗位的农民工们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1月27日，市美术家协会联合曲阜市文联到曲阜市吴村镇前寨村为当地村民写春联送“福”字。

1月28日，市文联组织艺术家参加了在微山县鲁桥镇举办的济宁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启动仪式，为当地群众现场书写春联、“福”字300余幅。

1月17日，市舞蹈家协会组织开展了流行舞公益师资培训班，市舞协的专家为来自全市的流行舞培训教师进行义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我市流行舞蹈的创作演出师资水平。

1月30日，济宁市书协新时代文明实践“福送万家”活动走进卓尔国际幼稚园。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卓尔国际幼稚园师生送来新年的祝福，推动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春节期间，市文联将持续组织文艺工作者以送书画、送画册、送图书，举办书画、摄影展览，开展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演出等形式为城乡群众送上一场新春的文化盛宴，切实丰富群众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的形式切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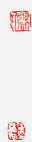
（黄秀杰 孙亚楠）

山子潮
寺郡頭

月中亭
中尋
枕上看

白石易懷江南白

戊戌重陽後三日羊曉君書



羊晓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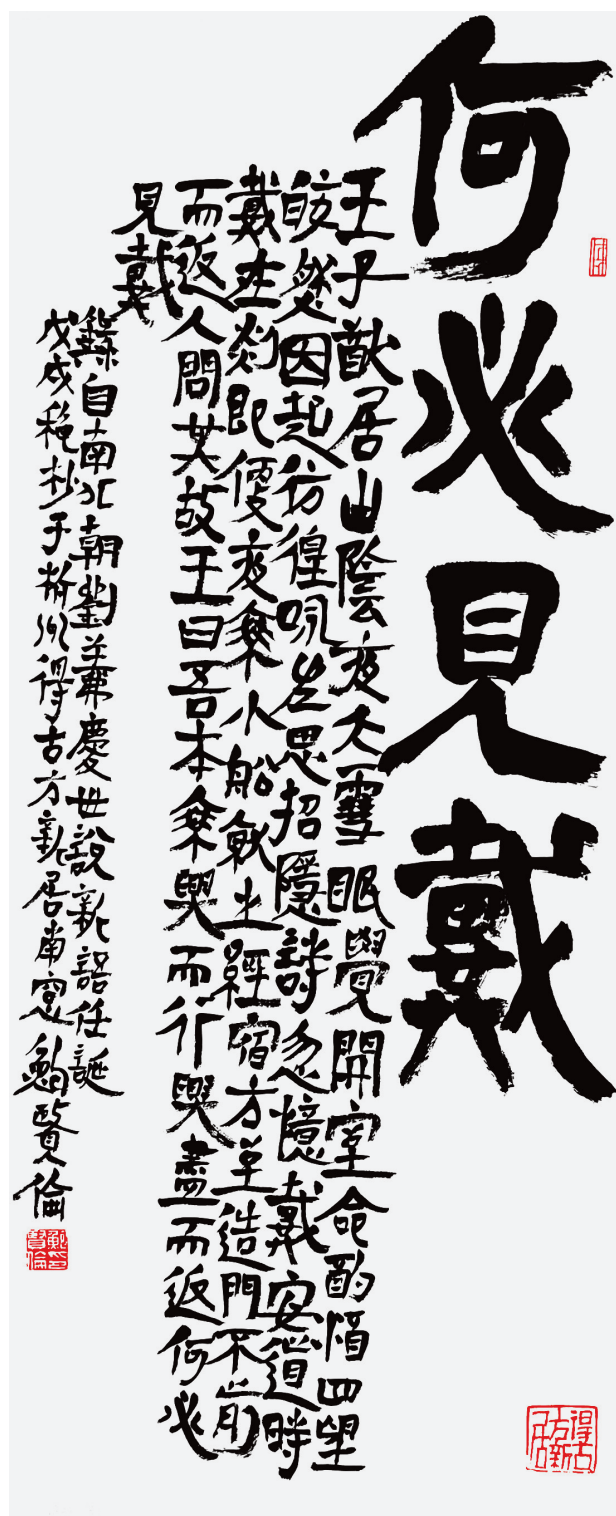
子曰道千乘出國故事不信節由而委
入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五餘一則以
學子父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子則不
固主忠信子曰各十過五而志均學子三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子曰親其
八觀其所由國市其所欲
論語句一首羊培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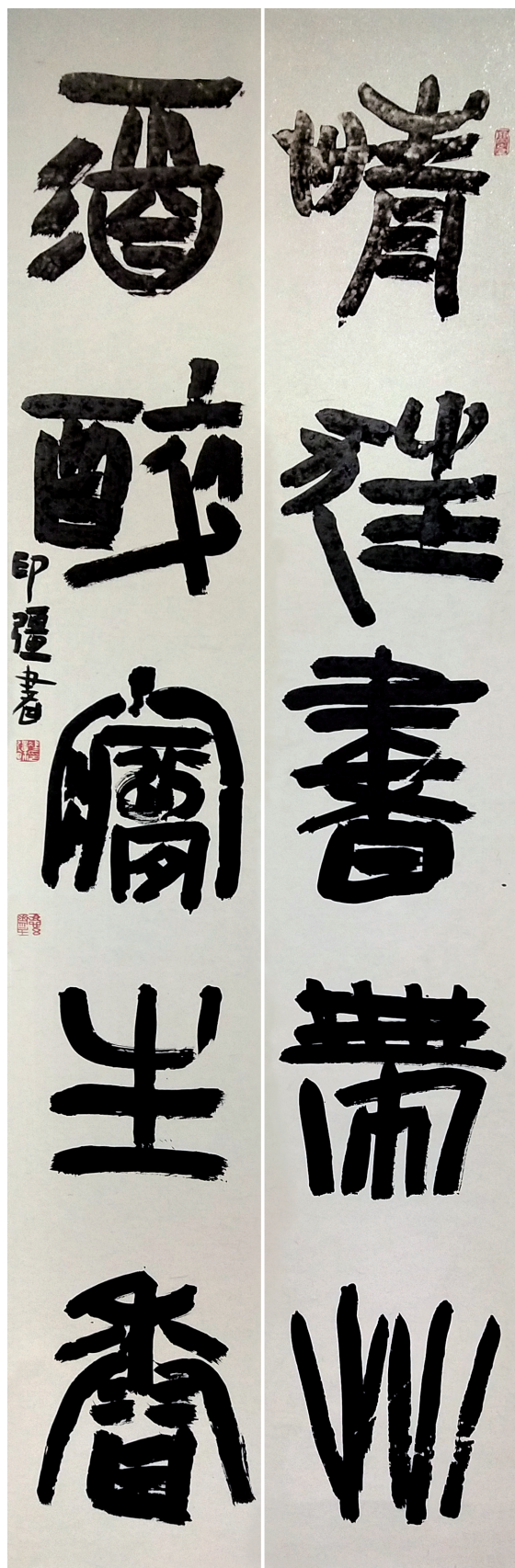
郑培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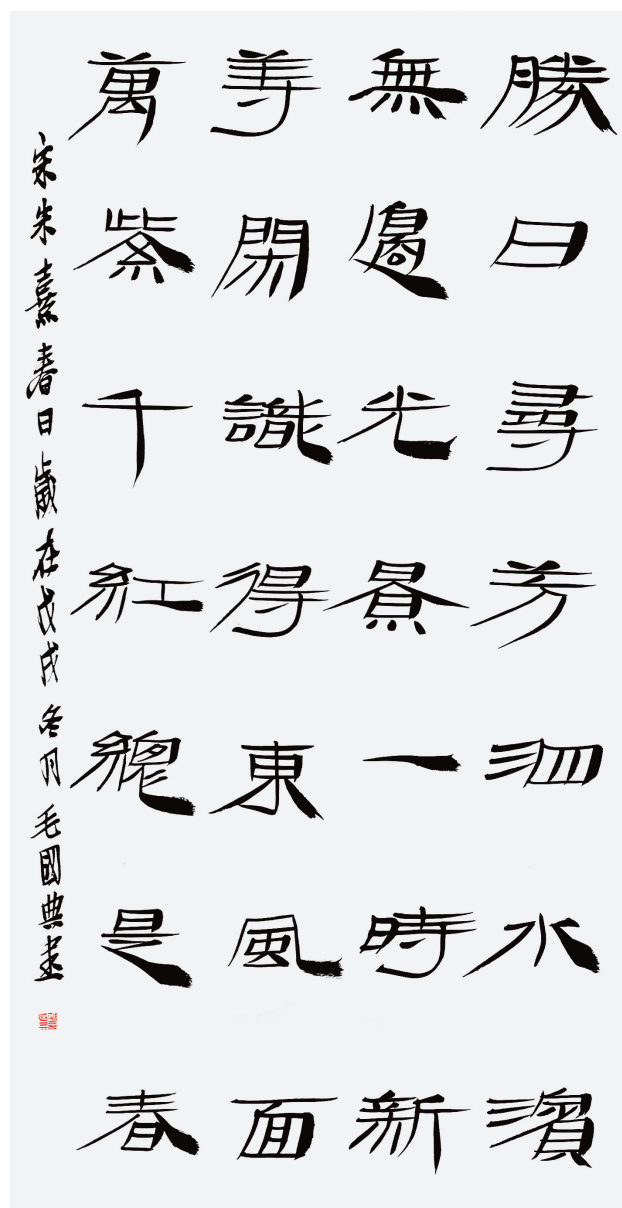
张建会



鲍贤伦



冯印强



毛国典